

新华文学
VOL: 96



金基氏李
LEE FOUNDATION

赞助：
国家艺术理事会
(National Arts Council)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und)
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Singapore)

曾经总是步履匆忙，想要在这座城市里驻足片刻都感觉力不从心，而今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每一个人重新审视这一片土地，甚至连道路两旁的花草树木都开始与自己息息相关。

不知不觉中，摩天轮来到了最顶点，整个世界更加的渺小，也许世界从未伟大过，在茫茫的宇宙间宛若尘埃，甚至于不堪一击。

不由得感慨自称为万物之灵的我，只能怀着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匍匐在它的脚下，请求宽恕。

接着摩天轮缓慢的向原点回归，直到听到一声沉闷的机器声，玻璃门拉开，我的脚再度站在地平线上，仰望天空，依然那么宽广，我立足在天地之间，被高楼大厦掩埋，只留下归去来的影子，在微黄的灯光下，匆匆而过。

然而愁云惨淡终将过去，正如方才的景致，一切就像摩天轮一般都在轮转着，从一个点到达另一个点，在摩天轮之下的人们，或许只看到日落西山，退却色彩的云朵，却不知头顶上依然有彩虹，阳光明日将会再来。

虽宛若尘埃，便也是尘埃，才有这样的华丽的世界，在跌宕起伏的岁月中，不悲亦不喜，迎接风雨，也仰望雨后的彩虹。

——节选自知予知否《黄昏之旅》

定价: \$12.80
ISSN: 0129-7880

新华文学

温故·知新

温故·知新

专辑

新华文学

专辑
温故·知新

因为无法出国，我们只好驻足本土。于是乎，一些本地人原本看不上的景点，竟也突然间成为了趋之若鹜的打卡热区。很多人突然间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从来没有发现到的美照，竟然怀疑起这些是在国外才能拍到的照片。也因此，很多人开始旧地重游，想去重新探索儿时去过的地方，或者重温一下故去的旧情。而在重温的当儿，开始也对旧地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曾经自以为这么熟悉的地方，其实有着许多我们不知道的背后的故事。于是，我们开始温故，然后开始知新。

——节选自刘瑞金《那些疫情教会我的事》

新华文学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VOL: 96

VOL: 96

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 Published by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新华文学》编辑部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温故·知新

专辑



新华文学 VOL: 96

名誉顾问: 曾也鲁 陈军荣

编辑顾问: 黄孟文博士 王润华教授
希尼尔 林得楠

总编辑: 刘瑞金

主编: 艾禹

设计: Quintess Language Services

出版: 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发行: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Tel: (65) 62935677

承印: Fuisland Offset Printing (S) Pte Ltd

赞助: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und)
国家艺术理事会
(National Arts Council)
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Singapore)

准证: MCI (P) 015/10/2021

出版日期: 2022年2月

目录

主编的话		1
散 文		
孙爱玲	反认他乡是故乡	4
蔡志礼	旧梦暖新床	6
张 挥	翠城新景老宅男	9
李喜梅	疫下宅家二三思	13
虎 威	烈日下的徒步	18
穆 军	寻访杂货店的春天	20
刘瑞金	那些疫情教会我的事	26
郭永秀	阻断有效，亲情无价	29
沈斯涵	冠病三则	32
佟 暖	接生嫫	37
冰 秀	蜕变中的裕华园	40
周通泉	从凌波微步到街道·家·三连书房	44
李叶明	你所不知道的李光耀	48
青如葱	电话	52
蔡履惠	把老眼光陌生化	58
游思年	他们仨	61
孙莘钰	日落黄昏听筝有感	68
芊 华	“ABC”奇遇记	71
张美美	温故·知新	74
小 黛	地球的钉子户	78

目录

孙沛宜	其乐融融	80
丘虹	疫情下的一地鸡毛	83
章良我	居岛怀乡	86
灵犀	最美的，其实一直在身边	90
劳静仪	背包旅游	92
知子知否	黄昏之旅	98
陈冬梅	都辛苦了	100
林玉蓉 (马来西亚)	切不断的亲情	103
爱薇 (马来西亚)	尽管门窗紧闭 我却看到微光在闪	106
杨子 (台湾)	故地重游	111

诗 歌

希尼尔	麦里芝蓄水池寻幽 ——路经昭南神社遗址	114
林高	麦里芝蓄水池索引	116
李宁强	文字，由古至今	117
林锦	日子带走了灯火通明	118
郑景祥	寻找沙斯留下的抗体	120
黄兴中	叙事（外一首）	122
董农政	异象	124
烈浦	深沉的记忆	126
凌江月	重新探索加东场景	128
依凌	愿景	130
林沛 (马来西亚)	变迁	131

小说

毛丽妃	欧朗吉拉叔	134
柯奕彪	红尘情	137
陈 帅	钳嘴鹳的旅行	144
蔡珍妮	疫情当下	150
艾 禺	被遗忘的时光	156
李选楼	阻隔期间	162

诗人说诗

林得楠	温故知“心”——我的诗路	168
-----	--------------	-----

其他文学创作

散文

梅 筠	一丘一壑也风流	174
齐亚蓉	地主之谊	177
方 然	深圳·宝安之冬旅拾碎	182
符 泰	往事回顾——摸野猪、猎野猪的日子	186
张秀美	风，有信儿来	188
婉 冰 (澳大利亚)	风影	190

诗歌

林 方	造化有情 (遗作)	194
朱德春	填海后	198
龙永华	短诗四首	200
周 粲	一字题小诗十首	201

目录

其他文学创作

陈伦新	我不信	204
孙 宽	诗三首	206
晓 晨	读书与交友	209
丁 纯 ^(中国)	古潭	210

小 说

黄奕诚	美丽的姑娘	212
黄 华	老屋风波	214
莞 尔	节哀顺变	222
黄懿如	恨的轮回	226
茹穗穗	狂副总和懒副总	232
迟占勇 ^(中国)	画家和狗	237
申 弓 ^(中国)	发黄的笔记本	238

文 论

邹 璐	凤凰木在燃烧—— 怀鹰新著《我爱凤凰木》读后感	242
-----	----------------------------	-----

文 讯

新加坡作家协会2020/2022年度理事会	248
《新华文学》第98期征稿	249
《新华文学》投稿须知	250
订阅《新华文学》	251
《新华文学》订阅表格	252

主编的话

艾 禺

我们本以为对周遭一切都极为熟悉，就像聚餐、旅行，只要想做就能做到，根本无需担心会发生什么状况，想吃就吃，说走就走，但曾几何时，这种情景会成为非必然，打乱了我们的“规律”生活。

人开始变换着生活的常态，改变固有观念，逼自己跳出原有的模式，开展出一种所谓新常态的日子。适应是叫人心情烦躁的，因为不是什么都能顺心顺意，也不是什么都好。但幸好我们人类太能适应了，在枯燥中发现不枯燥；在发现中再发现。发现一个从没有在意的景点、发现过往对某件事情的看法，今天再坐下来回味，原来可以有另外一种的解读。发现不同的别人、发现岛国历史的痕迹、更重要的是——发现真正的自己。

这一期的《新华文学》我们推出了“温故·知新”专辑，作者们用不同的角度书写着平凡不过的日常，但却又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常，包括发现亲情的可贵；有的作者甚至以三地的人事做比较，带出这全球性的疫情影响的是所有的人类，不是只有你和我；有人不约而同在麦里芝蓄水池重拾历史的沉重记忆，更有人写出了环保问题。

专辑作品外，我们也收录了多篇其他作品，包括刚于2021年10月10日过世的五月诗社荣誉社长诗人林方老先生的《造化有情》、周粲的《一字题小诗十首》等。特别一提的是在小说栏目，我们选用了一位中学生的创作《恨的轮回》，她可是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把作品写出来的。

在疫情还在不断变化的当下，我们有时需要选择足不出户，但正如其中的一篇散文题目《尽管门窗紧闭 我却看到微光在闪》，世界没有变黑暗，我们总会看到亮光，就在前面不远处，同时也发现《最美的，其实一直在身边》。

温故·知新

专辑

散文



反认他乡是故乡

孙爱玲

我在香港写作是在一个斗室里，书桌是一张清末广式云石面红木圆桌，六脚双圆面，桌面中间一块十寸白石，镶在两寸圆木边内，再伸出六条木边，镶六片红筋石，做工完美。虽然有点高，但喜欢它能搭脚，脚踏上去，腰身就直了，顿时异常舒服。

每天我希望在这舒服的情况下，写500字。在电脑的键盘上识出我心中的文字，让自己的思想、情绪、意气、兴致表达出来，或回味点什么。在写散文的时候往往是有一个说话的对象，那对象是你。

最近对文字特别有畏惧，因为有个朋友说，他近来读不出想读的字，看到那熟悉的文字读不出它的音义，有时也写不出他要写的字。我们说快去检查脑袋。于是我开始练习抄写，每天抄一章《圣经》，然后读一遍。求神助！

我望着自己的笔迹，我的字体是那么的难看，于是我又回到电脑去。

2020年四月天香港进入动荡的时代，民情与政权抗衡，把美丽的香江蒙上了阴霾和怨恨的氛围，住在其中不得安宁。在这心情凌乱时，最好能写些什么，或一定要找点什么东西来做。所幸手头要编辑散文集的文稿，在编辑的时候，产生几种诡异，一种是怀疑这篇文章是我写的吗？看它议论精湛求实，叙述语气娓娓，场景物件描绘优雅；然而，极其陌生，真记不起我是否写了？因此要确认，一一去寻根究底，然后标记上书写日期，心才安定。

另一种是发现散文用了写小说手法！那手法用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写“你”写“他”其实是写

“我”。人家说我小说的写法很怀古，不新颖，不知是褒是贬？写散文用了小说手法，我问为什么要那样？是否要打破散文的写法？说实在写散文一般要真实要说真话，不得虚构！但在当时我想虚构，在虚构中说真情，所以用了小说手法。我写《致六十岁的你》《话说孔雀鱼》《雨季城市》都滑出了散文的框架。

2021年5月回到香港，原本想度假休息，却送几组年轻人移民英国，有学生有亲友，其中一个还带了母亲和小孩，年轻人原想留下母亲，但母亲不让孙儿离开，结果三代人同往，解决了分离的问题，年轻人说：“这下好了，了无牵挂！”我问英国疫情那么严重，你们还去吗？他们说工作辞了，房子卖了，机票都买了。

这是九七后最大的一拨移民潮。社会浮现了阴霾，房价下跌最见端倪，还有就是小学生升中学，派校分配，居然有百份九十能分到第一志愿，可见学校空缺多，年轻夫妇把小孩带走。

我此刻也不想多说，觉得不说什么最好的了。最近可能年纪大了，师长老友多人去世，觉得余下日子不多，所以放慢脚步，回头观望，许多想做的事踌躇不前。生活要寻回一点原有的乐趣，我想还是回到创作的日子，看看书，再写点什么！就算不知道写什么，坐在电脑前，望着窗外的景致，我满意了。然后喝一杯“美酒加咖啡”，再听邓丽君唱这一曲。你可知道美酒加咖啡，要加入的酒叫什么吗？叫百利Baileys！

孙爱玲

南洋大学中文系学士，香港大学哲学博士。著有论著、小说、小品多部，小说多次获奖并译为日文和英文。最新作品为散文集《彳亍歌行》。

大约20年前，在南洋理工大学任教时，我负责研发与推动辅助语文学习的教育科技，当时想到语文离不开文化，文化不能欠缺艺术，艺术又以文学为主轴，启动新生代学习华文兴趣的关键按钮，是让他们接触和感受中华语言文化的美，于是就有了“顺科技水势推文化扁舟”的构思。

后来把好几年的研发实验心得，提炼浓缩撰写了《数码星河文学舟》一文，希望抛砖引玉。可惜的是，不幸被活跃于1300年前初唐的陈子昂先生言中，很多年过去了，依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人生境遇的阴晴顺逆，岁月蹉跎的尘满面鬓如霜，初心和理想还揣在怀里，只是热度已不似当年。也许在经历多番起伏折腾后，情怀已意兴阑珊，有时也想学着《临江仙》里夜饮醒复醉的东坡，站在东海岸边低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然而，谁又会料到“不惑栽花耳顺开”？40岁栽种的花，60岁后竟奇迹般绽放。话说去年底，在华为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的国际网络教育论坛上，与在国外深耕教育企业二十余年，卓然有成的楷新国际教育集团老总陈德阳先生不期而遇。陈先生对我这些年来的教育科技研究深感兴趣，乐意在本地创设华文人工智能实验室，一圆我二十多年前的旧梦。我不禁想起姜太公遇文王的典故。我与姜子牙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岂敢攀比？却深信遇到伯乐的雀跃心情是一样的。

无巧不成书，日前在重新归类硬碟机里的旧文档时，那篇十六七年前的旧作《数码星河文学

舟》，赫然在现眼的屏幕摊开，似乎是在提醒我，是时候重燃心中的圣火了。

文章是这样开篇的：

这些年来，文化与教育界的朋友相聚时，除了谈古论今，切磋诗词曲艺之外，也经常感叹21世纪数码科技之进展虽如日中天，但社会上的读书风气却萎靡不振，目无表情的湖面上，总是荡不开一圈涟漪；语文水平则似无心恋战的退潮海滩，越想挽留些什么，贝壳与鱼虾就闪避得越远；文化艺术的发展更似踌躇满志的小舟，经年搁浅在无人摆渡的河岸，只能日日望洋，夜夜兴叹。

此番情景，看在我们这些在传统文化摇篮里度过婴儿期，在文学的园林中赤足嬉戏，任意挥洒豪情少年岁月，成长后又在数码科技浪潮拍打声中迈入壮年，因此对传统文化爱恋、对现代科技憧憬的人，便顺理成章地兴起“顺科技水势推文化扁舟”的理想。

然而，要如何方能借助数码科技波澜壮阔的水势，把文学艺术这一叶搁浅在上个世纪末的扁舟，顺利地推向生活辽阔的河口，而后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呢？

答案啊，答案，也许就夹在尘封的厚厚古籍中，也许就藏在电脑精密的记忆晶体里。

记得当时我已发现数码科技与文学艺术之间的互补性：

优秀文学作品所蕴涵的灵性与哲思的高度，绝非任何电脑的硬件设计与软件程序所能比拟。但数码科技的一大优势，就是能随心所欲的操控灵活多变的声光影像，这正可以弥补平面文字作品单调且被动的不足之处。因此以数码化媒体多姿多彩的形态，主动与互动性兼而有之的特性，从多种视角、多个层面演绎文学作品的内涵，就成了支撑“顺科技水势推文化扁舟”理想的理论骨架。

直到今日，还是有人担心色彩艳丽、音响悦耳的媒体，会令读者对单调乏味的平面印刷品，失去阅读的兴趣，从而严重地打

击了原本就东方无力百花残的阅读风气。但是当改编自金庸武侠小说的电影或电视连续剧播映时，图书馆内金庸作品借阅量直线上升，金庸作品立即上了畅销排行榜。当年《红楼梦》电视连续剧首播时，也同样掀起阅读《红楼梦》的热潮。如此看来，借助媒体推动文学作品的阅读利大于弊。

文字始终是文学的依归，文学的大树绝不能从文字的土壤连根拔起。媒体像是节日挂在枝叶上的彩带与灯泡，装饰着每一棵树的梦想。在处理媒体演示的过程中，只要对文学艺术怀抱着虔诚的信念，把作家与作品的本质放在第一位，文学作品被扭曲或沦为附属品的错误就不会发生。因为对作家与文学作品的尊重，是所有演示形式唯一可以信赖的导航系统。

所以，当时我就在文中就特别声明：

尝试多媒体文学制作的用心，并不是有取代文学平面的印刷形态的预谋，也不是具改革文学形式的野心。我们只是要唤起大家，特别是年轻一代，对阅读与创作文学作品的兴趣。我们最单纯的愿望，就是期盼牵引广大的读者，通过多媒体虚拟的艺术走廊，步入真真实实的文学殿堂。

如今有了教育集团的精神和物质加持，有了组织团队的人力资源，又有了更聪慧更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就更有底气、能量和信心，让初心在崭新的温床上重织当年的数码文学梦。

蔡志礼

楷新国际教育集团教育主管，当代艺术研究会会长，五月诗社社长，5G文学网总监，《艺术研究》总编辑。

那天早上，读了早报的新闻报道，才知道自己所住的公寓的华文名称叫“翠城新景”。名字取得不落俗套，不叫什么“阁”什么“苑”什么“岭”的，值得一赞。

然而，这次“翠城新景”出现在早报的新闻报道中，可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原来我所居住的公寓已发现三例确诊病例了，惨哉苦也！

自从有关当局将防御疫情的级别从黄色级别提升到橙色之后，新加坡人就开始有点心慌慌的情绪了，包括我在内。虽然没有跟着人家去抢购厕纸卫生纸等日常用品，但每次要出门时，家里人就会很善意的提醒我——

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口罩要戴上。

洗手液要舍得用，不要只是放在背包里。

不要随处乱摸。

.....

你说烦不烦？但我这些年已经在每天的晨祷中，从上帝那儿明白了作为一个老年人应该有的修养：多听少说常微笑。

于是，家里人总在我带着微笑点头的时刻，替我关上大门，然后又从大门后传来一句：小心哦！

现在发现“翠城新景”已有人确诊，我想要出门的难度肯定会提高。还是自动一点，少出门为妙。

不出门，我是可以宅在家里的。手头上还有不少要办的事呢！譬如学写诗，说写就写。

庚子年将到
有人 吹响了警哨
可惜没有多少人听得到
听得到的却掩住了耳朵
不许哨声喧闹

哨声过后
蝙蝠都飞来了 带着病毒
满城的人不得不戴上口罩
全国的人不得不
禁足外出 隔离居住

那只小老鼠依时来报到
但它发现今年的这个年很不妙
没有爆竹声没有祝贺词
没有节日的喧嚣
没有吃喝玩闹
没有了年的滋味和欢笑

诗人叹道：
这个年很静
那是被冠状病毒侵害的湖北武汉的写照
狮城人还算幸运疫情没有这么早来到
还有时间跟亲朋戚友说声：
恭喜发财
大家新年好！

当我们狮城人在彼此拱手互祝新年好的当儿，冠病已悄然来到。新加坡立即宣布将防御疫情的级别调高到“橙色级别”。

相较于黄色，我偏爱橙色。黄色是三原色之一，具有极纯极艳的顶级“权威性”。黄色与红色调和了之后就变成橙色了，极纯的“黄”，加上极纯的“红”，两色“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就显得和谐柔美多了。所以，严格地说，橙色不是警戒色，黄色才是。而我国却以橙色作为警戒色，令我有点无所适从的心理障碍。

自从卫生部长宣布在对抗疫情的现阶段，将警戒色提高到“橙色”之后，人心就开始慌乱起来了。开始有人到超级市场去抢购货品。我对“橙色”的感情不带警戒性，当然不会跟他们一样紧张去抢购必需品。看到组群传来的图片在慕斯大法购物中心外的人龙长到不见龙尾，好不吓人！

3月31日一早，老友传来视频并说明：昨晚“翠城新景”的住户站在窗前不停地拍掌和呐喊，响应网上的号召：3月30日晚上8点，全新加坡的人民，大家站在窗前向前线的医护人员鼓掌致敬。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响应。

老友问：那当中可有你的掌声。

我回答说：全家出外吃晚餐。没有参与鼓掌。可惜！

我知道，“翠城新景”住着许多不同国籍的人，有来自韩国的、印度的、日本的、锡克族人、欧亚族人，当然还有不少的中国人，俨然像极了一个小型的联合国。这次不分种族、宗教、语言都站到窗前一起来鼓掌。我虽然没有参与，却被视屏里的掌声和呐喊声所感动，而觉得住在这个“翠城新景”里的人，真是太可爱太有意思了！

然而，岛国的疫情越来越不受控制，政府不得不宣布从4月7日起到5月4日启动“阻断措施”的防疫策略，劝阻人们留在家中不要出门，尤其是老年人。这样一来，我这个77岁的老年人，马上要变成建国一代中的老宅男了。

“阻断措施”施行的第一天，很早就起身打一套八段锦，又甩手20分钟。自从前年眼蒙手麻之后，我天天一早起身练功保健身体了。我是家中最早起身的人，也喜欢帮忙做点家务，清理好桌上的杯盘狼藉，处理好全家三个垃圾桶里的废物厨余，有脏衣服就丢进

洗衣机里洗。总之，我不是一个只会吃不会做的糟老头。做完这些琐屑的事物，才自己动手煎两个鸡蛋，烤两片面包，泡一杯咖啡。然后，坐在窗前吃我的早餐。

宅在家里，我并不感到郁闷，其实有许多事情可以做，譬如阅读、写作、画画、跟孙女返老还童一番。就算只是站在窗前向外张望，也都会感到十分舒畅与安然。有诗为证——

我独自拥有一间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站在窗前看得见
极远极远处的海面
闪动着粼粼的波光
中距离的中景处
有一条马路车影飞飙
近景处则可看到对面人家的阳台上
抱着爱犬在荡秋千的洋女郎
不停摆来荡去的身影
视线落在右下方的游泳池
有几条人鱼在蓝蓝的水池中
四肢有规律地划动一来一往
因为有了这窗外的风景
被疫情宅在家的老宅男
顿时有了“此心安处是吾宅”的了然

——《窗》

——稿于阻断措施启动第一天黄昏7.4.2020

张 挥

退休教师，资深写作人。第二部长篇小说《烟事袅袅》获新加坡书籍理事会颁发的2018年度“新加坡文学奖”小说组第一名。最新著作为诗集《诗的告示》。

疫起时候 措手不及

是哪位神偷，趁人不知觉中把时间给偷走？超过18个月，每天被各地大量的感染与死亡数字的冲洗，众人脑袋里徒留下苍白的抗疫记忆，剩余的尽是个别宅家的零星生活碎片。

回顾2020年的春节除夕晚的团圆饭桌上，媳妇捎来令人担忧的消息：类似2003年沙斯的不知名病毒，已悄悄地偷渡、登陆岛国。她工作的银行上级慎重预警，还发送每位职员一袋防疫口罩，鼓励过节时可使用，保护家人及自身安全！

优先派口罩？史无前例之举，颠覆过去春节派红包的传统；猜想事态必然严峻。不出银行长所料，庚子鼠年春节各处举办的联欢聚会上，在人们高声的捞起、欢唱声中，殊不知冠状病毒已通过飞沫，正在酝酿、发酵；之后如爆米花，迅速散播开来……

2021年春节冠病余情未了，人们多自守家中。5月份本地冠病疫情再度肆虐，这二波病源来自印度的变种毒株德尔塔。鼠年抗疫或作为一场全民参与的防疫热身吧？期望牛年人们的抗压与免疫力都能有所提升。

这个通过人口沫传播的病毒，疫情起伏不定，犹如利刃，把生活切割得七零八落；既措手不及，又百般无奈；变中求安的同时，也修习静心养性之道；私下领悟到把握现在才是最实际的生活态度。

宅家，也借机回顾、内窥自己的生命历程；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日常活动有望恢复。面对疫情步入下半场的新新常态，我们也得同步作出调适、应变及更新，砥砺前行。

自求多福 不用就会失去

阻断抗疫措施过后，某日清晨在公园连道的遇见：一年轻人与多时不见的朋友会面，感慨诉说自己的运动鞋“开嘴”了；对方也展示自己的新背包，投诉旧的已发霉，只好花钱买新的。的确，好多东西因疫情造成生活习惯的改变，使用率低或停止使用，结果“自动”坏损了。出门才穿上的鞋子首当其冲。因而，恢复日常之后，鞋店的生意特好，也有促销。

世事无常，人与物皆是。东西若搁着不用，终究会损坏或被遗忘，以致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包括珍惜的物品，甚至财物；若不使用就等同不为你所拥有。

即便是人的头脑、手脚一直不常活动，也必会在不自觉中发生退化、萎缩，以致失去功能；犹如囚鸟，困在笼中久了，翅膀也无力腾飞。

脑筋不常锻炼，也会变得不灵活，甚至会逐渐丧失一些功能或记忆；久违的朋友，遇见时叫不出名字；太久没练习心算，简易的加减数学都无法完成。对年纪稍长者，这些例子并不陌生。

常听说：歌不离口，拳不离手；不常使用，就易遗忘而失去；语言能力也如此。因少出门，说话对象也少了。幸好家里养着两只宠物，一只猫儿，一只星龟；它俩吃拉等杂务由我打理，相处多年，颇有灵性。每当喂食和洗澡时，它们是最好的听众，对我的话语会发声或点头或眨眼回应，令我欣喜。好友知会：心理医生告诫，与宠物说话是很好的互动，但倘若听到宠物说人话时，主人就应该立即去看心理医生了！

拥有健康身心，并非理所当然；庆幸之余，我们应该怀着感恩之心，继续努力维持。

居家掌厨 弥补青壮时憾事

早年在社区乐龄护理中心服务的职场经历，在我人生历练中定格为“保健补修课”。付出心力完成任务的同时，也从中学习获益；

为人处事更趋成熟、具韧性和耐性；并将所获得的知识与经验，融汇吸收后，升华成对生活的一种坚持与态度。

那段超逾15年的时段，常接触者除了医生、护士、护理人员等之外，接收的多是近乎不良于行、需简易物理治疗或多样性活动的长者。每个寻求护理服务者，须由医生推荐；他们拥有个别精彩的人生故事，已亮起红灯的健康，在心事重重的子女陪伴下，来到中心，办理手续。

为了帮我胜任，上层安排一系列的职前培训，比如，到医院护理部门、老人院等处实习。自此，长期忽略健康可能造成的后果，我都可熟记及领会，在执行工作过程中也常运用到这些“知识”。同时，中心内会员的名字、背景，其生理或心理的病理名称，也多印在我的心坎上。

深谙“病从口入”的道理。健康厨房，膳食料理方式，选用新鲜食材，少用调味料和添加剂等等，都是健康餐食指标。职场的耳濡目染，我对家居膳食也同样倾向预防性的养生、保健；还不时提醒新一代；诸如：补钙要趁年轻、坐姿要正直；看老人家患有驼背、骨质疏松症等绝非偶然；勿食过于热烫的汤水食物，那会伤及口喉细胞；少吃油炸、烧烤食物等。类似可让年轻人借鉴、提早警惕的例子，多不胜数。

想当年照料他人家长者的时候，自家三小口尚年幼，白天付托给邻居保姆。我才不过三十几岁，属于“冲刺”的“青夏”年华；都说当了母亲会变得更加强大，虽尽力平衡工作与家庭的需要，却总因里外事务忙得不可开交；只专注孩子的学业成绩与品行督促，没多花心思安排亲子活动；回想起来，点滴心酸聚心头。

孩子小时都依赖父母，衣食住行全听摆布；稍微大一些，接触到外边花花世界，开始叛逆、想摆脱约束，要自己作主。衣服打扮发型，不让过问。等到完成学业、进入社会工作，逐渐自立，更没法子摸透子女的心；妈妈所还能做的，或仅能抓住他们的胃？

时光都回不去了。虽然子女都已健康成长，服务社会；在妈妈心目中，却永远仍是心头肉。

世事难以逆料，在冠病疫情高罩下，家庭变成基本的防疫堡垒。于我而言，此世纪的大疫情，孩子因阻断措施而居家办公，间接助我在退休之年回归到家庭生活的本位，弥补早年未能从容为孩子烹煮营养膳食的缺憾。

冠疫肆虐迄今逾一年半之久。一些涉外的实体活动等多暂停，家居管理成为生活重心。深谙健康膳食之道，贵于简单、自然且多样化、营养要平衡；而亲自掌厨的深层意义，涉及环保永续；采购食材，求当地（邻国也算）当季、物美价廉最好；这些都是生活智慧的累积。相对而言，与周边资深的主妇相比，在厨艺技巧方面，我还是“菜鸟”；但是勤奋好学。

胸怀好奇，不时跑菜市场“狩猎”、超市办货、搬货，购买合适食材用品。在探索多元化的自然食材、学习健康膳食道路上，也锻炼脚力心力脑力眼力和判断力。巴刹是快乐学堂，仿佛时光倒流，我变成了爱丽丝，厨房是我的游乐园！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申遗成功的熟食中心是岛国众人大食堂，各种经济实惠的美食供消费，何必为烹煮食物伤脑筋？

甚至有好友手握计算机，企图用数字告诉我，家中不开伙食是多么划算、轻松的事。

无可否认，自家做饭确实费时费神，花费或更多；我又非主妇专业，刀工厨艺亦不精，偶尔不留神还会“工伤”，为何要自讨苦吃？

平心而论，小贩为商业运作，妈妈下厨关系家菜传承，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箇中好处及乐趣，更是金钱所无法换取的。我心里也明白，轻舟已过，早错过了耕耘亲情福田的最佳时机；如今下厨只是一厢情愿、尽本份的无偿爱心劳作；同时守护自家人的健康，求个心安理得。至于支持小贩，乃国民义务，每天早餐堂食足矣。

餐桌卫生新常态

逐渐谨慎恢复能恢复的活动，逐步回返到过去常从事的活动轨道上；虽然口罩依然除不下，心情应可逐渐平复。

冠病初发时，家里开始实行公筷母勺的餐桌秩序；不久后，木质筷子也换成了钢质。只因儿子提出，钢制比木或竹质的更卫生。毕竟热带空气湿度相对较高，木质竹料易长霉菌。逛市场时遇见，钢质筷子其后半截配上颜色淡雅的硬塑料材质，可让家人认色专用，当时买了两盒五对的包装。兴冲冲用了三两个月，吃饭时钢筷与瓷碗瓷匙轻碰撞，声声入耳、清脆和谐，没擦出火花，很快适应，用餐气氛愉快。

习惯就好，心里这么想；可是遇上蒸鱼或肉片类菜肴时，钢筷却滑溜使不上力。有一回，稍微斜倾着施力，筷子竟然在接口处脱节解体，一分为二！这两种不同材质物件合成的吃饭家伙，使用不易，须小心翼翼。不多久，又再发生；我气不过，干脆用回铁木质地的老友筷子，恢复在饭桌上挥洒自如的快乐时光。

这二合一的东西有创意，具美感；但非一条心，施力时无法运用自如；结构上有瑕疵，美中不足，或可再加工改进。

傍晚伫立窗前，夕阳西照，把楼底下树木、游艺场大小物件，拉出细长的身影；树木枝叶在风中摇曳，与影畅舞，静物也成动物了？我想，怡人景色天空出现时，人们却未必都能看到；唯有静下心来，客观条件如气候、时间与角度等契合，才有机缘见到那绚丽、璀璨且短暂的美景。

李喜梅

新加坡人，北京语言大学毕业，前社区工作者。

烈日下的徒步

虎
威

时值2020年我国病毒阻断期，只能独自一人出门。为了尽量减少与其他人的接触——即使是路上隔着大距离的“相遇”，我还是选择在早上10点半徒步至离家不远的策士纳弄河道步道走一大圈健身，再回返住家。

这时的太阳正当猛烈，路上和步道上人迹稀罕。那步道并没有遮荫的大树，徒步其上相当于曝晒在烈日之下。我虽是有备而来——戴帽子，备汗巾，携食水——仍感到酷热难当。

在病毒来袭之前，总是在黄昏时走这段路，偶尔单独，很多时候与妻同行。在夕阳下那河道和周边景色异常动人，若加上和风吹送，整个徒步是十分惬意的。一路上总会有很多人跑步，散步，河畔小公园内也有孩童嬉戏，处处都能框出生活化的美好图像。阻断期烈日下在相同地点做相同的事，感觉截然不同。空气中的炎热与场地的清冷，甚至有几分超现实。

烈日下的徒步令我想起在青涩岁月入伍的蜕变过程，以及那烈日下的行军。18岁的年轻人忽然离家，在全新环境过一种之前从未体验的生活，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团体和个人的密切关系。烈日下着戎装、执步枪，背军囊的行军只是其中一项考验，却是之前那些只惯于穿校服、执钢笔、背书包的学子们未必能想象自己会胜任的。而这仅仅是基本训练，往后，边行军边还要执行任务，以达成整个组、整个排、整个连……的大目标。若问：在服役的经历中体会到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么，答案肯定是纪律，包括自律；应变，尤其是突发情况下的迅速反应；共济，即同

僚之中那能力较强的总会适时地拉那较弱的一把，以求整体迈进。

一场“疫”情，仿佛让我们都经历服“役”的行军，不论男女老幼都得入伍与病毒作战。所有在军中至为重要的，在这场持久的战役中同样显得重要。我们共同走过阻断期，也走过不同阶段的解封期；我们将出门戴口罩变成习惯，也二话不说接种疫苗；而现在——写此文时是2021年6月初——来到“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同样得严阵以待。纪律、应变、共济，一样都少不了。

烈日下的徒步在这些日子里继续进行，但已起了变化。坦白说，我不喜欢策士纳河道步道艳阳下的孤寂，在发现了树荫较多的路径后已更改路线。同时，自解封后总会与妻同行。依然避开“繁忙时间”，但沿途偶遇同路或来自相反方向者反觉舒心，因为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的确，世上无一人能孤独存在，而全人类的命运其实是相关且超越国界的。祈愿纪律、应变、共济能助全球抗疫早日得胜。

虎 威

本地建筑师，作家，插画家。著有多本散文集和绘本。其“牛车水三部曲”绘本之《小熊的新衣》2020年入选国际权威书目“白乌鸦书选2020”。

寻访杂货店的春天

穆
军



看着空空如也的鸡蛋篮子，空旷得望不到边的冰箱，再不出门购买食物，真的就揭不开锅了。

我是个鸡蛋控，坚持每天吃一个鸡蛋是多年坚持的习惯。如今，我问天我问地，明天的鸡蛋在哪里？

历史总是惊人而令人悲凉的相似，就在去年5月的“断路器”期间，盼星星盼月亮般期待恢复如常生活节奏的我们，有谁，能料到时光推移到今年5月份，人类还在抗击疫情的高压下苦苦生存。

5月下旬，本地进入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许多活动受到限制。

新闻里每天增加的感染人数令人胆寒，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已经很烦闷的心情看了这类新闻后变得更压抑，但又忍不住不看。某一天，我发现在新闻内容里，政府贴心地列出了感染者到访过的地点，在长长列表中，自己住家附近常去的购物中心赫然在列。并且在这个周末关门歇业两天，进行彻底消毒。

我仔细看了受感染者去那里的时间段，发现就在前一天，自己去过那里买过菜。

我长出一口气，庆幸自己没有和感染者碰过面或呼吸过同一个空间的空气。

自己绝对不能被感染。我是一名教师，我每天在四个班级里来回逡巡上课，我绝对不能成为引发校园疫情的导火索。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我可以想象，购物中心的消毒工作做得有多么彻底。购物中心开放后，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购物。但依然控制不住地忐忑不安，举步艰难。

在物质发达，生活水平如此之高的今天，我第一次体验到了弹尽粮绝。

那么，到哪里才能买到续命的鸡蛋呢？

忽然，平静的脑海里小火花一闪，我想起每天上下班路过的一间杂货店，因为太过贪恋大型购物中心的明亮宽敞，总是匆促赶路的步履，何曾在那间杂货店驻足？如今，回忆起杂货店摆放在货架上的物品，土豆、大蒜、生姜、辣椒、洋葱、面包、蛋糕、萨其马、饼干、鸡蛋……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如此熟悉，如此亲切，那些简单的食物也变得生动鲜活有滋味。

小杂货店就有鸡蛋啊，为什么不去那里买呢？

小有斩获的美妙

事不宜迟，想到就做。我戴上口罩、墨镜、帽子，穿上一件长

袖夹克衫，拿起钱包，宛若皇帝微服私访，也仿佛昭告天下我是大明星，换个角度看，更像一个去商店打劫的嫌犯。

一边自嘲着，一边信步走出家门，不到十分钟就来到目的地。

逛店的人明显不多，差不多都是熟人，会听到：“拖把到新货了吗？上次来卖完了。”“怎么样？过得好吗？”“今天要点什么？”“今天不要什么，就顺路经过过来看看你。”“你保重啊！”“你也一样。”之类的交谈，透出一股子熟络和亲切感。

我明显是个新顾客，但店主夫妇很自然友善地朝我点点头，算是欢迎。

我拿起门口货架上一盒鸡蛋，想付钱走人。但猛然想起家里不仅缺鸡蛋，还缺面粉，缺咖啡粉，缺大米，缺这个缺那个，简直什么都缺。来都来了，要不，进去看看？反正里面人不多，这样一想，我果断走进宛若迷宫一样或者百宝箱般的杂货店。

隔着高高的货架，我感觉到在那一面，还有一两个顾客，我们几人默契地在狭窄的过道旁躲闪着，王不见王。就算恰巧碰到在同一个通道上挑选物品，也自觉守着一米距，人进我退，我进人退。好有默契啊。

我挑选好了急需的几样食品，也忍不住顺手买了几样看起来超级好用的生活用品，一把呈波浪纹的菜刀，可以把萝卜土豆切得波澜起伏，摇曳生姿；一把开罐头的启刀，家里这类工具有好几把，但这种木柄的还是第一次看到呢，摸起来好温润的手感让人很难割舍，头脑一发热，就买了下来。

遍地开花的惊艳

在完成忙乱的两周线上授课后，就进入了四个星期的学校假期。

即便我是个很能宅很能宅的宅女，也架不住空了的面缸，见了瓶底的油盐酱醋茶。

我不再满足只逛一家杂货店，开始留意住家附近的这一类隐藏在组屋区，不显山不露水的“宝地”所在。

仅仅在10到15分钟的步行路程内，竟然发现七八家这类小型的杂货店，紧密围绕在方圆一两百米的周围。有的主打食品，有的侧重厨房用具，有的重点是化妆用品，有的简直就是万能商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当我移步在杂货店错落有致，仅能通过一个人的狭窄过道时，有一种“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感觉。那些货品看似摆放得杂乱无章，然形散神聚。有毛巾专柜、拖鞋货架、内衣柜台、文具货架、玻璃制品架、碗碟杯盘等各种饮品，就算是目前时髦常用的摩登电子产品，依然能寻觅到它们的芳踪。

有一次，选好所需食物后，我想起正在使用的手机充电线坏了，便随口问老板，有没有手机充电线？本不期待得到肯定的回答。没想到店主抬手一摘，就拿到我想要的充电线。我仰头一看，发现头顶上，这一类电子用品的各种配件正密密匝匝地悬挂在半空，各种充电线、手机壳等等，应有尽有，像是一棵老树上结满了的颜色艳丽、形状各异的科技果实。

几近绝版的货品

特殊时期，外面的街衢好空荡，世界好寂寞。

然而，不管顾客多少，我发现一个现象，守护这一类杂货店的店主，都是中老年以上的年纪，在工作时间，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男老板大多留着三七分的老式发型，梳理得整整齐齐；老板娘则在脑后，绾着一团发髻，穿着漂亮艳丽。无不显示着一种敬业精神。

好多次，店内只有我一人来回走动，我仿佛就是这一方天地的女王，不断发现着新领地。那些好像穿越时空一样亮相在我面前的物品，给我无穷的惊喜：我看到旧时代特色的煤油灯，看到上个世纪才能看到的铝皮保温瓶，或者一把油纸伞，一只木质掏耳勺，印着古早年间影视明星黑白照的各种粉饼盒……

在一家看起来有年头的杂货店里，我发现竟然有一个专门摆

放针头线脑的货柜，那一方寸土寸金的花架上，满天满地都是一团团各种颜色的线团，长长短短的缝衣针针，还有年轻人早已经不认识的顶针，专门拆旧衣的挑针，还有，裁缝专用的饼状的粉笔……包装这类货品的包装盒子已经变得灰蒙蒙的，有些破旧，但小心打开一盒裁缝用粉笔盒子，一排橙、黄、蓝、紫、红、白青色的粉线笔整齐地摆放在里面，颜色依旧鲜嫩如初，仿佛等待着世间的一个知遇。不知道，店主是什么年代进的这批货？当年卖得一定很火吧？我也很难想象这一类几近绝版的货物，会在大型购物中心觅得踪迹。

寻幽探秘找春天

可能是为了排除自己长时间守店的寂寥，也可能是为了给为数不多的顾客带来音乐享受。杂货店门口的录放机无一例外都会循环播放着各自喜爱的音乐。

我能听到西洋英文老歌《Scarborough Fair》（斯卡布罗集市）、《Sealed With Kiss》（以吻封缄）等。

有的店，近乎执着地只爱中文老歌，你能听得到甜甜腻腻的周璇在唱《四季歌》，也能听到韵味十足的白光吟唱《等着你回来》。

那些来来回回被灌进的耳音，让我不自觉地听会了最流行的歌曲：《左手指月》《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店主们见我经常来逛他们家店，一看到我的身影，口罩外的眉眼就绽出笑意，点头向我致意，表示欢迎。而我，一番挑选之后，每次都欣欣然满载而归。几次之后，我亦混了一个“形熟”。

我不能说面熟，因为都戴着口罩，需要时刻保持一米距离。当摘下口罩，我们依然是陌生人。但现在仅仅通过“眉目传情”，彼此之间的心意就能心领神会。

刘禹锡在诗作《秋词》里写秋天，一反诗坛悲秋的惯例而歌讴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是啊，在这个全球抗疫望不到头的苦难岁月。我们何不苦寻那一缕缕一道道穿过岩缝

和黑暗的阳光，挥洒出世，昂扬以待？静静感觉平日里易错过的美好，寻觅朴素而高远的意境。

我打算，不论启封解封，纵使怡情疫情，哪怕得意失意，任他沉浮起落，以后，我会常常踱步到岛国的一间间杂货铺，品嗅时光沉淀的芬芳，触摸寻常人世的温暖，寻访细碎生活的春天。

穆 军

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在本地中学任教。2006年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硕士。新加坡教育部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委派驻校作家，著有小说、散文集等文学作品多本。

那些疫情教会我的事

刘瑞金

没有想到一场始料未及的疫情，竟然可以让你认识到，许多原本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一点也并不如此。

例如到外头不戴口罩地大口呼吸新鲜的空气，或者一大群人围桌吃饭。疫情开始的第二年，我们开始想念在新年除夕全家人一起吃团圆饭的日子，或者和家人或几个好友坐在咖啡店的煮炒摊大快朵颐的日子。这些我们常常在做的事，曾几何时竟然变得遥不可及。而一群人围桌吃饭，似乎只能是在家里和自己同住的家人才能一起做的事。

这个时候，偶尔看到人们在外头不戴口罩，反而变成新鲜的事了。今年开始任教的学生，要不是有居家学习视讯上课，可能连到他们毕业了都还不知究竟长什么样子。口罩增添了神秘感，那些口罩背后的样貌，都是对于自己每天想象力的考验。说实在的，口罩不单挡住了病毒，也遮掩了一个人的美丑。无论是美，还是丑。于是乎，无论你长得多么天仙般的天生丽质还是猪八戒一枚，一戴上了口罩，便都同样增添了神秘感，让人不由得浮想联翩，一切也就变得飘渺起来。

疫情打破了很多现有的规范，却也树立起了很多新的规范。原本逢周末或过节就会变得熙来攘往的街市已不复现，更多的是三三两两的新日常。居家办公让上下班塞车的道路得到了缓解，也让城市的空气变得清新许多。大型会议场所改做别的用途，所有的展览和展销会都移到了线上。居家办公和视讯会议成了新的规范。超市和

人多的场所都要扫描“合力追踪”才能入场，即便是去小贩中心打包一包晚餐。自己每天的行迹再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稍微不幸的话就可能要公诸于天下了。

这场疫情让更多的人以各种的理由宅在家里，无论是被动的被隔离，还是主动的去阻断病毒的传播。有些人是不得不，也有些人是何乐不为。我原本就喜欢居家的感觉，现在也更乐得呆在家里，尽情地享受宅在家里的惬意与满足。家里的空间虽不大，却俨然一个小世界。网络时代让宅居不再变得痛苦万分，只要有网络，无论是大隐或是小隐，你都不会和世界脱节，甚至能做到无远弗届。加之家里无尽的书海，足够让你能在精神上做一次环球的旅行。有线电视上的电影频道也能让自己看尽世界各地的电影，惟一担心的只是时间不够用，还可以让你保留对于人类长相的一丝记忆。然而，说实在的，宅久了，自然也就会想要找个借口出去溜达一下，让身体的筋骨能松弛松弛一下。这时候，无论是阻断措施期间或是居家办公或是选择不出门的那些日子，每个不下雨的黄昏出去跑步便是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还可以不戴口罩。那是我一整天最放松和惬意的时刻。

即便暂时无法出国旅行，能到住家以外的地方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也是好的。说起来好像很可悲，什么时候开始，这些我们本来以为的日常，竟然变得如此难得珍贵，甚至到了一种奢侈的地步。于是乎，去公园的人也突然多了起来。去健身去跑步的人也多了起来。想一想，这一点其实也不让人惊讶，这些原本在假期中应该在海外旅游的人，突然一下子都只能驻留国内了，人群突然多了起来也就变得很自然了。

因为无法出国，我们只好驻足本土。于是乎，一些本地人原本看不上的景点，竟也突然间成为了趋之若鹜的打卡热区。很多人突然间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从来没有发现到的美照，竟然怀疑起这些是在国外才能拍到的照片。也因此，很多人开始旧地重游，想去重新探索儿时去过的地方，或者重温一下故去的旧情。而在重温的

当儿，开始也对旧地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曾经自以为这么熟悉的地方，其实有着许多我们不知道的背后的故事。于是，我们开始温故，然后开始知新。在一场疫情之下，我们开始接受新的日常，也开始重新认识和省视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已经非常熟悉的岛国。

疫情总会有过去的一天。任何伤口，也都会有愈合的一天，虽然难免会留下能唤起一些记忆的疮疤，但这个疮疤，却总能带来一些正面的提醒，提醒我们曾经一起走过这一段的疫情。至少，它教会了我们很多我们之前不会的事，对那些习以为常，觉得不用去思考的事有了重新再思考的能量，也对因为疫情暂时或永久失去的一切更加珍惜，愈合的伤口会变得更坚韧。这一场世界性的劫难，已经带走了许多条的性命，这个数字哪怕只是全世界人口之中的一个小数点，也是好几百万条宝贵的性命。而这个数字，还在每天不断的增加当中。相比之下，我们其实都是幸存者，因此更要珍惜能继续活在这个世界的机会。这算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恩典吧？一场巨大的劫难过后，我们希冀一个美丽的新世界能早日出现。

刘瑞金

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新华文学》总编辑，五月诗社理事。著有诗集《若是有情》《用一种回忆拼凑叫神话》《寻找诗》以及散文集《众山围绕》《说散就散》，主编《新加坡的99幅文学风景》《新马文学高铁之微型小说》等。1999年获国家艺术理事会颁发青年艺术奖（文学）。



因为冠病疫情的关系，2020年3月份起，政府开始了病毒阻断措施，大家外出不方便，排队打包食物也麻烦，只有自己在家里做菜。阻断措施开始的时候，有一天小弟突然间打电话告诉我：“哥，今晚你们不必煮晚餐，我带了一些菜过来给你。”

就这样，小弟打包了几道自己煮的菜来给我：烧肉、醉鸡、豆酱虾、酱蒸鱼头、炒空心菜。平时吃惯了自家煮的菜，有机会吃吃别人做的菜，换换口味感觉也很不错。小弟是烹饪能手，经常在家做菜，对吃方面很有研究，所以他做的菜都具有一定的水平。

阻断期间互换食物

因为要还给小弟盛菜带来的几个锅，所以也就顺便做了几道菜给他：清蒸花蟹、红烧茄子、咖喱鱼、虾苗炒蛋、豆瓣排骨。

隔了一个星期，小弟又送来了他煮的一些菜。这次的菜是西餐，多一个星期又送来了日本



餐。所谓礼尚往来，每星期我们也煮了自己家常菜，让他带回去。就这样两家人在这段时间每个星期都至少有一次往来，互相送菜似乎成了两家人每星期的作业。成了习惯以后，家人不知不觉中，每逢星期四，就多了一份期

盼：晚餐可以吃到不同的菜肴。每到星期二就挖空心思：要煮什么菜给小弟家人呢？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每个星期互送晚餐的菜肴，至今仍在继续中。

小弟比我更早退休，退休之后他的兴趣就是煮菜。他从网上学习，参考了很多不同做菜的视频，是一个下厨高手。举凡西餐、日本菜、越南菜、泰国菜、意大利菜、中国各种不同的菜系……他都会做。他也拥有自己的博客，经常介绍自己煮的一些菜肴。有时我也偶尔跟他学做一两道菜，效果都不错。

不同人煮出不同的味道

年轻的时候一直都喜欢下厨，特别是结婚以后的那一段时间，有好几年都是跟内人一起下厨。煮菜其实是一门艺术，同样的材料落在不同人的手上，煮出来的菜的味道可以是天渊之别，迥然不同的两种味道。

疫情期间，虽然大家不能够也不方便互相拜访，但是通过这样的一种交换食物的活动，两家人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联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这样一来一往可以互相切磋厨艺，另一方面也增进兄弟之间的感情，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小弟的住家离我家很近，驾车十分钟就到了。可惜舍妹住的地方与我家距离太远，一个东一个西，所以没能和小弟一样，送给他们食物。因为食物煮了以后要立刻送到，热呼呼的才好吃。

增进兄弟间的感情

太太娘家方面，每个星期他们都会到住在我家隔壁的岳母家吃饭，由我家负责煮菜。饭后就轮流跟岳母打麻将，让八十多岁的岳母多一点动脑筋的机会，以防痴呆症。阻断措施以后不能够二十多人一下全到齐，就只能分批来了。



照片由作者提供。

退休前小弟经常埋怨我连和他一起喝茶的时间都没有。的确也是，当时有一份在学院里全职的工作，业余时间又有许

多文化活动，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退休以后的时间就可以自己安排了，所以每个星期我们有空就相约出去喝咖啡。阻断措施开始后停了一段时期，现在又开始了，还不方便家人一起聚会或聚餐，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每星期各煮几道菜互赠。这样的话双方都可以吃到各自不同风格的菜肴，一方面也增进了兄弟以及家庭之间的感情。

对疫情来说阻断措施是必然的，也是有效的，但是对亲人来说，亲情无价。

郭永秀

新加坡诗人、音乐家、专栏作家。锡山文艺中心主席、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主席、五月诗社荣誉社长。著有六本诗集、一本散文集、一本歌集和一本乐评集。

冠状病毒疫情肆虐全球已快两年了，无论是出国旅游，还是出门时无需戴口罩，然后在外面闭上眼，吸一口新鲜空气……很多这些之前看似普通或平常至极的活动，未曾想过今天竟然成为了一件近乎遥不可及的事情。

地球虽然依旧在转动，但人世间多少事已出现改变，甚至是天崩地裂的变化。

新加坡·小贩

阿伟是一名熟食中心的鸭饭摊主，在疫情之前，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小贩，守着他父亲留下来的潮州卤鸭秘方，在牛车水也颇有立足之地。虽也曾想过要突破现状，尝试孤身一人勇闯神州，把新加坡人熟悉的美味潮州卤鸭带往苏州，但条件尚未成熟，因此计划暂时搁浅。

阿伟烹制的传统潮州卤鸭肉质鲜嫩，卤汁中可尝到不同的味道——八角、丁香、草果，应该还有桂皮，香料各司其职，鲜明却不喧宾夺主，将卤鸭的鲜甜给烘托出来。此外，他也参考了日本拉面，推出鸭肉拉面，及鸭肉饭团等等，在传统中不断寻求变化、找寻突破。

2019年末，冠状病毒突袭地球，阿伟的生计也深受其乱。为了和狡诈的病毒搏斗，各种防疫措施冷不及防地给人们带来诸多不便，先是限制堂食人数，后来更是完全禁止堂食，以免病毒进一步在社区扩散，但这无疑对在火水深火热中讨生活的小贩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不过阿伟不但没有放弃，反而组织“万人线上社群”，共同发挥友爱力量，倾全力来帮助其

他在疫情中落难的小贩，如无法搭上电子送餐平台、老一辈的小贩们，或是因为传出社区感染，而导致公众不敢前去的某小贩中心，阿伟和友人扛下了重担，亲自协助他们解决问题，甚至勇敢地到这些地方做直播，消除网民们的疑虑，让食客们逐渐回流。

我问阿伟，在时下常被人说是冷漠的社会里，为什么会想到要对别人伸出援手，更何况你自己也不是腰缠万贯的富家公子。他对我苦笑着说：“我只想尽我的能力，帮助其他有需要的小贩，我没读过什么书，但因为小贩中心是我的家，我在这里长大……”

人类的善心，让疫情在黑暗中出现曙光，庆幸像阿伟这样的人还有不少，更多的是在社会中默默帮助他人的善人。他们虽没有腰缠万贯，但精神生活上总是过得很丰富。

北京·导游

步入中年的老阎曾怀着北京梦，从山西的一个小村落到京城上学，然后在那里工作、生活，还在此找到了媳妇儿，也算是“北漂”一族。他住在北京市外的通州，这里被称为是北京“东大门”，800年来，通州一直是漕运和仓储重地，每天他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到北京打拼，下班后再花上一两个小时回家。

老阎是一名导游，但由于也会说英语，所以他只接待到欧洲的国内旅游团，久而久之，也被奥地利的山水所吸引，前些日子还准备申请把妻儿带到那里去生活。可惜命运总爱和人们开玩笑。就在2019年中，他在欧洲准备提出申请时，不幸遭遇扒手，装有全家人资料、文件的背包竟被人顺手牵羊，令他沮丧不已。不过老阎转念一想可能是好事多磨吧，回国后重新整理一份，下一团来的时候再申请就行了。

岂料，2019年末，冠状病毒和全世界，还和老阎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全世界和航空、旅游有关的行业陷入停顿，不仅是无法申请居留他国，连工作、生计也完蛋。2020年初，北京下起了第一

场雪，老天爷给紫禁城的红墙黄瓦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也同时在老阎的心里撒上了冰霜。

老阎躲在棉被里，看着窗外呼声而过的鹅毛大雪，我不知道他此刻想的是美丽的雪景，还是暗淡的未来。总之我后来得知，他失业了。我和老阎视频聊天时，看到他满脸胡渣，意志消沉，他说他感觉自己像《水浒传》中受困雪山的林冲，山林里的茫茫白雪，他找不到出路。我们相距千里，最终也只能相视无言。

无助。

但这样的日子总不能长过，为了家里的妻子、儿子，还有一只白猫，他必须出去讨生活，于是他先买了一台摩托车，当上“快递老哥”。“收入不高，还不到之前的一半。”他苦笑道，“可是还能怎样，在北京这个宇宙般的大城市里，你就是哀嚎，喊破了喉咙也还是会被它吞噬的。所以如果我不勇敢，谁来替我坚强？骑驴找马呗！”

今天，老阎在一家公司上班，照旧在北京和通州之间来回，但他不是导游了，他负责给外国人讲解中国最新入境的条例与申请程序。除了英文，他还通过网上学会一些俄语和法语。“技多不压身嘛！在困境中就是要懂得多几门功夫，不然很快会被淘汰的。多懂一门功夫，以后就可以少说一句求人的话。”视讯聊天中的老阎笑道。

我仔细看了看，他的胡渣也没了，现在倒有点像《水浒传》里的丑角儿“矮脚虎王英”。

我开玩笑的。

香港·鞋子

刚过三旬的华仔是一名皮鞋售货员，刚刚从上水的店铺转到位于沙田的另一家分店，这样的调动主要是因为疫情爆发后，再加上前几年的政治事件，大部份中国游客不再访港，一些靠大陆客生存的商店生意大受重创，不过这并不影响华仔的心情。

“人又不是樹，樹移死，人移活，人生有時是這樣的，現在有工作做就很好啦。”華仔說道。

其實他說的也沒錯，但其中也感覺到他語氣中有一種無奈，一種被疫情逼迫到必須退而求其次的無奈。華仔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為了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香港政府呼籲僱主按運作需要，盡量讓員工在家工作。有一日，老細話：“鞋店的生意又因為人們減少外出而跌落，點算啊？”華仔和同事趕緊裝著沒有聽見。

爾後，隨著香港的疫情逐漸回穩，華仔依舊每天搭乘港鐵從馬鞍山到沙田去上班，還是有人選擇外出搵食，繼續到辦公室上班，不過大家還是精神有些緊繃。華仔仔細觀察他們穿的鞋子，上班族似乎以皮靴居多，有些已經顯得有些老舊卻還沒換。“可能係雷（勒）緊腰帶過日子。”華仔心裡嘀咕著。

晚上，我和華仔通過WhatsApp語音聊天，他告訴我目前香港的局勢和自己的工作狀況，儘管已經舉行多輪促銷活動，但每天看著鞋店裡冷冷清清的顧客，他心裡也不禁開始發慌。他說香港大部份男人穿鞋比較務實，就是一雙鞋子可以穿好幾年，只要沒有“開口笑”就不會換新的。

那節儉還是一種美德呢，新加坡人大多也一樣嘛，沒差。

華仔忽然沉默了一陣，然後說：“現在香港社會中普遍存在很嚴重的撕裂，大大影搞亂香港的和氣，而經濟低迷不振也影響了普通市民的生計。其實腳上的鞋子穿什麼款式，或多經常換也不是大問題，更重要的是，香港人必須思考腳下未來的方向，方能走出眼前的困境。”

掛電話後，我細細思考他說的話，尤其是最後一句，感覺有些深意。

結尾

有人说，自冠病疫情爆发以来，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世界了。一种病毒测试了人们的智慧与应对能力，有的

人秉持着“小强精神”而坚持不懈、力争上游，结果越做越好，当然也有屡试屡败，屡败屡试的，终究精神可嘉；更有人在如此艰难时刻，召集同样信念的人筹划善事，共同帮助有需要的人；也有人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到处散播负能量，不自觉地走入人生的死角，也有人近乎行迹疯癫，在大庭广众做出令人吃惊的举动。

我倒觉得疫情犹如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人事物，好人、坏人、善人、衰人、搅屎棍、成功者、失败者等等，全部一一显形，而以前的那种看似美好、较为祥和的世界，不知道究竟还有没有机会重新再来。

但愿疫情早日消散，让世界能够恢复正常。

沈斯涵

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新加坡清史研究会创办人，新加坡五月诗社总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组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清代政治史、宫廷史和皇陵制度等。2015年出版第一本个人诗集《睹物斯人》。

儿子要生儿子了，真是一件大事。

对两老而言，希望有孙子辈，期盼已久。不时兴生小孩已是社会的老问题，生育率低，人口老化日趋严重，即使医护条件先进，经济条件许可，而且有奖励政策的帮扶，可是结婚多年没生小孩，反倒成为常态。作为父母的再怎么着急也不济事。

儿子结婚近十年了。当他透露媳妇“肚里有了”的消息时，等同闪电后天降甘露。2020年有无数遗憾，由于孙子出生，得以矫正日渐恍惚的脑线回到比较灵光的状态。

儿子预约妇产科医生，一路跟踪探查妊娠期婴儿状况。媳妇算是高龄产妇，要倍加呵护。临到产期，胎盘还不见动静，我的老伴急了，双手径直去抚按媳妇隆起的肚皮喊话：“孙子，你听话，我们都爱你，明天或后天就出来。”她这一突兀举动，惹得大家几乎笑翻。

还真神奇，大约是听到阿嬷的叫唤，第二天孙子果然在著名妇产科医院的产房里呱呱落地，降临人间。

因为儿子问起，我们就有了新的，其实也是老话题。话说我儿子出世的竹脚医院，那个年代好像并没有允许男人踏入产房。老伴生了三个孩子，我都没有陪伴在旁。儿子问起阿嬷怎么生你的？家里有一张大床，我已经是她甘之如饴的第五胎。

老伴说她是祖母接生的。不过，马西岭靠近兀兰海关的甘榜里，许多人家却是去新山医院生孩子。那时新柔长堤两边的居民可以自由来去，

不需护照。“走路去的！医院很近。我们不像你们住坡底的那么好命……”

老伴在马西岭和坡底之间划界线，这一边“没钱”而另一边……“至少比我们有钱”，她老是这样认为。

我呢，七个。她兄弟姐妹十个。说起来，在那个年代，特别是刚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与社会，由于生离死别的磨难，似乎认定生育才是天职，比财富更重要。由此联想，2020年因冠病疫情而蔚起的本土生育率。今后的社会面对全球数以百万计人因染疫导致死亡的局面，会否影响人们对生育延续生命的认知。眼前的事实是，疫病比起战乱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的，和引发战争的原因相提并论的，人为祸害使疫情无端严重化，更为考验人的生存意志和生活状态。

儿子怎么想的，我不晓得。倒是他在产房里观看生育过程，引发如下的感慨：“其实医生不动手的，真正接生胎儿的是一位素未谋面的安娣护士。”他说：“安娣接生过二百多个婴儿。该感谢她……”

“哦哦，这样的安娣以前我们叫接生嬷。”

小时候，有个人时不时造访，人还未走到，我妈就高声招唤所有小孩走到跟前，“叫接生嬷，快叫啊。”那时，我们都怯生生地跟着嬷啊嬷地叫。那接生嬷伸手一个个抚摸小孩的脸蛋头颅，或捏捏手背，逐个地辨认哪个是老几哪个是老幺，然后描述现在和刚出世时的不同之处，比方说那时很瘦现在很有肉了。

我至今仍清楚记得接生嬷的模样。

因为她是那么特别，身躯瘦长，脸庞白皙，头上打了个短髻，总是轻纱镂花的娘惹长袍，她来看望由她接生的孩子，从巷头走到巷尾，一路上听见大人和小孩尊崇地称呼——接生嬷。妈妈说接生嬷是福州人，巷子里好多人家的孩子，都是请她来接生的。或许，在一些人眼里，接生嬷好比是观音娘娘在世。不过，妈妈说她不是，她好像是教会的而不是哪个道观的。总之，她得到待产或多产

的母亲们的信任和爱戴，而她一一造访曾亲手接生而今健康成长的孩童，那一脸慈祥的笑容充满幸福感。

接生嬷曾是存在那个年代的一种最质朴最为感恩的人际关系，一直存在我的脑海里。我曾有的，我儿子不会有。因为社会发展，人际关系其实更趋于复杂化，有些看似应可承前启后的逻辑思维，实质上变为知新未必从温故而来。简单一点说，一些已丢失的人事，再也找不回来。接生嬷，是无可比拟的娘娘化身。

佟 暖

原名杜国俊。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作品曾多次获奖，著作有《我的歌献给一切》（与杜中、严思合著诗集）、《无非她与他之黑白讲》（微型小说）、《秤砣集》等。

蜕变中的裕华园

冰
秀

建于1975年的裕华园俗称“中国花园”，是新加坡一座著名的中国宫廷式园林。它坐落在裕华园地铁站附近，交通非常方便。

裕华园的建筑师是台湾的虞日镇教授。他以中国古代的宫廷建筑和园景为蓝本，设计打造出古色古香的裕华园。

走进园门，踏上13孔“白虹桥”，可以看到一座红白相间，题名为“乾坤清气”的高大石牌坊。牌坊后不远处有个清澈的小湖，湖上停泊着一座仿古石舫，名曰“邀月舫”。红柱金瓦的“邀月舫”倒影，随着水波在湖面微微地荡漾、荡漾。湖岸旁是一丛丛的竹林，三几个游人在那里闲坐，有几个人在打太极拳，空气里弥漫着幽静的氛围。

在园中漫游，木麻黄和松树为亭台楼阁增添绿绿的姿彩。小山上矗立着一座七层白塔，名为“入云塔”，登高远眺，美景如画。“披云阁”和“延月楼”双塔，在裕廊湖边相依相偎，两只幼小的洋燕在习飞，不时飞到救生圈架子上停歇。

以前那里叫“春天湖”，我们曾在湖上泛舟，逍遥又自在。在湖的对岸，地铁、巴士、汽车正忙碌地穿梭着，一大片湖水把城市噪音隔开来，使人有回归自然的感觉。

园里树木葳蕤，花草芬芳，引来许多可爱的飞禽。乳白鸛（Milky Stork）、紫鹭（Purple Heron）和苍鹭（Grey Heron）在这里落户；爱唱歌的鹊鸂（Oriental Magpie-Robin）、斑扇尾鶺（Pied Fantail）、各种太阳鸟（Sunbird）等在园里唧唧喳喳，唱个不休；各种啄木鸟忙着在树干上凿洞筑巢，繁衍下一代。



裕廊湖上的白虹桥与双塔。



“披云阁”和“延月楼”双塔。



“入云塔”与孔子雕塑。



竹林里弥漫着幽静的氛围。

照片由作者提供。

我们曾与住在裕廊的摄鸟达人房振华、甘榜邻居修敏及她的夫婿在园中拍花腹绿啄木鸟（Laced Woodpecker）。那时树的周围挤满了“猎人”，大炮的咔嚓声四起，啄木鸟根本不理人为的噪音，只顾飞来飞去喂食忙。它们好像很享受相机机关枪式的扫射，俨然把一个个“猎人”都当成了粉丝，把自家洞口当成舞台，不断上演家庭温情剧，演得不亦乐乎，尽显鸟类与人和谐相处的微妙关系。

记得裕华园每年都举办中秋园游会。我们曾在这座具有中国古代园林风韵的花园里，欣赏各种主题的大型灯饰。很久以前还与孩子一起提灯笼，踩着大石头过小湖，周边的花灯倒映在湖面，迷人的夜晚至今记忆犹新。

裕华园还有很多亮点：例如八位中国传奇英雄雕塑，体现传统美德。这八位中国传奇英雄依次是孔子、屈原、关羽、花木兰、岳飞、文天祥、郑和及林则徐，此外还有活龟鳖博物馆、水梅盆景园……

裕华园可以说是西部地区的一块瑰丽宝石。它与星和园及另外两个裕廊湖区将组成裕廊湖花园。重新发展的工程正分阶段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除了保留原有的生态环境和苍鹭栖息地之外，还将增建三米高的三面迷你瀑布墙、盆景阁、以及康乐餐饮等设施。

2019年4月，裕廊湖花园第一期工程已经完成，湖上连廊、茅草园、湿地、木栈道和娱乐休闲设施已正式开放。园中景致优美，游人如织，年底，各种候鸟都飞来了，第三座散发着浓郁自然气息的新加坡国家级花园指日可待矣！

冰 秀

原名陈秀元，退休教师。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1994年出版散文集《小河与一串记忆》，2015年出版散文摄影集《心的呼唤 绿的回响》。

2020年1月23日，中国武汉按下了76天封城按钮。随着疫情警报的升级，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的“封城之键”似乎随时可能被按下！在新加坡政府按下“熔断式封城”按钮之前，各家公司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公司的远程操作准备，对于我们这样的专业工程设计咨询公司来说，能不能远程操作是哈姆雷特式的“生存”或“消失”的自我问题。建立远程计算机系统的过程，说白了，就变成了优胜劣汰的过程，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

我们公司大部分的绘图和结构设计软件都是市面上常用的，都是可以远程操作的软件。管理软件和部分分析软件是我自己在DOS时代开发的。原本是无法远程操作的，还好在Windows操作系统XP消失之前（XP之后微软放弃了对DOS的支持）。我聘请了一名程序员在我们公司呆了几个月，帮助我们将所有DOS软件转换为可运行Windows的软件。所以在4月份强制实施所有员工在家办公之前，我们的IT供应商在大约10天的时间里轻松帮我们搞定了远程设置。四五月份的两个月，整个新加坡进入了“保险丝”式的“封城”，公司全体员工只能在家远程办公。正如唐代大诗人李白所言：“美人如花隔云端”。李白大师似乎对网络传播有先见之明。

我的人生进入了最黑暗的时刻。作为公司的经营者，我每周一早上一早去办公室打开所有电脑，让员工在家就可以在系统中工作，然后关掉办公室的照明灯就回家。每周六晚上我再去办公室关闭电脑，好让电脑系统冷却几个小时。这简直就是汤姆克鲁斯饰演的未来世界电影的翻拍：

他每天从电脑那里得到任务指令，他驾驶飞机处理任务，然后飞回孤独的太空舱，吃饭睡觉并洗澡。

由于在“封城、在家办公”期间，每周日都没有机会和小伙伴们一起打羽毛球，我就开始每天早上练练在江湖上久违的“凌波微步”。我搬进加东的这条街已经十多年了。第一次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看看这个地方。为了驱散一个人跑步的孤独和无聊，我终于测量了我住的街道的长度。我迈出了一米左右的有力一步。从新加坡艺术中心的建筑物开始，每隔100米就拍一张建筑物的照片。我的脚测量的总长度大约是1240米，街道尽头的房子最后融入了加东的传统街道，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商店。我们这条街上大约有120栋房屋，其中三栋是我公司作的结构设计。

新加坡加东的私人住宅区是一条古老的街道。没有统一设计之类的东西。新居民向老居民购买土地和房屋。建筑师和工程师需要根据房主喜欢的风格设计新房。当然，建设者必须遵守规定和计划进行设计。别墅与房屋之间的总高度和层数以及相邻房屋之间的距离都是法律要求的，但风格不受限制。所以说到底，虽然风格不同，但因为别墅彼此之间适当的距离，似乎并没有违和感。

作为一名结构顾问，平素我们总是希望遇到非常规、大胆、先进的建筑，让我们的结构知识大放异彩，借机在江湖上扬名立万。但十多年前，当我在加东别墅洋房社区拥有一亩地的时候，我就变得叶公好龙了。虽然我的建筑师朋友们都在热情地倡导和劝说我把别墅的风格建设成前所未有的“结构之师之家”，比如悬浮在别墅中央的超级支柱，或者像俄罗斯方块一样诞生。等等，嘿嘿，反正我收到了很多奇怪的建筑概念草图。但是，作为房主，您的想法是不同的。在土地非常昂贵的新加坡，永久业权的别墅非常有价值。除了自己的住宅用途外，还必须根据其长期财富价值进行选择。建筑风格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

仔细想想，一亩地相当于我出生长大的重庆嘉陵江畔刘家台“宋家大院”二层院落的总面积。那是一个大院子，曾经住过十几户

人家。我童年和青春期的大部分记忆都发生在那里。因此，必须仔细考虑如何设计一亩地的房屋。考虑到“经典”永远好看，在重建时，我们最终选择了“时尚经典”作为这栋别墅的追求风格。建筑师朋友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别墅建成后，室内设计师于2008年4月将其发表在时尚杂志《CUBES》上。我对结构知识的有效运用，让整个200多平方米的大堂宽敞大气且看不见结构柱和梁。曲线优美的螺旋楼梯的天然木台阶和欧式黑铁栏杆，让人从大堂看到二楼和三楼，形成了空间与空间的生动对话，这在同类别墅中是罕见的。新视电视剧拍摄部多次来函希望借用这座别墅拍摄新电视剧。

在整个房子里，我最喜欢的地方也是我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书房。一楼大堂旁边，推开两扇大大的木框玻璃推拉门，就是一间书房。简单而优雅。两米多高靠墙的优质木质书架，搭配欧式书桌和沙发，黑色网状流体收发器五金收纳盒，构成舒适经典的21世纪书房。

书房工作虽然孤独寂寞，缺乏与办公室同事头脑风暴的机会，但它有一个独特的三连胜：十步之内，有一个小花园，你可以慢慢闻花香，喝一杯小茶。18步之内，即可跳入凉亭旁的游泳池，进入体育锻炼模式。36步台阶内（三楼），有乒乓球桌可以挥拍抽杀乒乓球。

每天早上7点左右，喝着早茶读完《联合早报》大张纸版国内及国际新闻之后（娱乐版则放在一边待会配着早餐一起享用），我就进入书房打开冷气空调机，开始了秀才不出门一网联天下的工作。为防冷气溢出方式书房，木框玻璃滑门是关着的，但是一会儿，我家的黄金猎犬小汤匙君总是不请自来，轻车熟路地用嘴拱开滑门，然后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地方大咧咧地叭下蹭冷气。滑动门垂直地推是推不开的，必须有侧向推力才能滑开。小汤匙的物理知识哪里来的，莫非偷学了书架上的力学书？

近两个月的闭关结束，虽然天天在书房早九晚五，但是没有逼出一本像《十日谈》类似的书，甚至没有留下像样的日记。作为新加坡作家协会的一员，略微遗憾。至从2015年长篇小说《野心蓝图》出版以来，似乎有点江郎才尽的感觉。

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疫情过后，你不是你，我也不是我。一天，我读到一则美国太空军招募广告。精神为之一振——也许你的使命不在这个地球上！如果我们能放下手中的一切，在太空中飞来飞去，现在一切似乎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连疫情都不用担心了，超级爽！这则广告引发了很多关于我人生使命的联想。

旅居海外35年，日月星光闪烁。在日本横滨，东京似乎除了阅读和写作（结构论文）什么都没有留下。幸运的是，在新加坡，我转向了工程设计行业，参与设计并且已经形成了一道独特建筑结构风景线。尤其有幸负责了北非阿尔及利亚世界最大的海水淡化饮用水项目，以及新加坡第六个也是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在新加坡的建设和结构设计。这两个项目似乎暗示了我的人生使命，在中国、日本的研究员和新加坡的专业工程师的生活中将数学、力学、编程知识和专业工程师知识相结合的独特体验。我应该用我的专业知识来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清洁、更美好。

事实上，自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包括沙斯时期，公司成立以来一直很忙。所以咱公司的网站在发布十年后没有改变。这次冠状病毒让在家练习“凌波微步”成为可能，所以我趁这个机会重组了团队，设计了一个新的网站——客户不用点击就可以被我们温柔地做广告。本网站基本属于王语嫣的“口述武功”只对喜欢上网的客户有效。今时今日当大家都可以简单地将公司的宣传册进行彩印的时候，要有效的搞定客户就一定要用乔峰的“降龙十八掌”式的重磅宣传资料——动用出版社来制作公司完成项目分门别类的专辑书。冠状病毒解封之后，江湖必然重新洗牌，现在为重出江湖留下先手，说不定可以多做几个让新加坡百年之内生活更美好的项目。

周通泉

笔名乔舟人。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工学博士，曾在东京任日本清水建设公司研究员。新加坡首名来自中国的注册专业土木工程师。2015年出版首部工程小说《野心蓝图》。

你所不知道的李光耀

李叶明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原本计划好的很多事也都无法进行。

在这年年年初，我们早早策划了给何永道老人庆祝百岁生日。他可是新加坡一位传奇人物。怎知刚策划好，冠病疫情就爆发了。到了4月，新加坡进入了病毒阻断期，连去拜访老人都不行了，策划好的讲座和庆生活动也只得取消。

虽然错过了百岁寿诞，但得知何老康健如昨，心中还是说不出的高兴。后来疫情趋缓，有幸跟何老在咏春园餐叙，又听他讲起过去的一些往事，更是觉得意义非凡、机会难得啊。而今年疫情卷土重来后，不见面又成了最佳“选择”……

何老是个有故事的人。早年他从槟城到香港留学，在港大就读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他跟同学一起逃亡到由中国军队控制的韶关，在那里报名加入了中国空军。当时中国空军早就被打光，招他们入伍是想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培养新一代飞行员。

何老当时是20岁出头的青年，他从桂林到宜宾，从昆明到印度，又从印度到美国，经过层层筛选和淘汰，终于学成回到中国，加入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与日军作战。抗战胜利后，不愿意打内战的何老选择加入民航。国民党输掉内战后，当时中国航空和中央航空（两航）的大批飞机暂时躲到香港，后爆发两航起义，何老参与其中，飞回大陆。再后来，他选择回到南洋，加入马来亚航空的前身。新马分家时，何老成为新航最资深的机师，见证了新航的诞生与成长。

我第一次采访何老，大约是在八年前，当时他比现在更健谈。对于想了解历史的年轻人，他总是娓娓道来。一桩桩历史大事件，对于他而言，都是自己生命中的一件往事。只要你想听，他可以告诉你很多他亲历的细节。

起初，我更关注二战时他在“飞虎队”的战斗经历。作为南洋华侨，他不仅亲历了香港沦陷，毅然投身反法西斯战争，还成为当时中国奇缺的空军飞行员，到美国学飞行、学空战，后来又成为最早期的民航机师。回到南洋时，他是公司的首位华人机师，而他所在的机队，就是新航的前身。

这次疫情，航空业受冲击较大，尤其是没有内陆航空的新加坡，新航面对的困难是史无前例的。我曾问何老对此怎么看。何老笑笑说，他离开新航快四十年了。当年由他培训的机师，最年轻的都退休好几年了。

新航刚成立时，最具飞行经验，还参加过空战的何老，成为新航首席教练机师，肩负着训练与考核新飞行员的任务。记得刚认识他的时候，有一次庆生会，出席的几乎都是新航资深机师，绝大部分已经退休，他们对何老非常尊敬，视他为自己的老师，认为他是新加坡和新航的“传奇”。

虽然何老退休的年头已经超过他在新航服务的年头，但他对新航的感情却始终不减当年。而谈起如今的困难，何老并不以为意，他不认为这对新航是个问题。因为现在的新航，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新航的背后还有国家。新加坡与当年，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看问题的角度就是不一样。这让我想起网上流传的李光耀在沙斯疫情后的一段演讲，谈话角度也很是不一样。而他的那种坚定，他对国家、对政府、对人民的信心，非常有感染力，让所有人也立刻拥有了一份信心。这不是所有领导人都具备的能力。

谈起李光耀，何老还告诉我一些从来没听说过、相信大部分新加坡人也不知道的“内幕”。

何老早就认识李光耀了。当时他还不是总理，而是律师。何老作为由英国人管理的马来亚航空的华人机师，他认为资方对华人机师区别对待，是一种歧视。他们组织工会与英国人抗争，而李光耀是他们的代表律师。所以有段时间，何老经常出入李光耀位于欧思礼路的故居。

新加坡独立时，何老说他特别激动和兴奋。他说自己是在殖民地长大的，以前没有国家的概念。直到加入中国空军，第一次以军官身份出国前，他领到中华民国护照，突然感觉自己有了国家，有了归属，爱国主义油然而生，立刻明白了自己是为国家而战的道理。

二战后，新马没有立刻获得独立。这是他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回来的原因之一。而刚回来时，虽然英国人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但公司里还是英国人说了算。那种没有国家的感觉卷土重来。所以新加坡独立时，何老说自己比任何人都明白，有国家、有归属的意义。因为他是体验过爱国主义，是曾经为国家而战的人。

众所周知，新加坡刚独立时，情况并不好。有段时间，李光耀出访较多，公司尽量安排由何老来飞李光耀的航班。不过那不是专机，而是正常航班。李光耀及重要随行人员会坐在头等舱。每次起飞后，何老都会走出驾驶舱，与“老朋友”打招呼。

回忆起当年的往事，何老突然说：你知道吗？李光耀在天上和在地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立刻引来我的好奇。是吗？怎么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

何老说，每次飞机一起飞，李光耀就非常relax（放松、松弛）。你知道，李光耀平时是很严肃，甚至是很严厉的。他以前就是律师嘛，后来当了总理，刚独立的时候，新加坡的问题又那么多，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很紧张，作为建国总理，他哪里有放松的时候，甚至在家里也很严厉。但是只要飞机一起飞，一到了天上，他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何老绘声绘色地描述道，也许是因为离开了地面，让他觉得暂时可以抛开一切烦恼，甚至可以抛开身份，好像自己不再是总理

了，所以感觉他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他会喝一点红酒，跟大家一起有说有笑，非常幽默，也喜欢开开玩笑，与在地面的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听着何老的描述，我仿佛看到了李光耀在飞机上的另一面。这恐怕是没有多少新加坡人能看到的一面，更是想也想不到，编也编不出来的。而这或许是李光耀最真实的一面。因为人生在世，总要“扮演”很多角色，带上不同面具。而只有在抛开一切，卸下所有面具的时候，才是最真实的自己。

这样的时刻，对每个人来说是因人而异的，甚至并不容易找到。不过何老却能经常碰到进入这一时刻的李光耀——只要一上天，他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过李光耀当时坐飞机，可不是为了出国度假。在天上只是短暂的一小段旅程，很快还是会落到地面的，无论是落到他出访的国家，还是回到当时问题多多的新加坡。在踏出舱门前的那一刻，你可以想象，李光耀会像一名重新披上铠甲的战士，带起威严的面具，准备出现在世人面前。

而何老就风轻云淡地说，他个人当然是非常喜欢在天上的李光耀；不过他认为，当时新加坡需要的，却是一位强人、一位雷厉风行的领袖、一位严厉的总理，是那位总要回到地面的李光耀。

李叶明

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随笔南洋网创办人兼主编，专栏作家，《联合早报》特约撰稿人。著有散文集《随笔南洋》。

从20世纪60年代一路走来，生活中的各种变化不可谓不大。有些变化是因循渐进的，有些变化却是一夕变天。可生活在这些变化当中的我们，有些也许会感到高兴，有些可能感到无奈，或者其实根本无感。但是我却对其中一些变化切切实实有着深刻的体会。比如说：电话。

远在中国的商周时代，远程通讯的方式有用烽火或狼烟来宣布战争的开始，用孔明灯来传递信息，之后发展成飞鸽传书、快马传书，还有些地方以人用快跑的方式把消息带到，中国称之为“急脚递”。《水浒传》里的神行太保戴宗，还有神驹子马灵，都是很能跑的情报快递员。欧洲雅典士兵菲迪皮茨（Pheidippides）也是这样一位飞毛腿，为了传达希腊战胜波斯的消息，他从马拉松平原出发一路奔跑回雅典，成功抵达并报捷后，就此长眠。为了纪念这一回事，今天的运动项目里，便有了全程42.195公里的“马拉松长跑”这项赛事。

欧洲18世纪的时候，有位名为休斯的人提出了用话筒来传送语音的方法，并且给这种通讯方式取了个名字叫Telephone，日本人用汉语词赋予“电话”这个名称，而当时的中国则音译成：德律风。不过当时的电话还不具雏形，属于正在发展和整修的阶段。

到了19世纪，贝尔发现通过电流的强弱可以模拟声音的大小，从而用通过电流的方法来传导声音。而历史上通过这台机器传达声音的第一句话，正是贝尔和助手在验证成果时，他不小心被硫酸溅到脱口而出的那句：“沃特森先生，快来帮

我呀！”这句话已经被记录在人类发展史的史册里。

还有其他的科学家如格雷及爱迪生等人，也不断投入精力改进了电信电话的通讯功能，期间电报及摩尔斯密码等通讯方式也应运而生。到了20世纪中叶，电话和传真机基本上已经走入人类的文明社会，扮演起重要的角色。而中国的一群留日学生写信回中国，介绍了日本近代的发展，其中提到电话，说彼方“以电器传达话语，称为电话”，文学家鲁迅也名列其中。从此电话的正式名称才定了下来。

最初的电话没有拨号码的键盘，所有的通话全部必须通过接线员来进行。可想而知当时的接线员听到了多少人间的悲欢情愫，表诉了多少动人心弦的绵绵情话，也无情地传达了多么令人撕心裂肺的坏消息。

20世纪初，美国马萨诸塞州流行麻疹，一位内科医生担心接线员如果病倒的话，将会造成全城电话瘫痪，所以提出改良电话以拨号盘拨出号码直接联络对方，而不需要通过接线员的传达，这项提议实在惠及大众。不过，也因为是用拨盘直拨电话联络对方来通话，许多坏话恐吓的话也就无所保留，肆无忌惮地出口了。

新加坡电信局在电话发明后的三年于1879年便成立了，当时有50条线在运作交易。而中国在1990年开始引进电话的时候，只有26条线。发展至今超过100年的新电信，业务扩展成在全世界25个国家拥有四亿个用户。截至2020年3月，新加坡是世界排名第二大的移动电话服务商，只输给当今的龙头中国。目前正集中于提供互联网介入、IPTV（Mio TV）、新电信流动手机和固网电话服务。

新加坡建国以后，在六、七十年代初，本地电话开始在民间普及化。我记得小时候住新加坡河畔，三楼有个公会，由于需要联络乡亲等等事宜，所以装有一台电话。可是很少人会用到它，基本上楼上楼下的住户大多是中国沿海一带下南洋来打拼的单身汉，本地没有什么亲人需要联络。除非有家乡来信告急，这些单身汉就会围聚在一起交头接耳，请一个干事帮忙接通远程电话，电话接通后双

方马上提高声量跟在电话另一端的亲人对话，两地相隔千山万水，深怕距离太远声音太小对方听不到。这则通话说上三五句就轮到下一个乡亲，“我是某某，要跟某某县某某乡某某厝的某某某交代两句……”，别看只是短短几句叮咛的话，那年代海外通讯一回，电话费可不便宜呢！

70年代我读中学的时候，家里还没有能力装电话，左邻右舍中只有我家靠右边的印度家庭装有一台电话。我的朋友多活动也多，常常去他们家借电话用，幸亏他们也不介意。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常常自告奋勇当他们孩子的保姆，在邻居妈妈做晚饭的时候，带他们的孩子到楼下去玩耍。

那时候的我仰慕一位姓林的男生，又不敢让对方知道。放学的时候偷偷跟踪他回家，知道他家住在红山。我突发奇想要找他的电话号码，于是找了个公共电话亭，拿了厚厚一大本电话簿拼命地翻翻翻、找找找，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在眼睛变成斗鸡眼之前，终于让我找到他家注册在这个住址的电话号码。还好这天打公共电话的人不多，也没有人要查用这本电话簿，要不然我一定会被骂。取得电话号码之后，心里取笑自己如果学习也这般用劲，成绩一定拔尖。得来不易的号码终究没有派上用场，因为不久之后，我已经对他兴趣乏乏了。

待家里装上一台电话，已经是80年代的事。那时候许多工作的人都连带申请传呼机。当有人要联络你的时候，传呼机会哗哗作响，同时出现对方的联络号码，多数人把传呼机昵称为BB机。有些人的传呼机哗哗响个不停，给人感觉这个人有许多“lobang”（要事）。有些人有时会故意按掉传呼机，假装没注意对方的来电，那是对付难缠的人或事的时候。如果是重要的电话，那么这些人就会马上拿了硬币或电话卡，在附近找公共电话联络对方。

当传呼机开始流行的时候，公共电话亭有时候会看到排队的人龙。大家都一脸的不耐烦，希望那个在打电话的家伙能够长话短说。但好不容易轮到自己打电话的时候，如果是给女朋友打的电

话，却完全无视其他人的臭脸，大大方方地煲起电话粥来。对于在德光岛上受训的阿兵哥来说，军营里的那台公共电话，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我记得后来传呼机也开始可以传送简单的讯息，还有当星期六或星期天有赛马的时候，许多人都屏息静气地专注着手中这台小小的传呼机，希望看到心中那四个美妙的数目字出现。有些聪明的人，用电子石英显示出来的数目字传达简易的讯息，比如普通的打招呼：14、07734，示爱的17-31707-1，还有骂人的1134-2-09等等。不明就里的人看了一头雾水，懂得其中窍门的人则会发出会心的一笑。破功的方法就是：把传呼机倒过来看，‘14’就变成了‘hi’，以此类推。

直到手提电话大哥大出场以后，争用公共电话的这个现象才慢慢地淡出社会的舞台。而传呼机终于在本地因式微而落幕的时候，也已经是过了千禧年进入21世纪第十年的崭新岁月了。我有幸刚好认识新加坡一位在电信局服务最后一批不到百名传呼机持有人的员工，也那么巧又认识这最后一小撮呼机持有人的其中一人。当互联网满天飞，新加坡几乎个个小朋友都人手一机的年代，我这个朋友还是只不情不愿地守护着他那个小小的传呼机，我们嘴里笑他是“山人”，心里其实不无羡慕他不被各种无谓的讯息污染。

手提电话从炫耀式的大哥大，发展到小巧玲珑到各式各款都有的今天，不过短短的几十个年头，可是功能却已经涵盖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去了。如今的智能手机不再只依靠一条细细的铜线或光纤用绝缘体包裹着，而是通过移动通讯网络来实现无线的网络接入。智能手机就像被我们握在手上的一台微型电脑，可以安装软件来进行一些技术活动，可以下载游戏，更可以凭借卫星定位来导航。

有人尝试列出手机的种种功能，或者说当我们有一台手机的时候，有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都可以淡出人类的生活舞台了。手机能够扮演的角色，集日历、日记簿、罗盘、时钟、计算机、放

大镜、水平仪、地球仪、钥匙、手电筒、相机、美图修饰、录音机、录影机、收音机、电影电视剧播放机、气象台、追踪器、道路指南、书本、文字翻译、语音翻译、花卉禽鸟百科、智能生活遥控器、个人银行、钱包、身份证、乘车卡，还有其他如同鸡肋般可有可无等等功能于一身。在50年前的我们绝对想象不到，一台手机竟然可以发展到拥有这么多的功用，实在令人感动到泪奔！这可以说是人类科技的一大突破，跟火燧、创立文字或踏上月球等惊天动地的创举，同样鬼泣神号，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我家二姑在中国南京工作，三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生活，都因为疫情的关系，整整两年没有回到新加坡。拜今日科技发达所赐，大家平日通讯就靠手机，有时候三地同时用视频互通讯息，又可以见面又可以聊天，虽然触摸不到彼此，但也聊胜于无。家婆通过视频看到孩子在异地平安健康地生活着，也就很放心。想想这在几十年前，根本就是天方夜谭的事。



我有时也会这么想，如果孔子的时代有手机，他的门徒会有多少位呢？唐朝宋朝有手机，今天留下的唐诗宋词有多少首呢？唐僧到印度取经的年代，也有飞机也有手机，那么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会是怎样的情况呢？耶稣的时代也有手机，那么耶稣的复活情况又会留下什么记录呢？痴人说梦，历史已成为过去，最重要的事实是，那个时代没有手机。

今天的新加坡的新电信，与第一通（M1）和星和（StarHub）组成合资企业，追求并积极发展第五代无线移动通讯网络（简称5G），它的传输速度达到每秒2.5GB。5G的特点是一高二低三大，可靠性高，耗电低、延时低，还有覆盖大、链接大、容量大。将来我们可以透过手机观看3D电影、玩手机游戏、超高画面素质（UHD）的节目视频。当我们在享受高端科技带给我们好处的同时，要记得与时俱进，只有自己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手机运用基础，才能够与社会挂钩，不至于被社会淘汰。学习的过程总是有点辛苦，可是学成之后得到的回报，却是顺利而幸福的生活。愿与大家共勉之。

青如葱

本名王丽珊，业余教育工作者。偶尔笔耕，著有短篇小说《情断》和《锁城记》。

把老眼光陌生化

蔡履惠

印象里，新加坡在旅游方面是个没有多少看头的国家。这从旅行社安排的行程也可以看出来，仅寥寥三四日。去几个经典打卡处，就重点浏览完了，于是通常再搭上马来西亚邻近新加坡的几个小地方来营造行程缤纷丰富的感觉。而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处在小小人造的山河中，更是觉得闷（这是后话了，我移居来此之后的听闻），便总爱把触角伸到国门外，去开拓眼界，去寻找新奇感。

即使新加坡在旅游方面是个没有多少看头的国家，但景点不是一个国家的全部。二十多年前一个圣诞节的次日，我们一家五口带着简单的行囊翩然而至。是日晚上，全家在热闹的乌节路上，吃着特意选择的榴梿口味的冰棍，看着来来往往陌生的新加坡人（当时就是这么简单的二分法），满是疑窦的心里想的是：能融入这个城市吗？初来的一周里，我们把所有该办的手续、程序都先丢下不管，在成为岛民之前先做一回游客，走一遍圣淘沙、飞禽公园、克拉码头……等等。我的心情却游客不起来。想到往后的新生活，沉甸甸的适应上的不确定性直叫心情无法轻快。

幸好时间是万灵丹，陌生与熟悉，在往后心里的版图分布比例上一再异动，前者逐渐被后者攻陷。那一周里造访过的打卡景点，随着孩子的学习、成长，不曾再承载我们的脚印。反而有些地方，例如到绿意盎然的麦里芝蓄水池跑步，爬武吉知马山，则成了我们初来时的部分例常。规律的活动与作息瓜分了我们泰半的时间，这与这块土地上的其他居民并无二致吧。但，相较于这里爱到世界旅行的岛民，逢假期必定游走固定路

线，返台探望双亲，而不是去其他国家开拓眼界，因为我始终是一尾有所眷恋的鲑鱼。

白云苍狗，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台的双亲先后仙游了，若有所失的心情与习惯，在经过几年的心态与习惯上的调整后，新的生涯规划冒出，另一种追求在悄然中形成，计划从去年开始把触角伸展到台湾以外的世界，为余生翻新页，更新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为此，还买了一台数码相机，思以相机佐上文字记录脚下见闻。

新行动的前奏是加入摄影学习班。课余便背着相机游岛国，锁定太阳为模特儿，不是晨起追逐朝阳升起，便是黄昏守候夕阳下坠的身影，看云彩在天空里的变化，竟无一日相同，绝不重复自己，更不模仿他者，是自然界最伟大的艺术家与诗人。这是我早于疫情爆发前的发现。岛国闷吗？问问狂热追日，拉着大炮追拍鸟儿的摄影人。心头养上一颗猎奇的兴趣苗，不贵远贱近，顺应环境，调整心情。话说回来，追日3月，竟碰上有生以来的疫情阻断措施，连公园也被拉上封锁线，禁止踏入。自由惯了的日常被迫在框框里适应新常态。

好不容易盼来解封又碰上雨季，阳刚的太阳神像换了脾性，老像个羞答答的黄花大闺女，爱躲在乌云后。偶尔小露面，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很多人是在行动上受疫情所阻，无法追求远方的美景，只好内索，这一来，意外发觉所处的新加坡并不是平淡无奇、乏善可陈，而重新发现她的美。

近来，善解人意的纸媒《联合早报》，极力挖掘岛国之美好，让习惯逛世界、看远不看近的岛国人，收回目光，回首审视自己生活的地方，瞧！转角也能遇见不羁的艺术，说的是街头艺术/画作（2021/1/4）；岛国的后巷之春（作者：蓝郁2021/1/7）；新闻中心摄影组搜罗雨后街景《一雨成秋》的各种面貌（2021/1/17）；走入汤申自然公园——人文退却自然回归（彭飞2021/7/15），以及吃喝购物在邻里，带读者四处游岛国等等专辑。有人自一组荷花照片看见生命的力量，重新审视自己（朱海滨《荷之悟》2021/2/7）。此

外，早报还罗列岛国的艺术区、寻树之旅、去野外露营，幕天席地上生活课、提供观赏日出日落的地点、介绍徒步地点等等，用心良苦，让大家安于疫情带来的不便，而于不便中另行开发消磨时间与安放心情的去处，重新发掘岛国被忽略的美丽。我收集了一篇篇的美意，还没化为行动，按图索骥，因为只是天空的变化已经让我百看不厌。

世界瞬息万变，太无常。我们改变不了外在环境，只能调整自己的心情去适应环境，顺其自然。无论疫情终将远去，或往后都必须与病毒共存，我都已有心理准备，也已做好心理建设。抛开看事物的老眼光，把平凡常见的事物赋予陌生化，给自己制造小惊喜，让再平凡的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不知为何，此刻，突然想起乌敏岛，心下蠢蠢欲动……

蔡履惠

早期曾出版儿童故事《小蜗牛旅行》和《蜘蛛的吊床》。近年在散文之外尝试写新诗，作品散见《联合早报》及多家网路诗刊。曾获得新加坡全国华语演讲比赛冠军。

老洪

出外旅游时，大家都喜欢往文化历史丰厚处去。

老洪一样，不过他还喜欢逛小摊子，对于细微纤小的物事从来不忽略——当代人心浮躁，无暇细心观察，许多物事都忽略了。

看着看着，让他看出许多端倪，也并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发现。

比如游广州，贩卖重庆变脸小玩具的摊子比目皆是……他跑了几摊，就分出不同的包装，不同的变脸次数；美国西部片中那种扁扁的铁制酒罐子，他在成都一个街区小巷子找到了。

早报有个本地作者两年前开始在“四面八方”专栏写了许多微小却有用，经常被社会忽略的物事。

比如白钢材质专司拔除细毛细线类东西的镊子、塞在门页下定位的木制楔子（或许帮了小说家故事的定位）、本名立可白却混称着liquid paper的涂改液（涂改着过去又眷恋着）、小时瞎读成火虫的香熏蜡烛（点燃当时，留下如今生死恍惚的颜色）、医患期间公共场所为了方便审查访客而颁发的小小纸贴（颜色缤纷，美化了黑白两色的生活）、医患必备，内有切割小药丸格子刀的储药盒子（他联想起杵药的声音）、裤带挥舞声中的江湖父子恩怨、一统了天下的日本明星牌快熟面（快熟着某种私密爱情故事）等等，都有许多的童趣和巧思。

老洪也许有同样的乐趣，不过通常都是为了小孙子和小孙女。也许吧，还连带着什么故旧事物。

看着老洪整齐的发式、红润的面容、少许的黑斑和利落的衬衫，联想他慢条斯理地查看各种小玩具小物事，总觉得人世最美，莫过如此。

老洪与老胡是老友记，我是后来才加入他们的茶局，欸，“咖啡”局。

比起别的几位，两人谈话不多，总是听，微微颌首，笑笑，令人感觉和霭可亲。老胡常有观点，总找个机会说出来，老洪较少——不过出口说事，有时也挺幽默。

咖啡店开了一家手工包点，前台一女后两男，都是勤劳的主。食材新鲜，手工也好，就是贵了点儿，而且包点也小了。生意倒也不坏。

有一回老洪跟前台女生开玩笑，说：“中包一个……”带着几分严肃，说的其实是大包。大家都给他逗乐了。大概是联邦来的女生静静不说话，面容如止水。

老洪的太太长得稍矮，不苟言笑，与他走在一起很登对，两人出双入对，吃的通常也就是一碗肉羹皮蛋粥，外加两个“中包”，适可而止，不浪费。

一回生两回熟，咖啡店见多了面，老洪太太有时就说起他的老母亲。

老母亲早岁是父亲的元配，留守神州大陆照顾年迈的父母。后来老洪太太的父亲终于在南洋稳住生活，于是就跟着过来。

那是辛苦打拼的生活啊——许多节俭持家的做法真不是我们这一代五、六年级生能够想象的事。隐约与闻，却不知详情。比如为了省下那么几分钱，每天晨早走上好几公里路到七英里小街市贩卖农作物；一天两餐；常年迟睡早起干家务等等。

也许吧，传承传承，首先就是勤劳节俭那回事。

一回应约去了老洪的家，厅上挂了好几幅水墨画，一问原来是老胡的画——可见两人的交情。听说新镇建竣，两人入住，就交上朋友。



照片由作者提供。

老洪家是个简单的一套四房A式组屋——窗明几净，乳胶灰水和滑面光漆色泽比配适中，与人和谐的感觉。

洪太太从卧室把妈妈搀扶出来，让她在客厅闲坐，倾听我和老洪闲聊，老洪随即瞄了岳母大人一眼，形容恭谨，声调放缓。

老妈妈一张静穆的脸，神情犹如神台上的瓷白观世音。闲坐了一会儿，又让女儿搀扶着，慢慢走回内室休息去。

——家中有九十多岁的老妈妈。俩口子说过，想来就是。

日子的流水来到了冠病疫患缓解的鼠尾牛首庚子年，依然循着自己的小小溪涧前行，淙淙玉佩声，看不出丝毫的惊慌。

老太太自有她孝顺的儿孙顾着疼着——信使疫苗好灭活疫苗好，家族的提携是最好的灵丹妙药。

后来回家，在门口，我回眸一看，老太太侧着身朝里挨着墙。

休息，是的，上午那个阳气四处流溢的时刻——老太太争分夺秒，想把年轻时老天欠了她的睡眠时间要回来吧。我替她感觉幸福和踏实。

贴近地气是件好事，虽说他们住的第八层楼，距地大约二十五米。

老洪和太太向我打了手势作别，我就朝着电梯门走去。

他们的小日子就是这个样子。黑白分明，人过留影身后名，都记着。

林有福时期被捕后来获释的朋友，没给说法的那个年头；马绍尔大律师办过的案子；两次自治谈判的天地；越南美莱村惨遭霸权大国化学弹摧残满身烧伤的女孩；南大关闭那个年份；河水山大火那个日子；某位议员的囚牢史；东陵福和大巴窑哪处先建起组屋；进进出出搬迁组屋的次数等等。都记着。

偶尔会看到孩子和孙子拥着他俩，围着一张桌子进餐，我总替他们高兴。

小小日子，不容易啊。那里头少不免两人，老洪和老洪太太的辛劳和贡献。

老洪的小小天地厚且重，大过风云变幻，前半生的大社会。

老姜

老姜也是个画家。

头发半百，却似乎还没完全退下来。

听说每个星期都还开办自己的雕塑绘画班——孩子都已成家立业，有的还是医生，就在我们居处小镇的民众会堂附近开了一家小诊所。

民众会堂附近早已有一家单氏诊疗所，个子不高的单大夫从新镇初建就开店行医，已经整整三四十年了，算是资深一老镇公民。华语讲的不灵光，不过单字作姓，倒是佶屈聱牙地念shàn。初期还好，配药不强求。后来呢？公积金局的相关医疗保险方针一改再

改，年金迭变，就让人觉得单大夫热衷于加配药物，有时还说出似乎不合职业准则的话语。

比如，钱啊，不用白不用什么的，令人担心。

我倒是纳闷，服务社区那么久了，也都鬓发渐白，竟然没让人把他叫去喝咖啡，更上一个层次。

聚餐时老姜也常来，很是乐意给大家添购小吃，不要大家付钱。

有时还特地一早到来，把50大元往咖啡店煮炒摊的联邦妹手上塞，断了大家过后抢着付钱的机会。对我来说，这是真用心，来真的。

茶聚随之，最后总听他打电话给自己的太太说事，约了在民众会堂或附近清真教堂前见面。太太驾车，两人相约回家去。

——有病找我孩子求诊去，就在NTUC旁边。

他有时会给孩子招生意，爱子心切，可见。

老姜已经超越了阅读求知的人生阶段，闲谈时就凭着旧时阅报所得，东拼西凑，对于世事政局有时就是说不清缘由和状况——大洋彼岸那个总统四处搞事的几年间，他没少骂过。那家伙对于华夏民族的刁难和侮辱，种种行为举止都令人不齿，老姜就是没能说好眼前乱象的原因。

国籍上早已分得清清楚楚，但是北望神州，山川人文终究是魂萦梦绕，念兹在兹。

从他身上，并及许多别的同龄人，就更加证明一件事。

文化母国，不是说丢说舍就行的。

为尊者避讳，为族人发言那习惯，或已深植灵魂吧。自觉好、不自觉好，那不是说变就变的。

报章主编，其实也逐渐在变更外论取舍的准则，于外族于本族，力求更加平衡和公允。当然，事关本地的评论仍然有人定调定方向，随时给庶民上课。

老姜肯定没那份耐力和能力去细读和比较。

我要是给他多讲点相悖于他选择相信的事实和看法，他最后总是不服气。

后来我觉得犯不着，做做朋友，还是比较好——何况，我也未必就能分析好。

地球自转，世局幻变，公道自在人心……忽然就想起那句老话。

世事属公，真不能强求。

私事，倒可以自己把握。

冠病疫患解禁后，茶聚恢复，大家见面，真有点隔世的感觉。

一回聊起，不能再等了，走出去！走出去！到处走去。

三人行，四人也行——四人作伙，老胡的主意。

我说了自己闲时逛过的山林野径，出示了华为手机的相片，老姜的朋友老胡指着一张组屋的黑白相片说声好，跟着就邀我陪着出游。

在他们面前我算是后辈，于是偕行。

精简成了简约线条和幽暗街树的相片，其实很象日本漫画家新海诚的动漫片《你的名字》以及宫崎骏等的城市画作。城市建筑在他们笔下展示的是现代文明的美好，并不都是藏污纳垢的渊藪——老胡美感神经发达，容易体会。

世界因为宽容而绽放美好的天地——人们并不会忘记种种不公不义的人事，种种因循苟且的习惯。天网恢恢疏不漏，大家期待公义，但就是不确定。

四人于是成行，走访的必须是巴士车定点通驰无碍的简单路线，目的地平坦顺畅蕴含旧时的物事，必须离着厕所不远，挨着丛林的地方也行。都是带把的汉。

我们走了榜鹅海岬、樟宜渔村、双林新旧寺、碧山加冷公园等等地方。

过后总是找个小咖啡店，小食阁什么的，挨着圆桌，特别必须是圆桌，喝上一元或一元一角的咖啡、吃起八九角钱的咖喱卜、三元三元半的云吞面……讲些某处某家更为便宜的食物饮料的闲话。

“对我来说——这样就很满足了。”老姜常说。不作假，看得出。

曾经几次，我跟他建议，当下坊间多的是神州大陆前来谋生的面食摊、火窝店、清真食肆、广东酒楼……

“不妨试试——省了一条路飞机飞到北方吃。”我说。

“一杯咖啡，就够了。”老姜还是那句话。

还有另外一句话。

“都不见了——以前，这，有个小小的添油站。”在榜鹅。

“外面有个苏州花园。”在双林寺。

天地玄黄，子丑寅卯，我猜不出个中的道理。

也许吧，上一代的勤劳节俭已经内化成了他的基因。

社会习惯的默许缺省值已经设定了，活在其中只能将就。说变就变，不容易。

做个行动家的时辰已经过了。当然，评说评说，不乱说，激活脑袋，无妨。

不过，将就活着，那确是许多新镇公民的常态——也都活出各自的光彩。

巴士车一趟长路，总是华灯初上的时候，把我们载回熟悉的街区和光影声息中。

游思年

原名庄明楷，也署十渡、尚全等。作品多收于《热带》半年刊，也可见于《赤道风》《艺术天地》《书写》和《怡和世纪》。最新作品为《身份，二稿》小说集。

日落黄昏听筝有感

孙莘钰

记得小时候学古筝，学的第一首大曲就是《渔舟唱晚》。此曲前段平稳淡雅，中段清润流畅，后段急湍洄漩，飞花四溅，一副渔民在落日余晖悠然高歌，荡桨归舟的画面跃入眼帘。曲子传由古筝演奏家娄树华先生于1930年末，根据古曲《归去来辞》改编而成，虽为近代改编的作品，但曲意澹雅古朴，余韵悠长，让弹者身临其境，听者回味无穷。

教我这首曲的是一位老爷爷，也是我第一位古筝老师。每周临近黄昏时，他都会家里来给我上课。我总会在靠近上课点时趴在窗户上往外看，望着他从远处缓缓走过来，高声呼喊“老师！老师！”看到他抬头挥挥手后，才肯心满意足地回到古筝前坐下。两鬓斑白的他应该是六岁的我所见过的最年长的人了吧，所以我会背地里偷偷地称他为“老头儿老师”。跟这位老师学了不到一年，我就来新加坡了，自然也与他断了联系。直到多年以后，与姥姥聊及此事才得知，老头儿老师姓张。

可能小孩子学东西记得牢、习得快吧，所以就算后来学了许多新曲，将儿时学的曲子都推到记忆深处，但唯独《渔舟唱晚》的旋律还不时会在脑海中浮现。这就好比学习溜滑轮、骑自行车——只要当时真的学会了，哪怕许久未曾练习，大脑一时想不起来，但身体还是会磕磕绊绊、不由自主地动起来。

近两年来开始教古筝，从而有机会探索并重温旧曲。其中，《渔舟唱晚》对音乐要求之细腻、技巧要求之稳健，堪称经典，自然被我纳入了必学曲目之一。

不同学生弹这首曲子时，反应也皆然不同。小一点的娃娃比较活泼好动，学慢板时常会抱怨慢板“慢得像乌龟”、是“slowpoke”^注，但在我弹奏时也会忍不住跟着哼唱；稍微大一点、性子更沉稳的孩子，能品到曲中风景如画的静谧，也能惊叹音乐“好美”；而成人学生初学时虽会感觉慢板略显拖沓，但学进去之后都会赞叹其曲调之高雅、用音之精准，甚是喜爱。

自己学琴时，多是以学生的角度将练习成果呈现给自己老师听，难免会有几分被动心理。而且因为学久了，对于比较基本的发音方式、触弦角度、乐句的诠释都是不假思索、不言而喻的。相比之下，做了老师后，便被赋予讲解、阐述、示范与引导他人的责任。正所谓“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学生的疑问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自己的不足与困惑。面对学生的疑惑时，我需要反复去思考、去解释：为什么手型需要保持圆形？为什么有些人的小拇指一直翘起来？如何让双手保持放松？为什么学生弹的音色偏尖而焦？如何发出醇厚而无杂质的音？如何让学生切身体会到音符与音符之间的关系？学生的固执己见在什么时候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时候是需要指出与纠正的？这些问题，每堂课都会碰到。

就拿《渔舟唱晚》来说，其慢板使用了大量的长短节奏错落交替，形成一种循环反复却又不紧不慢的流动性。首句贯穿大乐必易，大音希声的道理，以区区三个主音（实为五个音）缓缓开场，再趁音未完全散尽，以曲调相似却更为充盈紧促的后半句相和之。第二句从低音起势，前行却敛足、前行再敛足，遂以登山般的架势缓缓向上升，再用三个单音勾勒出空旷开放的未完成感。同时，左手以上下滑音衔接音符之间的空隙，再徐徐颤音以延长乐句的尾韵，为更灵动的第三句做好铺垫。

短短两句，便有这么多需要顾及的地方。在与学生们一起分析乐曲时，所有潜意识下的考量、所忽略的细节、所未曾体悟到的新发现，通通涌上表面——指法、音符、音准、不同版本的勘校——何为对？何为错？何时可以不论对错？这些讨论都促使我自省先前

所形成的固有习惯、有限的理解。更有时候我也会看错、讲错、弹错，或者上节课和下节课的说法不一，这些谬误也正是通过与学生们的讨论才意识到的。

因为乐曲编写精良，奥妙无穷，所以让人不禁反复弹奏，乐此不疲；因为有机会教学，所以可自反自强，教学相长。这也正如《渔舟唱晚》里时而原地安步，时而阔步前行的旋律，乍一看似乎迂缓不前，但其实每个音符、每个乐句都息息相关，环环相扣的，在无形无相之中默默前进。

注：俚语，形容人行走缓慢、反应慢。同时是宝可梦游戏中一只行动迟缓的小兽。笔者小学上体育课时因为动作笨拙，被同组同学嫌弃拖后腿，也被说成是“slowpoke”。

孙莘钰

文学与音乐爱好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毕业。目前在金融服务行业工作，兼职教古筝。

80年代刚新婚不久，有一个周末回去探望家翁家婆。晚餐后，家婆把我叫进房里，她虚掩上房门，从衣橱里翻找出一包东西。东西用布裹着。她打开布巾，再打开报纸，报纸里裹着一个浅蓝封套，封套内是一本名为《My Book of ABC》的英文课本，我眼睛一亮，有如故友重逢般的惊喜，这不就是我读小学一年级的英文课本吗？它久已尘封在记忆的蛛网里，瞬间跳出时光的轨道展现在眼前。

家婆说她年轻时想去教会读夜学，也买了课本《My Book of ABC》（下简称ABC），可是那时她跟家婆同住，她不允许她上学，她的渴望和遗憾，只能寄托在这本书上，把它珍藏起来。

家婆戏言：相处几十年，伊（ABC）认识我，我不认识伊。现在她把收藏的珍品送给了我，希望我继续保存下去。我是多么感激她对我的信任和疼爱。

这会儿思绪顿时如薄羽般颤动带我重温《ABC》，其实我自己的《ABC》课本早已不知去向。我第一次邂逅《ABC》并不是我读小一的学校。

韶光让我回到该上小学的时候，外婆提醒我妈让我去报读英校，外婆的理由是女孩子不用读太多书，虽然嘴上是这么说，但她却希望我能读到9号（相等于现在的O-Level），将来找工作就比较容易，可以去做“咪西”（护士）或“财富”（书记）。这也许是外婆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未来有出息。然而我爸是反对孩子读英校的，他认为读英校，以后可能会忘祖，不记得自己的根。早期南来的华人都是这么想的。

60年代初我们住在河水山一房式组屋，家家户户门对门共用一条狭窄走廊。住我们斜对面的邻居，丈夫是咖啡店的泡咖啡头手。我们称他太太为咖啡嫂，两人育有一男一女，女儿阿凤与我同龄。咖啡嫂的想法与外婆有异曲同工之妙，认为女孩子长大要嫁人读华校英校都没关系，男孩子倒是一定要读华校，这样将来才会孝顺父母。她怂恿我妈让我跟阿凤一起去报读英校，上学也有个伴。

不知是谁介绍，咖啡嫂与我妈带着我们两个女孩坐上三轮车去到一个叫四脚亭的地方报名。在小街的一个房子外，我窥见里头有聋哑学生在上手语课，这奇特的画面一直残留在成长的记忆里。我们到另一间课室缴了报名费，领了一本《ABC》、一本宽行单线簿就回家了。当我们依约再到学校去时，竟是人去楼空，连聋哑学生都不见了，一切好像做梦一样，不明白怎么一回事？也不知要去哪里询问，或者投诉？

英校读不成似乎是天注定的，否则路途遥远，谁要带我们去上学？咖啡嫂仍坚持要把女儿送去合洛路的一间英校，我依稀记得那间学校的校服是灰色的。她还问我妈要不要让我也一块去？但我爸还是极力反对，坚持要把我送进华校。这时外婆又来插一脚，她认为工商（补习学校）校风太严、课本太深，我恐怕没办法应付，倒不如就近报读成保学校，离家咫尺之遥，却不用过马路。其实当时成保学校在社区也薄有名气，可惜学额早满，我又怎么可能报得进去？最后的选择是报读建校比较迟的河水山西政府华文小学，离家也不过是一条小马路。犹记当时的画面，校门口有一位指挥交通的大叔，好像拿着一支超大的棒棒糖，写着“STOP”的红色圆牌子引导着学生们过马路。我就这样正式成了河水山西政府华文小学的学生，领了粉蓝色连身校裙和一件白色短袖上衣，白衣要穿在校服内，校裙有粉蓝腰带、左上角的校徽上面有一颗大白钮。课本除了《华语》《算术》，还有一本《ABC》，令我惊奇的是原来读华校也要念英文《ABC》。这是我第二次邂逅它。记得课文里有一个彩色菜燕图片，非常吸引人。之所以印象会特别深刻，是因为它让我

想起了妈妈用燕条做的无色菜燕，两者相比，卖相实在差太远了！

对于一个没有上过幼儿园就直接读小学的我，愣头愣脑的根本不知上课为何物？老师在讲台上点名喊我名字的时候，我都不知她在喊谁呢？幸好老师凭着别在校服上的牌子认出我的名字。她用闽南话跟我说这是我的华语名字，以后点名要举手喊“到”。上英语课的时候更像在听外星语言，百般艰难。基础没打好，上了一学期的课，也忘了不知有没上完，就跟父母坐船回金门探亲去。整第二学期没上课，第三学期回到学校已是年尾，学习完全跟不上。班上同学四十儿人，可能人数太多老师根本无法兼顾，即使学习进度跟不上也没有所谓的补课。英文和算术成了成绩册上的红字，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不过，河水山西政府华小确实是一所好学校，是我文字的启蒙，在那儿我学会了拿笔写字，还听老师讲了许多精彩的儿童故事，让我张开想象的翅膀，有了美丽的幻想。

等到我小六毕业升上中学已是70年代了。万万没想到教育部教改，中一的课本除了华文和文学，其他科目全部是英文，英语的教学把我们这些华校生推入万丈深渊，有如瞎子摸象，简直傻了眼。我的母校小学也从政府华文小学，变成“河水山西小学”的中英混合学校。时至今日，英文仍然是我的死穴，在面对一些英文公函或英文科技犹如哑子吃黄连般的凄惨！是不是该后悔没听外婆的话？

如今冠病疫情当前，学生都居家学习，有老师小组特别指导。要是当年有所谓的网课，我的“ABC”是不是可以重新学习，一切从头来过？也许那是我不开窍的异想天开吧。

芊 华

赤道风出版社出版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员。

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小的国家之一，是我的家，也是我的根。我的家人、朋友，我的一切，都从这里开始。在我的印象中，新加坡是一个严谨、干净和守纪律的国家。我很感激能出生在这里，在这么美丽的城市，这里是如此的方便，如此的安宁，没有灾害，也没有四季，不需要担心四季的变化。我在新加坡生活了25年，不管经历什么，我都从未离开过，也没想过要离开，不管是第一次上学，还是第一次工作，第一次交朋友，都是在这里发生的。它不只在生活中给我意义，心情上也如此。在新加坡，我经历了离别，也经历过快乐的时光，所以新加坡对我的意义，无法言语，无法描述。

以新加坡人的角度来看待新加坡，可以说它是那么的完美无瑕，但在这世上，没有什么人事物是完美的。再完美也会有瑕疵。就像“新加坡好无聊！”“新加坡的食物没特色！”“新加坡的物价好贵！”“在新加坡好有压力！”这些说法我不能不承认，也有同感，也不反对。但我们都好像忘了，能待在新加坡是有些外国人的梦想，因为听说新加坡的护照是全世界最有用的。新加坡的教育系统也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加上新加坡的环境比起其他的国家要来的干净整洁，更别说我们没有天灾了。所以依我来看，我们只是待在新加坡太幸福了，所以有时候才会变得不知足、得寸进尺吧？

两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造成人心惶惶，全球人民都乱了。政策也一直在随着疫情的动向改变。人也会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从未表现过的模样。

而在新加坡，最经典的应该就是“怕输”的习性了。新加坡人不会不知道，我们本岛的人最害怕的就是输不起。还记得阻断措施刚开始时，许多超市的生活物品不到几天就被一扫而空了。而像我来不及买的或没钱买的就只能无奈地走掉。这点让我清清楚楚地了解了“人性的弱点”。这场疫情让我更加看清了新加坡人的样子，除了“怕输”的习性，有一些人就是非常的铁齿、不听劝，死都不肯戴上口罩，还向工作人员破口大骂的，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当然，这场疫情，也让许多人错过了好几个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像是一年一次的新年，人生一次的婚礼甚至家人的葬礼，许多人都错过了。我有一位来自越南的好朋友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见到她的祖母最后一面，让她伤心欲绝。而我也在疫情的过程中，失去了我最深爱的母亲。让我最遗憾的是因为人数限制的关系，刚入院时，家人是无法陪同的，就因为这样，我无法在我的母亲最后合上眼时，说上最后一句话。

这场疫情，来得非常的无情，也很突然，实在让人无法接受，但从中，我学到了很多人生的道理。去年，我的母亲离世时，我本以为，我的阿姨们都会至少来看看我的母亲最后一面，但她们却一个个以疫情为由不愿意来，深怕受到感染。葬礼并没有很多人，如果她们真的有心，他们也能在半夜时来看看她，因为除了我和我父亲不会有人在守夜。但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从这件事，我彻底看清了人的无情和自私。有没有血缘或有没有钱都不是问题了，我的哥哥的朋友半夜赶来看看我的母亲最后一面，陪着我的哥哥到早上，不像我的亲戚，交了白金，就完事了。经过这件事，我真的对我的亲戚太失望了，也改变了一些想法。

因疫情的影响，我和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会减少直接接触，所以无线支付现在真的是改变了我以前的习惯。我从以前就很少使用手机或卡来付款，但因为要减少直接接触的关系，疫情后我就开始了，现在的我已经习惯了。我不管到学校，还是超市，我都会使用

无线支付。这也迎来了我的第二个习惯——上网购物。它方便，又不需费力，真是懒人的首选啊。除了改变了我的支付习惯，它还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平时人们不用戴口罩，不用勤洗手，也可以出国，不用拘束地过日子。虽然有些不方便，但其实新加坡如果和其他国家比起来，真的好太多了，无论是疫情管理还是政府对人民的照顾，都做到很到位。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到了一些以前想都不会想去的地方，像南部山脊和裕华园。我也看见了日落，就像外国人一样，感觉好新鲜，好像到了“新”新加坡的感觉一样。我也拍了好多照片，之后我回到了家，反思了好久……原来，新加坡可以这么美。

不知道是年龄到了，还是疫情到了，我不只看清了人性，也开始理清自己的人生方向。我的个性也变了，看事情会看得比较开，不会为一些小事而生气，或停留太久。可以说自己变得比较理性，不像以前一样，幼稚又感性，也非常容易受骗，容易因为一些事而伤透脑筋，伤心又伤神。我开始会去思考自己的未来计划和梦想，去了解自己的优点与缺点，也去深入地问自己在人生中要的是什么，也一直反反复复地问自己问题，像“要怎么选朋友？”“以后父母不在了，我该这么办？”“我以后该做什么工作？”“怎么养活我自己？”之类的问题。我开始会去学习珍惜身边的人事物，也会开始培养对自己身体好的习惯，像写日记、冥想和运动，让自己可以一天一天地进步。

其实我不止在人生观和习惯上有了改变，我的喜好和兴趣也变了，就像有了新的起点一样，什么都不一样了。因为我开始会对以前的食物和事物有了微妙的改观。不知为何，对于以前我不喜欢的食物像日本料理和素食，现在我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了，接受度提高了很多。我也开始会去做不一样的事，像画画、做菜和做家事。我以前就像一只懒猪一样，什么都不想做，就只想躺着看电视，什么都让家人来做，现在回想起来，还真后悔！

开始有了清楚的人生目标后，我的每一天就好像军人一样，每天都想着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强，想着怎样死得更有价值，没有遗

憾。我想变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让世人看见我，我的努力、我的才华和我的成就，然而向我学习，也希望家人以我为荣，也不用为我操心。

总的来说，这场疫情，可以说是命运中的安排，用来改变人类对人事物的一个启发吧！无法避免，无法逃避，无法不去面对，被逼着去成长，去学习，去解决，这就是人生呀！

张美美

义安理工学院学生，文学爱好者。

久久不离开冠病疫情，让人们的生活变了样也失去许多的美好。但经历了长时间的磨练，日子竟也有了从未感觉到的滋味。

几年前在一次老同学聚会上，有位女同学整晚忙着滑手机，她笑说自己有几十个群组要应付，很累！我不解地看着她，心里想这可是她自己找来的麻烦。我向来不活跃于群组，过多的公式性问候，欠缺敏感度的言论和太爱分享的人都让我觉得伤神。

有位独居的老同学爱在组里大谈股票和给众人贴士，两三位有玩股票的就一来一往地写了一堆，无视他人的存在。老同学也喜欢做日常报告，比如用餐时突然心血来潮，就把已吃了几口的食物拍了分享；儿子打包早餐回家孝敬他时，也总不忘先把奶茶和糕点拍了寄给群组看。就因为此仁兄的频密分享，我们连他家里啤酒还有多少罐存货，他爱吃什么牌子的果仁都懂。因为是老同学，群组成了他精神上的伴，大家也都没说什么只让他继续分享，然后轮着回应他。

群组里关于健康饮食的“小提醒”真是多如浩瀚夜空的繁星，多是些难确定的讯息。比如蒸食物时建议要先拿开锅盖，等锅里的水煮开了才放入要蒸的食物并把锅盖上，这样自来水中的氯才不会在加热时散落在食物上，吃了影响健康。还有一堆不能一起吃的食物供参考，如南瓜和羊肉，竹笋和豆腐，芒果和大蒜，香蕉和白薯之类的，渐渐地这些温馨提醒变成了他人的精神疲劳，厨房的枷锁，让人生厌。

疫情期间也许是我们一生中经历最多改变的

时候。家人的关系变了，长时间黏在一起也会有受伤的可能；上班族一日三餐吃得比较健康了，但那预备不完的餐食也成了家庭主妇们的梦魇；家里的妈妈不再拥有属于自己的安静空间，周日和周末基本上是一样的；亲人朋友见面少了，有一次探望老妈时在家里偶遇大哥那几个还在读小学的孙子，时隔一年都快认不出他们，小朋友变胖变高了，开心地抱抱他们，心里无限感慨，那些回不了国和家人团聚的，心中会有多难过。这些种种改变中意料不到的是我和群组的关系也起了改变。

在家的时间长了，群组的互动填补了人们社交上的虚空。虽然遇上了这场人类大灾难，但朋友们反应淡定，没有太多的负面情绪。偶尔还寄些如打疫苗时的搞笑众生相视频，让大家笑笑苦中寻乐。朋友不时在组里提醒并跟进政府的新条例，细心到领取口罩该选什么尺码，有什么颜色可选，人龙长吗？都一一告知。在口罩短缺时，一有制作口罩的视频就会分享。当然接种疫苗更是重要话题，要打吗？几时可打？在哪里打？程序如何？打后的反应等都提出来讨论。群组是这非常时期的讯息交换站，发挥互助互爱的精神。感觉闷时可到群组里消磨时间，益智游戏，考眼力的，猜成语的，脑力急转弯的趣味问题等任君选择。太想旅行时，组里也有旅游视频，像中国超震撼的十个景区建筑，航拍在云端崖壁的绝妙古寺，绝对可暂解旅游瘾。

疫情间群组里的朋友仍像从前轻松的互动，把不安担忧压到心里的最深处，大家相互关怀陪伴支持，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默默地一起应对变了样的日子。群组解放了被冠病禁锢的坏心情，暖人心扉。冠病疫情就像是地球的钉子户，我们目前只能学习与它共存。这段日子的最大领悟是世上越来越难有永恒与绝对了。

小 黛

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大学主修教育学科，目前从事特殊幼教工作。作品散见于报章与文学刊物。

皇城根儿底下长大，说着一口正宗京片子的北京姑娘乐小雪自打来新加坡的第一天就感觉怪怪的。

当初中国的公司决定外派她来这个南洋岛国时，期待闯荡世界的乐小雪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谁知开启人生新旅程的新奇感过去后，接踵而来的是文化冲击。乐小雪对这个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小红点的国家的不习惯之处，十个手指头都数不完。首先就说这袖珍的国土面积，还不如她北京户口所在的那个区大。其次，单一语言环境成长的她面对新加坡人的本土罗惹英文时总是一头雾水，其实新加坡华人说的中文也时常让她摸不着头脑，而且他们的普通话缺少亲切的儿化音，语气就显得过于生硬。另外新加坡的冰火两重天让她难以忍受——外面的自然天气过于湿热，建筑内的人工冷气却逼得人打寒战。还有，乐小雪的名字带个雪，可是这赤道上一度的地界别说雪了，连四季都没有。没有季节更迭，日子过得就有种一成不变的错觉，久而久之，连回忆都变得模糊起来。

但考虑到职业生涯的美好前景，乐小雪没有轻易言弃，而是尽量装点独自在异乡打拼的日子：她会在下班后跟同事们在克拉码头小酌几杯；周末跟新认识的朋友们逛逛街吃吃饭；有时甚至一个人心血来潮利用公共假期飞到邻国的岛屿，享受明媚的阳光、碧蓝的海水和雪白的沙滩。日子不算热闹，倒也开始有了些小小的精彩。然而就当 she 几乎要安于这样的生活时，一场无人预料却波及所有人的疫情来了。她被困在了

小红点。尤其断路器的那两个月，又无聊又无奈，她的整个生活似乎就是面对电脑屏幕：周一到周五对着电脑工作，周六周日对着屏幕看电影。这寸步难移的局限让她苦不堪言，孤独让她愈加思乡心切，向往外面的世界。

憋了两个月，新加坡社区抗疫取得了初步成功，逐渐解除断路器，沉寂的社会重新充电。乐小雪头一次体会到自由的来之不易，既然短期内无法出国，她开始频繁地拿年假独自在岛内四处游荡。2020年的最后几个月，她的足迹遍布全岛：北到三巴旺公园的迷你温泉，南至度假胜地圣淘沙，东北达原生态十足的乌敏岛，西游山水秀丽的“小桂林”。她喜欢上午在麦里芝蓄水池徒步的清爽心情，中午坐在植物园地铁站旁临街的咖啡馆看着时间与人群流过，夜晚顺着东海岸一路畅快淋漓地骑行到绚丽多彩的滨海湾。静下心来细品，小小的新加坡可以如此迷人有趣。

而彻底让她改变对新加坡看法的，是东海岸路的如切路。那是11月初的一个周六，雨季还未完全来临。在热带特有的蓝天艳阳下，乐小雪悠哉地漫步于如切区域一条条色彩斑斓的街道，走访了一家精致古雅的店铺，驻足于一间间特色十足的餐馆，流连于一排排淡绿淡粉淡蓝淡橘色的峇峇娘惹建筑。娘惹房屋的设计与装饰赏心悦目，她一见钟情。与她记忆中斑驳柳树影下红瓦灰墙的老北京四合院不同，土生华人的文化并不纯粹，而是由中华、马来和欧洲文明孕育演变结合而成，于是在同一栋房子里，你看得到传统中式建筑的天井，华人文化中象征荣华富贵的牡丹雕饰，南洋式的落地百叶窗，以及英式殖民风味的楼梯。土生华人既守住了华人老祖宗的习俗和审美，又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了西方及当地土著的风情，多元文化在此碰撞融合得恰到好处。

乐小雪领悟到，原来，若干年前踏足东南亚这片土地并在此扎根的华人与她一样，身在南洋，心系家乡，由此才衍生出独特的娘惹文化。她也霎那间理解了新加坡给她的奇幻感觉——有西方的影子和东方的韵味，却又都不明显——因为这小红点本来就既不是

东方，也不是西方，它是南洋上的一颗独一无二的明珠。这颗明珠凝结了来自不同文明的精华，就像同样令她着迷的娘惹砖，独立的一块并不出彩，有些几何图形甚至平庸，但将若干自成体系的彩砖拼凑在一起，整面墙就立刻成了一副让人亮眼的杰作，变得多姿多彩，别有魅力，像极了新加坡包容万象的和谐社会。

尊重和接受，是愉悦的源泉。乐小雪站在缤纷艳丽的排屋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油然而生。她明白，此刻，自己终于跨过了心里的那道鸿沟。

孙沛宜

原籍北京。来新十几年。偶尔提笔抒意，意志珍惜当下。

我每天手里攥着一本书，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在装模做样，装个有文化的样子。其实我是真的想读书，但是始终无法坐下来认认真真的开始打开那本书。不是我不想坐下来读那本书，而是我真的没有时间。虽然时间是自己能够掌握的，可是我每一天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哪有时间坐下来，更别提读书了，连静静的时间都没有。真的有那么忙吗？若是一个人生活，那肯定是有时间的。我曾经是一个人生活的，但是最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不是一个人生活不代表我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我也不是因为开始养宠物而没时间。若是结婚了，那可能还好办，我也许能够使唤另一半帮忙，可是为了使唤另一半帮忙而结婚，我还不如一个人生活比较好。有人说“结婚不是跟一个人结婚，而是跟另一半和他一大家庭一起结婚”。那又是另外一种忙、另外一种矛盾了。养宠物也没那么难，没那么费劲。有钱的话，什么都好办，不想养，可以请女佣来养或托养/寄养。真可惜我忙的事情是跟血缘关系有关的、是怎么说也说不清的忙以及矛盾。简直是一地鸡毛！

自从冠病疫情开始，人们的生活就被搅乱了。我们生活节奏原本就已经乱了，再加上这个不方不圆的冠病病毒，真是百上加斤。非常不幸的是这个病毒越来越严重，没人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离去。已经一年多了，死亡人数还再不断地增加。每天看到冠病的负面新闻后，就会情绪波动。久而久之，情绪波动不在于死亡人数了，而是什么时候才能出国、什么时候能恢复到原本就

乱的时候？尽管各个国家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迟滞冠状病毒的蔓延，但是始终还是功亏一篑。

在疫情期间，人们活着非常痛苦。人们的痛苦不是不可以旅游，而是须要在家里体会什么是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是真的一整天在家，与所有家人一起在家相处，而不是下班后、周末那短短的几天、几个钟的事情。要是和父母一起同住，矛盾就会出现。若父母在疫情期间有什么病痛那可真就要命了。不是说跟父母同住就一定是件坏事，而是在疫情期间一起同住，不是在磨练子女的耐性吗？虽然我已经有了跟年长人士沟通的工作经验，能够体会年长人士生活的点点滴滴，但是自己的父母真是不一样的。在工作上，我毕竟是局外人；但是面对父母亲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工作上，年长人士是客户，我只是他们的老师。父母，不管在家里、在外头、在哪里，父母终究是父母，与父母沟通，语气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敏感度非常尖锐，随时都有可能踩到他们的定时炸弹。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人老了，就难以和家人朋友沟通，而且有些话能够别说就别说，以免节外生枝。

幸好在2019年至2020年的冠病疫情期间，我是一个人住的，所以无需像其他人一样需要考虑到家人、家里的种种问题。那期间，我是在体验自己如何与自己生活在疫情当中。因为从小就习惯自己独来独往地生活，所以在疫情发生时我和往常一样没什么改变，唯一的痛苦就是出门实在太不方便了。即便不方便也比不上和家人一起困在家的不方便，怎么样都自由许多。那时候，我还能安安静静、心无旁骛地把余华的小说《活着》《三观卖血记》《细雨中呼唤》《兄弟》和几本的英文小说全都看完。

现在不一样了，父母突然间在新加坡要住上一段很长的时间。不是说他们很愿意和我一起住，他们也是逼不得已，疫情期间各个国家都在面临着第二、第三、第四波。以前还没冠病的时候，他们顶多住上一个星期，不是我们不愿意住在一起，由于习惯不同的关系，难免会磕磕绊绊，住在一起太久也会引起不必要的隔阂。我们

从来没有一起度过那么漫长的时间，如今大家只能开始摸索着如何和睦的相处了。现在时间不是我一人的了，而是我们一家共享的了。别说读书，晚上也难以入睡。

丘虹

本名邱素汾，文学爱好者。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前往一座位于西部的公寓，给一个初中的男孩补习华文。我们在公寓庭院里按摩泡泡池一旁的凉蓬下，学习华文课本里的一篇自读课文《枣核》。补习结束后，男孩打着赤脚，穿过绿茵茵的草坪，踏踩着石子铺就的小径，回家去了。而我一个人却还坐在那里，没有移位。男孩是一个混血儿，出生在外国，长大到读小学的年纪时，随父母来到新加坡。

男孩的母亲是新加坡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华文是他的母语。我跟男孩讲解着课文中出现的诸如垂柳、睡莲等北国风物，用手机一一搜出它们的图片来给他看，好让他从感性上容易理解课文所表达的内涵。

在讲课过程中不知怎么的，突然我的喉咙哽塞住了。我急忙取出手巾捂住口鼻，一双眼睛却倏然湿润了。男孩离去后，我胸中的心潮澎湃已过，便打开手机上网，搜索出《枣核》的原文，默默地颂读起萧乾原著的全文来。宛如是见到一位多年未遇的少年玩伴，或是仿佛又回到自己成长年月居住的老屋，读完全文的我情不自禁，久久不能自己，忘情地呆愣在那里，沉浸在文章所描写的情感氛围之中。

在全球冠病疫情爆发之前的这几年，我几乎每年都会北上。特别是在辞去公职之后，觉得时间好像都是自己的，生活完全由自我掌控。因此，北上的次数便更为频繁了。所谓“吾心安处是我家”，早已经把岛国当成自己的家园，安居乐业，乐天知命，为什么对出生地的北国心中还如此挂念？把我从小一手拉扯大的爷爷奶奶早已经

过世，生我的父母也已不在人间，连自己打出生到青年时期一直居住的旧弄堂也不存在了，还有什么理由牵动我对家乡的思念呢？

28年前，告别了家乡父老，年28岁的我独身南来，在本地一爿船厂担任工程师。从家乡前来新加坡的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在樟宜机场遇见乘坐同一架新航飞机前来的未来同事，大家彼此年龄相似、背景类同，后来在同一个组屋宿舍里，度过了初抵新加坡的一段非凡时光。在工余假日里，难免一个人还是会生出对远方亲人的想念来，特别是自己的新婚妻子。那时候，所居住的组屋客厅房间窗口正对着一大片翠绿的树林。我常常一个人，忘情地注目着林子里那一棵棵偎依相伴的树木。

身在花园城市的我，把几乎每周来回往返一次的航空信，当成和远方妻子彼此倾述思念之情的最佳管道。那时候，经常是一封信刚发出，又接到妻子上一回的来信。读信后我心潮起伏，往往不胜自己，便打开行李箱，从底层取出从家乡带来的一叠方格稿纸，在上面涂写起自己的心情来。那是第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初级年代，互联网尚未飞入寻常百姓家，人类社会还处身于社交媒体元年的史前岁月。在润色好自己的文章后，重新誊写清楚，把文稿装进信封，投入邮筒，寄去仁定巷的报业中心。

我的最早一篇刊登在本地报章上的文章《家书》，是“1993年10月写于新加坡迎秀阁”。“送走你以后，我骑车跑了好多书店，只买到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拿回家翻开一看，哇，新加坡只有那么小小一个圈。去外地出差，特地买了一本袖珍世界地图册带在身边。每天一有空闲，便翻到有新加坡的那一页，看看新加坡。但图册上的她依然是一小块，根本找不到你住的地方。”这是当年妻子在来信中的一段叙述，也是我来新后撰写的第一篇文章的开头。

时光荏苒，年长岁增。生命中寒暑交替的四季变更被终年是夏、一雨成秋的季节物语所替代，妻子头发上曾经的缕缕青丝被根根白发所侵扰。新加坡成了我们的孩子的出生地。再凝神探视镜子

里的自己，已是两鬓斑白，几近乐龄。可是，生活在安全无虞的城邦环境里，自己怎么却像极了《枣核》一文中作者的旧时同窗，生发出如此的感慨——“怎么这么没出息，年纪越大，思乡越切”？

在传统社会中，人都是喝自己妈妈的奶水长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喝各自文化意义上的奶水而臻成熟的。于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而言，这文化奶水的影响尤为源远流长。对于华人正所谓：长江、黄河是血脉，李白、杜甫为基因。人年轻时可以忘掉其它一切，一头潜伏在英语世界里，憋气打拼捞世界。可是，当你人生午夜梦回，或者是在从职场上退下来之后，你的灵魂世界又该如何自处？

回到《枣核》文章中，家乡的垂柳与睡莲，异乡家园假山中的白塔和红庙，其中蕴含了多少文化原乡的情感啊！即便是那小小的枣核，也让人联想到北京胡同里那“奇怪而高的天空”下的枣树，以及早年曾经居住在北京胡同里的鲁迅先生，还有他在散文名篇《秋夜》里的开头：“在我的后院，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充其量我只算是历史古都文化名城北京的一个远方无名的朝圣客，然而它的名字却不时牵动着我的某一根神筋。北京对我以及其他与我类似的华人同胞心旌的牵扯，可以回溯到百年前的五四，甚至更为古老的皇家深巷大院里曾经发生的事件，这在本地古旧华文报纸里到处都见其斑斑文字痕迹。

在寸土如金的新加坡，我无力也绝对无能像《枣核》中记述的那位主角那样，把家乡的景物移植到自家的后花园里来。在赤道炎热的地带，也不可能在自然环境里再现北温带生长的众多风物。退而求其次，我只能借助于现代的交通工具，通过偶尔的北上旅行，让我的感官每过一段时日就重新浸润在旧时熟悉的景物里，让自己的身心重新熟悉和体味业已陌生的春夏秋冬，聊以一解对原乡的思念之苦。即便是这样的一种纾解思乡之情的方法，在冠病疫情肆虐的当下，也成为一种奢侈的动念。我只有进一步退回到由方块文字构成的文章里，回嗅在自己接受启蒙教育时习得的奶香。

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走过的人生路，已经北国是一半，南

地是一半。我知道，空间可以被山河分离、国境隔开，回不去的时间之川却没有楚河汉界，将其分割、凌迟。站在这一半，眺望那一半，我终究辨认不清在时间长河中到底哪里才是那似有还无的分界线。

章良我

本名张连国，二十多年前从上海移居新加坡，经常发表文化时论、随感杂想，文艺评论。著有《半百集：家在岛国》和《在岛集》。

当然知道新加坡有个“花园城市”的美名，但却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就不过是一个称号呀！“花园城市”？当然很多花啦！但有些什么花呢？却从来没去注意。

只是最近，突然刮起一阵强风，刮得人动歪西到，就是那酷似樱花却不是樱花的紫花风铃。原来新加坡也有属于自己的“樱花季”？盛开的美丽花朵，当然引入注目。只是清风拂过，花瓣就漫天飞舞，且落了一地，像一张粉色的花毯，让人几疑身在偶像剧中。

从日本人墓地公园，到南波那维斯达地铁站附近；从碧山宏茂桥公园，到东海岸公园；从直落布兰雅山公园，到滨海湾公园，一个人静静地走，一个人静静地欣赏周边的花花草草，其实也是一种享受。

为什么之前没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不能出国吗？

多年前，就有旅游杂志把新加坡列入最闷及最无吸引力的国家，是因为新加坡太小吗？还是没什么吸引人的景点？反正，没有人会特地到此旅游，新加坡人也都这么认为，所以一有假期，就往外跑。有人走遍了万水千山，却对自己的国家有什么名胜或特点却一无所知。这，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新加坡会有“花园城市”的美名了。当然，除了风铃木，还有东海岸公园的越南黄牛木、加东公园的海杏树、大巴窑路段的木棉树、多美歌地铁站附近的九重葛、荷兰路旁一身华贵虎皮样的老虎兰。谁说春天留不住？从年头到年尾，都有不同的花开花落。

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不能出国，困在家中百无聊赖，只好在地游了。以前出国，总在意日出日落，是受了巴金的影响吗？于是看了台湾阿里山的日出，看了尼泊尔的日出，蒙古大草原的日出，邮轮上的日出，以及许许多多地方的日出，而新加坡呢？新加坡也有日出吧！但，都被四周的高楼遮挡住了，没有用心，还真看不到呢！

实里达蓄水池上段的瞭望塔、三巴旺公园、义顺水坝、滨海湾、大士莱佛士滨海灯塔、双溪布洛公园，在这些地方欣赏日出日落，其实不逊色于到国外的高山沙滩。那霞光满天的瞬间美景，绝对吸引人的目光。

除了观赏日出日落，还可以到处寻幽访胜，或寻访街头涂鸦，或到露天画廊，感染一丝艺术气息。新加坡大大小小公园数十个，都被规划得很好，且有不同的特色，可以慢慢逛慢慢欣赏。

冠病疫情，让我们不得不乖乖待在岛国。不能出国的日子，何不趁此良机，好好探索新加坡，好好发现新加坡。这一个小红点，其实还有许多我们不曾发现的美，我们不曾发现的特别。在探索，认识美景的当儿，也不妨同时探索，认识自己的内心吧！

最美的，其实一直在自己身边！而我们，却不知道。

灵犀

退休中学教师。新加坡作家协会和新加坡文艺协会会员。著有《花雨中的梦》《青春别走》《总有一条路》《冬恋》。

从1981年至1983年，我在国外背包旅游了整整三年。这段经历是毕生难忘的，其中尤以三段旅程最是值得一提。

第一段有惊无险的旅程从印度经过伊朗到土耳其，一共十天。

回溯1981年5月，为了省钱，我和旅伴决定乘搭印度的远程大巴士，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发，途经巴基斯坦、伊朗到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堡。巴士车有两名司机，连同41名乘客共43人。一趟车资每人160美元，根据当时的兑换率大约是新币330元左右，如果是搭乘飞机的话，票价是车费的五倍，以我这个穷哈哈来说，还是乘搭巴士大大的划算。

如今世道不安靖，巴基斯坦与伊朗之间的政治局势不稳定，远程大巴士早已停摆多年。目前搭乘飞机，从印度到土耳其的单程机票一张约新币500元，飞行时间十一小时左右。以金钱换取时间，当然是搭乘飞机比较便捷。可是如果要看沿途风景的话，把时间拉长一路摇晃，也是值得的。

当时伊朗及伊拉克之间战火刚刚点燃，我们在边境要过关卡时，关卡的防备非常森严，我们的行李被仔细严格地搜查。看到那些检查官员铁青凝重的脸色，我们这些旅客也都变得大气不敢吐出，更别说轻松开玩笑了！

进入伊朗境内，沿途都只见军人，不见平民百姓。我们的巴士路过时，常常被军人喊停车，车上的男士全部下车，八个女生留在巴士上，然后士兵下令拉上所有车窗帘，并要我们脱光衣服

以便搜身。第一次发生这种事的时候，我们几个女生吓到脸都变绿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我还记得有个美国女生吓得直发抖。他们说这样做是怕我们身上藏有毒品或武器枪械等非法物品。人在枪支下，不得不低头。在伊朗境内的这一段行程，有时一天要经历N次这样羞辱人格的搜身行动，还得靠司机给军人送烟送酒才得以发放通行令，再次出发上路。

在伊朗的时候，因为赶夜路不安全，我们在德黑兰的廉价旅舍过夜，这也是唯一在旅舍的睡床上躺着睡觉的两夜，虽然外面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但能够躺在床上睡觉，感觉实在舒服。因为印度的大巴士可不像去马来西亚云顶的旅游巴士一样豪华，他们的巴士椅子上只有直挺挺的靠背，坐久了腰都很痠很累，更何况车上也没有厕所等卫生设备，内急时真的是忍到脸青青，随着车程道路的颠簸不堪，一路飙冷汗……

在德黑兰，我们偷得浮生半日闲，也不管时局如何，赶快到处走走逛逛。记得当时的街上很少人，女人更是没几个。伊朗的男人有点“性饥渴”，我们几个是青春标致美少女，虽然全身已经包得紧紧的几乎密不透风，他们还是一定要过来揩油。摸摸屁股也好，捏捏鼻子也好，就是过过干瘾。即便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身边还有高大威猛的同车男士护驾，我们还是不断被性骚扰。总之在那个年代，伊朗的大多数男人觉得哪怕只是碰触一下女人，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那非常少数出门在外的伊朗女性，全身都包裹在一件大黑袍里，只露出乌溜溜的一双大眼睛，像被惊吓到的小鹿一般，而且她们出门还必须有男性家人陪伴。

当然现今的伊朗女性已经争取到部分女权，不必一定要穿大黑袍，只是规定一定要罩头巾，而且还允许上大学深造，可以野餐聚会，在大街上溜达，其自由程度与欧美虽有距离，但已进步了一些些，实在可喜可贺！

第二段周游列国的旅程从土耳其出发到英国，短短七天途经多个国家。

1981年7月，我和旅伴手持路上捡来的纸皮箱，写了大大的Athens（雅典），可怜兮兮地站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公路旁，伸出左手大拇指向上竖起，希望有善心的过路人愿意载我们搭一程顺风车。天见可怜，辗转了几趟顺风车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希腊的边界。这回更蒙幸运之神的眷顾，竟然让我们搭上了一辆巨无霸——一辆货柜车，司机愿意载我们到希腊的一个城市Larrisa（拉里萨），我们原本计划到了那里看看再做打算。

上了货柜车之后，与司机Mr Stephen Duff交谈，知道他是要到Larrisa装载满满一车西瓜，然后开回英国。Stephen问我们何不跟他一起到英国去，参加英国查尔斯太子与戴安娜的结婚大典？！我们一听兴奋得立刻改变主意，不到希腊雅典去玩了，去英国看世纪婚礼去！这就是背包旅行的好处和魅力，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改变行程，多么刺激好玩又方便！

当大货车抵达拉里萨时，趁着Stephen在装载西瓜之余，我们也趁机当了四个小时的临时工，帮忙折西瓜纸盒。一个小时1.5美元，我们赚了背包旅游三年来的第一桶金——6美元外加免费搭乘最嗨货车趴趴走外加无敌美景尽收眼帘。现今听说希腊工厂的员工一个小时的工资是5美元，40年来工资涨幅200多巴仙，却仍然与通胀不成比例，真是悲惨的世界！

在短短的七天里，我们途经了五个国家，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西德和比利时。目前西德和东德之间已经推倒了围墙，合并成为一个完整的德国。而南斯拉夫则分裂成了七个小国，捷克也分裂成两个小国，这印证了一句话：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如今因为冠状病毒横行，各国边界风吹草动，风声鹤唳，风起云涌，早已戒严封锁，完全不允许有任何跨国越界的旅游活动。世事变迁难以预料，计划实在赶不上变化！我们当时就凭着新加坡这本法力无边的护照，坐在货柜车居高临下各国关卡四处跑，这也许已经变成过眼云烟的历史，再也没有机会重演当初的自由了。

第三段大开眼界的旅程从南非到阿尔及利亚，一共走了五个月。

1983年3月，我与旅伴分道扬镳，她继续欧洲之旅，我则单枪匹马靠着竖起拇指搭乘顺风车畅游南非两个星期。之后我参加了一个旅行团，是为期四个半月的非洲大陆之旅。这个旅行团有15位成员，两人一组共用一个营帐，自备睡袋，每天自己搭建帐篷睡觉，并且轮流做全团人员的早、午、晚三餐。因为只有一个司机，没有导游，所以每到一个国家，我们必须自己找乐子，安排自己的观光行程，生龙活虎地游山玩水或窝在帐篷里生病，都靠自己去搞掂。

对比今天的陆路观光旅行团，虽然收费昂贵，但豪华得惊人，性价比非常高！不但有固定性的营帐，而且有冷气设备，清洁先进的卫浴间，有专人侍候三餐，还有专业导游安排量身定做的旅游行程及精彩节目。

回想起我参加的那个团，必须在鳄鱼若隐若现的河流里洗澡洗衣，在野地里挖坑做“大生意”，解放后必须埋好刚刚出炉的“黄金”。最骄人的记录是在撒哈拉沙漠里，整整七天七夜没有洗澡，身上蒙尘的程度，已经到了感觉不到脏的地步了！还有当缺水时，只好喝沟渠里的水，只是要记得放两片氯片（chlorine tablets）杀菌消毒。

在非洲赞比亚与津巴布韦之间，有一个比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尼加拉瓜瀑布大上一倍的维多利亚大瀑布，当地人称之为“莫西奥图尼亚”瀑布，意思是“霹雳之雾”！从赞比亚这边的太阳照耀下，瀑布万顷河水奔泻而下，激起万丈水花，点化成两道璀璨的彩虹，非常的壮观迷人。过境到津巴布韦这里时，瀑布更是声势磅礴，它激起的水花在几里之外，也仿佛大雨般倾盆而下，万钧雷霆响彻云霄！组里有些男士干脆光了膀子，女士则身穿泳衣，大家仿佛沐浴一般。我们徐徐前进直走到一处，眼前豁然开朗，壮丽的瀑布一览无余。一匹天布从五十公尺高处掷跌而下深邃的峡谷，如苏东坡所写的：卷起千堆雪，几百公尺高的水雾在空中飞舞，太震撼人心了！

还有一个让人念念不忘的是在非洲最高的山脉“乞力马扎罗”，意思是“灿烂发光的山”。它海拔5895公尺，位于坦桑尼亚北部，临近肯尼亚边界，被称为“非洲屋脊”。我们一行15人加上挑夫和向导一共38人，浩浩荡荡步上山坡。前三天为适应海拔高度，每天行走四个小时，然后就搭营休息养精蓄锐。后来因为高山症等问题，只有9个团员继续向顶峰挺进。走在陡峭的雪山上，每一步都必须把脚插进厚厚的雪堆里，然后费劲地把深陷雪堆被吸得紧紧脚拔出来，才能一步步艰辛地前进，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寸步难行。我在摄氏零下几十度的天气中汗流浹背，但不能解开寒衣，要不然马上就会被冻僵了。走了一小段路之后，我终于决定放弃了攻顶，于是躺在雪地上，任由向导踢我一脚，让我一路滚下山去。因为无法同时背两个半途竖白旗的团员下山，向导只好采取这样极端的办法。

就这样滚滚滚到了之前海拔4700公尺扎营的地方，我已经冷得心都在颤抖了。团员把我塞进睡袋外加盖上几层睡袋，我依然冷得不能自己，心想也许就要此地长眠了。一个荷兰姑娘Ms Minke毅然钻进我的睡袋，紧紧抱住我，并且摩擦我的全身，有如钻木取火一般给我温暖，终于保全我的小命。

我们最后只有两个受过训练的团员顺利攻顶，我们这群傻乎乎的笨鸟只凭一时的兴起便想挑战极限，实在是不自量力，但也万幸全团平安。日前上网发现此地已建了不少欧式小屋，有卫浴有床铺，是登山客的喜讯。

这个旅程在非洲的最后国家是摩洛哥，但我一直申请不到摩洛哥的签证。司机先生一直给我加油打气，说到了摩洛哥的边境时再碰碰运气。可惜抵达边境时还是时不予我，结果我只好在团员怜悯的目送下与大伙儿互道珍重，依依不舍地折返南下，再次独闯非洲广袤的阿尔及利亚漫漫荒漠！

现在只要在家里坐稳椅子，上网动动手指头，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妥一切所需签证。然而80年代的那个时候，唉，实在是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啊！截至2021年6月，全世界共有233个国家，

新加坡的公民持护照可免签证或落地签证进入192个国家，排名世界第二。我当年旅游过的非洲国家中，有九个不需签证即可逗留至少30天，其中还包括了难缠的摩洛哥！小小的弹丸小国新加坡，真了不起，值得高呼三声万岁！

劳静仪

新加坡人，前中学数学老师。著有《Challenge Your Brain》《Math Whizz》及《Super IQ Maths》系列。

车子沿路前行，脚步轻盈、漫不经心，地平线上的残阳不忍告别凡尘，哪怕是用尽一丝气力也要将无际的苍穹染成五颜六色的油彩画。

行至摩天轮下，时间恰到好处，驻足片刻，便随着人潮进入了时光之旅，恍若来到一个光怪陆离的光影世界，伴随着色彩斑斓的光幕见证了这片国度在历史的长廊中如何成就一场盛世繁华。

时光之旅的主人来不及让我流连，已然敞开另一扇大门，与我挥手告别，从黑暗进入光明，直径的走上电梯，预告着下一个惊喜，我满怀期待，好像一个孩子。

电梯戛然而止，进入一条狭长的路，路的尽头是一方开阔，不由得放缓了脚步，接着另一扇门开启，我乘坐着电梯，满怀期待的进入下一个惊喜，惊喜的入口是一条狭长的路，两旁空旷，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小心翼翼。

缓慢移动的摩天轮将我迎接，工作人员彬彬有礼的拉开玻璃门，我踏上四面通透的观景轮，中间是两两相望的长椅，择一处坐下，摩天轮随之缓缓上升，眼前的白云似乎触手可及，不久一道划破天际的彩虹从白云间探出，紧接着又是另一道彩虹结伴而来，众人忍不住惊呼，如同看到了神圣一般，想要顶礼膜拜，不知摩天轮之下的人们是否也看到了这一抹绚丽呢？

还来不及深思，彩虹又藏入了白云间，只好将目光投向脚下那逐渐清晰的风景，这时夕阳也与我挥手告别，终于隐没在地平线上，整个天际变得深邃起来，整个国度灯火通明，那原本巍然

的高楼大厦在柔和的光线下收起了咄咄逼人的气势，大厦前纵横交错的公路上，一辆辆车辆排列得似天上的繁星点点。

郁郁葱葱的绿化包围了整个国度，直到在海面停下了脚步，遥望着一艘艘停泊的船只，这些船只承载着货物，南来北往，热闹非凡。

曾经总是步履匆忙，想要在这座城市里驻足片刻都感觉力不从心，而今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每一个人重新审视这一片土地，甚至连道路两旁的花草树木都开始与自己息息相关。

不知不觉中，摩天轮来到了最顶点，整个世界更加的渺小，也许世界从未伟大过，在茫茫的宇宙间宛若尘埃，甚至于不堪一击。

不由得感慨自称为万物之灵的我，只能怀着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匍匐在它的脚下，请求宽恕。

接着摩天轮缓慢的向原点回归，直到听到一声沉闷的机器声，玻璃门拉开，我的脚再度站在地平线上，仰望着天空，依然那么宽广，我立足在天地之间，被高楼大厦掩埋，只留下归去来的影子，在微黄的灯光下，匆匆而过。

然而愁云惨淡终将过去，正如方才的景致，一切就像摩天轮一般都在轮转着，从一个点到达另一个点，在摩天轮之下的人们，或许只看到日落西山，退却色彩的云朵，却不知头顶上依然有彩虹，阳光明日将会再来。

虽宛若尘埃，便也是尘埃，才有这样的华丽的世界，在跌宕起伏的岁月中，不悲亦不喜，迎接风雨，也仰望雨后的彩虹。

知予知否

原名罗惠，居于新加坡多年，作品以散文、小说为主。

都辛苦了

陈冬梅

一直颇笃定于自己的宅性，不交际，无活动，热爱居家生活。然而冠病反复宅家日久，对此竟颇感犹疑，莫名地躁动。此刻此地作为异乡人，特别羡慕地主，亲朋好友近在咫尺，即便病疫肆虐，也还是可以冒死探个亲，以证孝道人伦。异乡人即便心中再多悸动，也只能望洋兴叹。

想当年决定远嫁，父母兄弟都似有顾虑，但我家一贯家风开明，没人会用亲情绑架意志。就算是母亲也只是表白一下内心感受，“跑这么远，将来回家都不方便了，你要是想家怎么办，吃亏了怎么办？”

我并不是从未离家远行过，也曾独自北上经年，彼时亲人们也是如此万般不舍。盛年心野，离家再远也不以为意，科技昌明便捷，倒是颇享受来往奔驰的感觉，别说是另外一个城市，就算是天涯海角也是咫尺天涯了。然而走过岁月，才明白一切曾经的抱负都是云烟，终是散去了。

离家越走越远，幸亏得科技也越来越便利，两相抵消，似乎又找到了平衡点。每年都兴致勃勃地回家小住不少于两回，平日里也断不得天天跟家人们煲个电话粥，视频聊个天。无论远近，探亲访友若能随心所欲，这思亲的滴心之雨便无从下起。

本以为自己早已习惯了漂泊，又常叹也或许本性就是薄情寡性，凉薄之人自不知人间情苦。人性复杂，要带眼识人很困难，认清自我亦是容易。如今因疫变天，才发现，并非我寡情，而是一直借着科技的东风未曾感受到离别之苦而已。

如今小小的一个病毒，让一切的既定都被打破。该远行的时间只能在网上冲浪，两年未出远门，目的地陡然间都变成天涯海角。也是平生第一次连续这么久没回家，焦虑感陡增。即便是一生庸俗近利，终究还是败给情字，败给时光。人总是在经历过后才能明白其中道理，经过一段本末倒置的岁月才能看清内心本真。

蓦然间发现一直未曾意识到的问题，人性实是卑劣，总在失去后才感愈加珍惜。等到无法走动了，才知晓回家团聚的意义。人性即便再寡淡，也走不脱一个情字，情更离不开走动，走亲访友才会愈加热络。有温度的相拥，所传达的东西不是一个视频聊天就能体会的。

科技让世界越来越小，也使人和人之间的温度越来越难体会。便利了，却似疏远了。如今一个病毒颠覆早已理所当然的惯常，情感和生活，甚至是观念都赫然发生了变化。

越高效的运输工具代表着病毒会越远越广的传播，为了生命，也只能停摆。封城、严管、限制自由、停止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为了保护生命。一想到这种状态还需要再维持一年，两年，甚至三、五年，谁又能不焦躁。特别是如我这般离亲舍友的异乡人，悲观，焦躁的情绪更总是无可避免。

年少离家还能痛哭一场发泄排遣，如今半百之人越发紧迫，却无发泄出口了。突又想起当年北上，身处异地接到母亲的电话，情绪如破堤潮水，根本无从控制。母亲说，“想家了就快回家，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如今视频里的母亲却斩钉截铁地说，“千万别回来，别给家乡添乱。”这当然不是一个母亲对子女的期盼，病毒竟逼得至亲断然绝情。母亲说，政府专门派人跑到家里问我是否会归家，可见担忧和防范，有如此负责任的政府也是人民之福泽了。

突然想起早已烂熟于心匈牙利爱国诗人的那句传世经典，“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顾，两者皆可抛。”如今这句至

理名言却被一个小小病毒彻底翻盘，为了生命，爱情、亲情、自由全都不得不暂时抛却。

期盼的心，任人焦躁难耐。突然感到日子不禁用，几阵春风，几场夏雨，就入了秋。只是以往风暖鸟声醉，雨润人心迷，真相倒不容易看清了。如今大疫当前，世事沧桑，世人不得不砥砺前行，才见艰辛。

念旧伤旧，岁去年深失去的就会越来越多。母亲在视频里念叨，说我过去那些御寒棉衣已放置了十几年，似乎要发霉了，不得不处置了。闻听此言，竟有些舍不得，都是曾经费力打下的江山，如今终究成了一堆垃圾，果然还是物是人非了。

视频里看着爹娘苍老容颜，无法不动容。虽然无从相聚，但感谢他们依然坚持。思亲情感一如往昔，只要他们健康幸福，都是慰藉。如今的不走动，也是为了不远的将来再次享受相聚。

能合乎理想和期待的生活是天大的福气，逆风而行时也只能当作人生经验。经验多得无以复加，终究还是会有些悔意。然而若能翻盘重来又如何，当下的选择恐怕还是要走经验的老路。要获得某些东西总免不得放弃一些，无奈才是世间常态，真是为难了人。

瘟疫不知何时尽，风雨苍黄，伤感之人满目都是伤感，人生即便是无奈而枉然，也只有珍惜和把握当下。无法铺陈的思想，只因千头万绪，理不清亮。言尽至此不说也罢，终究都是无法表达，只说一句，“路太远，都辛苦了。”

陈冬梅

中国国籍，现居新加坡。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大部分文章发表于新加坡和中国各报刊杂志。

切不断的亲情

（马来西亚）
林玉蓉

飞机在广州上空盘旋准备降落时，腕表上显示晚上8点，从窗口往下望，除了机场和市内的点点灯光外，大部分地区几乎是黑乎乎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能源紧张，实行电流节约。我和妈妈当时的心境是澎湃的，心情上下起伏，既高兴又紧张，这是我们第一次踏上这片朝思暮想的祖籍国大地。

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以经济为主的改革措施，总结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这项改革开放，使得众多海外企业进入了中国市场，也有助于推动两国的民间交往。然而，马来西亚和泰国政府于1989年跟以陈平为首的马共中央派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导致马共放弃武装斗争后，马来西亚迟至1990年才允许国人前往中国探亲旅游。这项措施一实行，我立刻着手安排行程和办签证，带着妈妈回去祖籍地海南探亲，为的是实现已逝世的爸爸的遗愿：有朝一日带妈妈回海南老家和故乡的亲人团聚。

翌日，我们从广州转机去海口。大堂兄和侄儿早已在我们预定的酒店等着我们，接我们去万宁乡下。在还没有高速公路和高铁的年代，长途汽车行驶四个多小时才到达万宁县城。我们下车再转搭载客的摩托三轮车，二十多分钟后终于到达农村祖屋。三轮车还没停下，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已经响个不停，村里的亲人都出来迎接我们，拥着我们进去屋里。千里迢迢回到父亲的故乡，虽然从未谋面，我们和伯父、姑妈、堂兄、侄子等亲人都拥抱在一起哭成一团。第一次与爸爸唯一的亲哥哥——伯父见面时，我竟然抱着他稀里

哗啦大哭起来，因为我以为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是爸爸！他们兄弟俩不但样貌相似，连讲话的语气和神情都像极了。

当年的农村设备极其落后简陋，没有厕所，卫生条件恶劣，鸡鸭猪只都没有圈起来，没有穿裤子流着鼻涕的小孩和四处走动觅食的家畜在一起走动。尽管如此，为了难得的相聚，我们还是在农村里住了一个星期。伯父安排我们睡在爸爸离乡前的卧室。躺在木床上，心情激动，不断辗转难以入眠，做梦也想不到，竟然有这么一天我会睡在爸爸老家的木床上。

隔天，伯父和堂兄带我们穿过一大片稻田走到海边。这是一个内海，蓝天白云，海风徐徐，风平浪静，远处有几艘小船在海中打鱼。伯父说，当年他就在这个海边亲自送走爸爸的。但一连几天气候恶劣，海上波涛汹涌，风雨交加，村里的年轻人连续三天到了海边都无法成行。但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军队已经开进村里抓人了，即使海面还不太平静，第四天，伯父不得不在月黑风高下把爸爸送上普通船只，让小船把村里这些不愿意当兵的年轻人载出大海，转搭大船下南洋。伯父哽咽地说，爸爸投奔怒海后，不知是生是死，过了相当长间接到第一封家书后，才知道父亲还活着。

上个世纪30年代初，国共内乱，国民党到全国各地农村抽壮丁，家有兄弟三人或以上的，须抽取一人前去当兵。村里很多人都不愿意当兵，因为被抽去当兵的年轻人，必须离乡背井，抛妻弃子去从军，从此埋骨疆场，无踪无迹。爸爸和伯父兄弟俩，当然抽弟弟，因此，爸爸被迫和村里许多年轻人选择飘洋过海，逃去南洋避一避风头。岂知不久日本蝗军占据中国，局势更动乱，无法回乡。日本投降后，爸爸接到奶奶已经逝世的消息，便萌起决定留在南洋打拼赚钱的念头，期望有朝一日衣锦还乡。谁知道，他生前的回乡梦，却是在他离世后由后代为他实现的。

和海南亲人相认之后，我和弟妹们先后去了好多趟海南探亲，也见证了海南的脱变，基建的发展迅速，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而家乡亲人的生活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和变化。

2019年8月，冠状病毒还未来袭，海南的海水依然湛蓝，大地一片祥和。在二堂兄和侄子们的邀请下，我们八个兄弟姐妹及家属共17人，带着高龄87岁的妈妈，浩浩荡荡的重返祖籍地。如今，海南有了高速公路，从海口机场到万宁市只需两个小时。侄子侄孙们分别开着五辆汽车，从县城酒店把我们载进村里，因为村里的道路狭窄，小巴无法开进去。

堂嫂和侄媳妇们准备了非常丰盛的团圆饭，除了鸡鸭之外，尽是美味可口的海鲜，更有价格昂贵的龙虾。和以往相比，村里的情况改变了，堂兄在祖屋旁盖了更大的新房子，而且备有现代化的卫生设施。家里的侄子和孙辈们都发展得不错，有的成为专业人士，有的成为公务员，更有的做生意赚了钱，而且都搬到城里去住，乡下只剩下堂兄嫂和年纪较大的侄子。

毕竟，根是故土，是难以割舍的情怀，千里跋涉回到故土，虽然我们未曾在祖籍国生活，但许多情景似曾相识，因为内心深处牢牢记住爸爸生前向我们叙述的故土生活情况。亲人说，我们说的海南话很地道，可见爸爸身在海外超过半个世纪，没有忘记向后代传承家乡话、习俗与文化。

即便海南并非我们土生土长的地方，但一踏上爸爸的故土，一点也没有异国他乡的感觉，从踏上海南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沉浸在浓浓的乡情和亲情之中。其实，亲情犹如一江剪不断的流水，流动的是亲人心中永远的思念和牵挂。

林玉蓉

曾任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中文组新闻编辑四十余年，已退休。现为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散文刊于南洋商报《商余》和星洲日报《星云》版。作品被收入合集《新马海南女作家选集》《绵延》《拾穗集》《马来西亚海南诗文选集》等。

尽管门窗紧闭 我却看到微光在闪

爱
薇
(马来西亚)

温故

也许你早已忘记；也许你还存在记忆里。对我来说，它依然静静地留在我的记事簿里，是如此清晰，如此的熟悉，谁也没料到18年后，一些场景竟然再次重复。人啊人，被誉为“万物之灵”，可有些东西，却是你始料未及。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在全球多个国家爆发，至今已超过一个月。许多医学专家都在全力以赴，试图找出“元凶”，可惜直到目前为止，依然一筹莫展，而坏消息还在继续发酵，病例持续不断地在多个国家扩散和增加中，心情也难免忧心忡忡而惶恐莫名。

获悉被列入疫区的香港，因SARS而死亡的尸体，都会被贴上红色贴纸，视为高度传染病，导致许多殡仪馆都心生害怕，不敢接办这类服务。一些亲属也不被允许瞻仰死者遗容，而是直接将尸体送往火化，连最后的遗容，最后的告别都被省略，真是情何以堪，铸成难以磨灭的终生憾事。

作为我国邻居的新加坡，疫情确实比我国来的严重，至今因染疫死亡有12个，超过200人被隔离观察。值得称许的是，有关方面并没有隐瞒疫情，公布真相，无论是吉是凶，让人有所防备，提高警觉。

有位年轻的心脏科医生王福顺，由于先前曾为一位死于SARS的病人医治心脏疾病，不幸受到感染，最后因为多个器官衰竭而殉职。一个大有前途的优秀医护人员，就这样被这种莫名而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令人伤痛。

更令人叹息的是，由于爱子心切，王医生的母亲，一位妇产科医生，因为前往探视儿子也因此受到感染，情况危殆。4月7日，新加坡将这一天列为医界的“黑暗日”，原因是当天共有七起医疗人员，被怀疑感染上SARS，之后一位顶尖的加拿大传染病专家，也不幸中招。

每在网上查询有关新闻时，心情总是沉甸甸的，为那些因这病毒而伤亡的无辜人士感到难过。自这要命的病毒爆发至今，经由百人以上因此死亡，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受到病毒的肆虐。最忙碌、最紧张、最焦灼、最勇敢的，就是那些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及新闻从业员。

这些医护人员也是凡人一个，并非有铜身铁骨、其实他们心里也满怀恐惧、他们也知道病毒的可怕，然而，基于专业的使命，只能将自身的安危置于度外，忠诚地履行自己的任务，明知山有虎（受到感染的可能性），还得向虎山行。冲着这份无畏、无私的精神，让我们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从新闻上看到香港举行电影金像奖颁奖礼时，每个出席者都郑重地在墙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对这些可敬的医护人员，表达了感恩之情与衷心的谢意。新加坡电台也不时地播放听众对在医院所有为SARS病患服务的人员，致以感恩的寄语。

还有，我们也不要忘了那些为了采访第一手的SARS新闻从业员，其实他们受感染的风险不亚于医护人员，因为他们的忠实报道，让广大群众加强了“防范于未然”的安全意识，减少染疫风险。

让我们为这些可敬、可爱的人深深祝福吧！

（记于2003年4月10日）

知新

2020年，历史上必记上一笔。对大部分人而言，都是铭心刻骨。

去年3月，天地间突然出现了一只“黑天鹅”，先是在中国的武汉“驻足”，继而各处都出现了它的身影，世卫为之命名 COVID 19，

一种新型的病毒。它来得突兀，来得凌厉。如今，四百多天过去了，人们还在与之进行拉锯战，封城、禁足，生活节奏，只能按下暂停键。最可怕的，莫过于病毒的“邪恶转身”，什么Alpha/Beta/Gamma/Delta，其中尤以后者，散播力超强，发作最快，今天世界各地，还有上不少国家都在与之周旋，饱受这种病毒的折腾。

中国传染病学专家、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

病毒的变异是必然的，因为病毒本身也是生物，它在侵犯人类、感染人类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地适应外界的变化。不同的是，病毒变异的速度并不是一样，有的慢，有的快。……

新冠病毒已发生多种变异，显示其感染力和传播性增强，对全球疫情防控带来巨大挑战，尤其是疫苗研发。当病毒变异位点突破新冠疫苗诱导的中和性抗体时，疫苗的保护效果将会下降。……毕竟新冠疫苗上市应用才半年，还不能系统地来评价对突变病毒的保护效应。……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责人玛丽亚·范克尔克霍夫认为，可能导致突破性病例激增的新变种仍有可能出现，“德尔塔”（Delta）变异毒株不会是我们谈论的最后一个令人担忧的变种。

就在书写本文时，我国正面对严峻的疫情考验，确诊人数已经超过百万，死亡人数接近八千例。最让人心惊肉跳的，是我国卫生总监诺希山的一句话：马来西亚最糟的情况还未到来！我宁愿相信他的话绝不是危言耸听。再转看邻国的印尼，每天以四五万确诊人数出现，成了亚洲疫情重灾区。

再说目前全球确诊人数，已经快要接近2亿，死亡人数也超过415多万。当然，若与18年前的那场SARS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天渊之别了。

自疫情爆发一年多来，由于各种的防疫措施不断上演，营商环境大受影响、人们无法正常上班，学生只能在家上接受网课教学，跨州、跨县更被禁止，民生饱受煎熬，因而衍生了种种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精神问题，有些家庭更是手停口停而断了粮，三餐无继。

由于担心疫情的传播，大部分国家都采取了边境封锁措施，隔离了亲人的来往，生病的探访、葬礼的参与，停尸间的爆满，人生憾事，不断在上演着，在在说明了这场疫情的惨烈与无奈。

何时能再启程？

中国复旦大学附属的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在了一项国际疫情论坛上分析时表示：

不要以为疫情马上过去了，其实病毒只是被短暂抑制住了，后面是持久战，我们要对付的敌人更狡猾。

远离那些煽动仇恨、叫嚣斗争的新媒体，认真去读几本经典书籍。

好好活着，等疫苗或者确认有效的特效药，这是最靠谱的。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个病毒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对付的病毒之一。

……

一些爱好旅游朋友真的有点困不住了，不禁忧心忡忡问：不知何时可以再出国旅游？我说不是指日可待，而是遥不可及的事了。因此，我正在想：是否该提早为二三十年的旅游生涯画下休止符了？我认为以往那种只要定了机票、提了简单行李，带上护照，说走就走的随兴旅游生活，可能再也一去不复返了，因为要附加考虑的问题太多了。

今后的另一个生活转变是，戴口罩、勤洗手、与人保持一定距离，或许将成为日后的正常。

据日本《钻石周刊》网站7月20日有篇文章原题为《中国人不再热情地聊天了》，内容大意是说，因为冠病疫情，使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两点较大的变化。第一是人们开始自觉戴口罩，公共汽车和地铁的乘务人员会提醒乘客戴好口罩；第二是人们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变得更安静了。

据一些专家预言，人类必须做好与这个尚未摸透其属性的病毒共存的心理准备。

每当听到住宅小区传来救护车的声音时，内心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慌。最触动的，是有位住在离家不远的印裔律师，这些年来，每天外出晨运时，都会看到他手上拿着律师袍，登上屋外司机等候着的车上，上个月却传来他因染疫病故了。由此让我想起5月间邻国一位传媒界朋友捎来一句短讯：

“实在糟糕。今年能活下来已是上天的祝福。”

是的，尽管外面“风雨如晦”，活下来，而且要好好地活着。但愿黑夜早日过去，曙光快快出现。

注：题目引自美国诗人、作曲家、儿童文学家希尔弗斯坦（Sheldon Alan Siverstein）《阁楼上的光》“尽管门窗紧闭，漆黑一片，我却看到微光在闪”的诗句。想到疫情至今依然在世界各地肆虐，相信一切都会过去、成为历史。

爱 薇

马来西亚资深作家、儿童文学家，著作有小说、散文、儿童文学、报道文学数十册。

故地重游



能回到那个地方，是我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真好。我知道那个地方，现在已经不容易去了，以前还想要定居在这边，知道这边的好，什么都方便，什么都不用烦恼。只是，世间还是有很多事情要顾虑，也有很多事情要知道，所以才要离开。

于是那个地方就变成故地，只要想念，只能故地重游，领略过去的美好，让过去的美好重演。我知道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这件事情是值得等待的，如果有这样的美好，就有这样的思考，于是，对于故地，大家还是有许多许多的依恋。

故地重游，有很多地方都好想去，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是充满记忆的，无论是用走路也好，搭车也罢，总是在出外的路上，就是好好领略外面的美好。于是，人都要休假，也需要旅行，知道要这样做的时候，就该好好把握，好好地故地重游。

杨
子
(台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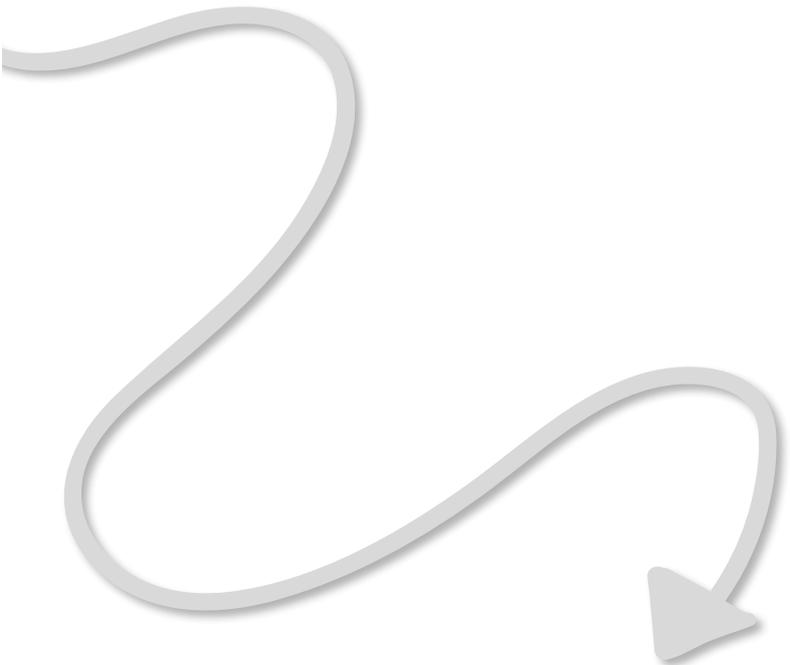
好几个月不能看到对方，那是一种折磨，于是，能够好好地看到对方，那就是一种很好的事情。现在很多地方都很方便，不用像以前一起挤一个车子，然后顺利地抵达想去的地方。最后一个弯道，你可以决定要不要扎进去，然后好好地过。

杨 子

原名徐梦阳，七年级生，台湾嘉义人。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目前担任图书馆管理员。近几年才开始写作，偶尔写诗、散文、小品，亦有杂文与评论，文章散见报刊杂志。

温故·知新

专辑



诗歌



麦里芝蓄水池寻幽

——路经昭南神社遗址

希尼尔

那拱桥已不可寻
那大树也许见证过膜拜的盛景
不知名的小黄花因不知名而得以存活
为昭南军刀抹去血迹的
是羊齿蕨无心的作为，沿池边
一路曲折咬到难以辩证的黄昏

黄昏起伏的尽头，飞来一群虎斑蝶
蜕变自后殖民的花魂，正在自由探幽
蜥蜴在往事如烟的水面上自我放逐
有人伫立在绿荫前凭吊遗弃水中的残柱
有人以热带雨林的枝桠刺向苍茫的天空
刺向三年八个月的惶恐，如此从容

曾经的某一回创伤，虽过期而未抚平
前方是隐隐约约的神宫遗迹
因枪声的记忆，因心有余悸而刻意绕开了

远处的池水沉默如废墟的沉溺
我们赶在落日前把一路的心事叠好
轻贴在看似愈合的历史伤口处

注：昭南神社（Shonan Jinja）是日据时期，由入侵的日军在麦里芝蓄水池西部的丘林内所建立的神社，以供奉战亡军人。日军在二战投降后自行放火将神社烧毁。



希尼尔

新加坡作家协会荣誉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曾获得新加坡文学奖、国家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等。著有诗集《轻信莫疑》、微型小说集《认真面具》《青鸟架》和《丹那美拉的潮声》、闪小说集《恋恋浮城》。

麦里芝蓄水池索引

树拨动透亮的水池
青一缕绿一缕
喃喃
风想说什么？
林子里扬声说道
冠病肆虐
不管鱼快乐不快乐
走进树林
找一条路
虫在叫
煞煞
跟随落叶发出诡异声响
空气变得冰凉

走进树林
找一条路
发现
撤退的时候
放一把烈火
毁灭昭南神社
化忠魂作灰烬
混进泥土
渗入树丛
不。许多年后
水槽裂开缝隙
长出苔藓
残留的石阶
军靴的足迹
索引
二战的记忆
现代的注解

林
高

林 高

2015年国家文化奖得主。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退休后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兼任高级讲师。著有《被追逐的滋味》《林高散文集》《笼子里的心》《林高文集》《林高微型小说》等。

文字，由古至今

走过黑死的硝烟
病毒戴着面具
以为肆虐的只是冠病
百年五四竟也风雨飘摇
文字久病
终于吐出一口鲜血

键盘再敲不出仓颉的愿想
竹简 丝帕 纸张
纷纷划清界限
抖去历史尘埃
惊惶嘶叫

据说这是一种必然
许慎也无回天
部首 偏旁
自由恋爱
生出犴髯张目的妖魔

当病变占据山头
双眼遂被狼烟迷蒙
埋首沙中
我们不认识自己
我们是
一群无主的拼凑
在世纪荒谬中
哀哭别人认同

李宁强

摄影与文学自由创作人。著有诗集《风向鸡》、摄影文集《相由心生》《千眼一点》《心田无疆》以及散文集《说从头》等。最新著作为《音涛三韵》。

李宁强

日子带走了灯火通明

日子就这样生活
昨日今日明日
背着有形无形的包包挤进车厢
里面有太多的秘密
昨日顾城的诗集
今日手机里的工作报告
明日呢？谁知道
冠状病毒余生的温故知新
也许是
我心照不宣的夕阳计划

林
锦

情侣躲在口罩后面窃窃私语
男知青很绅士
交流理财经验眉飞色舞
妇女不安的眼神压低声量
向手机倾述出门前已吩咐的家务
我把手伸进包包小心翼翼地摸索
播音器突然发声不要用手机通话
我的手马上弯道超车
抓出顾城的诗集《黑眼睛》
视线停留在昨日不懂的两行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注
今日终于明白
明日下车以后
日子带走了不必寻找的灯火通明

注：顾城《一代人》诗句。

林 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著有散文、微型小说多种。曾多次获奖。

寻找沙斯留下的抗体

郑景祥

广州果子狸或武汉蝙蝠
反正故事都是从畜生和那贪婪的嘴开始
仿佛沙斯退隐17年以非典的方式再度问世
惩罚善忘的眼神和似曾相似的悲剧

于是淘大花园无助地隔着海峡
凝望高雄凤山大楼封锁的心悸
那年污水管里的病毒流到今天的后港和义顺
一个个排队强制检测我们的记忆

镜头又回到天天瞅着疫情表测量悲喜
剧情看似没变一路追踪才惊觉
主角已换成Trace Together和携手防疫器
科技大规模渗入秘密无从躲避
只是从板蓝根金银花到印度咖喱
脆弱的身体仍在尝试从传统寻找偏方
解答21世纪的变种问题

2003年上演的机场探热学校停课经济停摆
再次重播时配音各种方言提醒年长的脾气
要戴口罩隔离一切掉以轻心
可惜打了疫苗仍不能阻断自私演变成重症
总有人英勇有人固执有人坚持特权
历史会记得特地赶回不幸牺牲的医生
就像法庭会记录女军官的证件和地铁洋汉的嚣张

当年所谓的超级感染者
偷偷潜入客工宿舍躲到鱼市场混进KTV
恐慌感染群持续扩散再创新高
日子握着解封与收紧的平衡木
走在精神疲劳的钢线漫无目的
预算案和国家储备金费尽心思
却怎么也偿还不了被偷走的光阴

比起SARS速战速决的剧痛
COVID反复无常的症状更难治愈

小贩中心桌椅上的网铺了又拆拆了又铺
两人五人八人
八人五人无人

郑景祥

毕业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写诗也写散文。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曾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家奖、全国诗歌创作奖、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奖等。著有个人诗集《三十三间》及散文集《忘了下山》。

叙事 (外一首)

老师用WhatsApp
给他报上新刊登的一首诗
发了几句赞语

半个世纪前老师曾邮寄他
一本自己新出的诗集
里头夹着一张小纸条
也对他报上新发表的一首诗
写了几句赞语

时光流淌不息
老师对诗的关注始终不变
对他写诗和鼓励始终不变

时光流淌不息
他对诗的喜好始终不变
对老师的鼓励长记心头

黄
兴
中

我想回到一条河
寻找童年戏水的欢笑声
曾经爱翻白浪的河已变成一个
平静无波的蓄水池

我想回到一条长长的村路
寻找童年骑脚踏车的身影
车只行驶一小段路
组屋和树木便公然挡住我的去路

于是我把童年的河与路
收藏好放在心的一角
想念他们时便前去看一看
像造访一生的好友

后记：

我小时候住在德鲁署村，实里达河口旁，二十几岁后迁居组屋，成了组屋居民，多年以后，竟常怀念起曾经朝夕相见的实里达河和村路华顺芭路，于是不止一次开了车想回去看看，不果，因为村民已依政府当局指示尽数他迁，村庄不复存在，长长的村路只剩下从三巴旺路11英里处（以前村民都这么说）的入口处算起约一公里一小段，而我经由实里达机场旁的道路前往并终于见到的“河”已开发成实里达蓄水池下段。此诗所抒写，即是这段“寻”的经验。

黄兴中

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写诗、散文、微型小说与闪小说。著有诗集《风筝季》《细雨燕子图》《看见》和散文集《音乐雨》等。

地铁车厢

隔了一个座位
是因为毒株已预约了要变种
你若是不让位
就请自备一瓶
注满异国危情的
氧气筒

小贩中心

是老朋友本来就不多
还是规矩太多
La kopi的kaki
今天八人
明天也许就五人
后天倒霉的话只两人
还不许口沫加强细腻感情
横飞的话
请回家说给隔离听

KTV

大人慈悲
让正餐在一间一间歌厢里
起筷举杯
但不许举唛
但不许降key
小人呀
却将饱暖后的酒精天窗挺起
暗暗脱下口罩及一切
升key呻吟德尔塔的
颓废与危机

戏院

银幕还是那么多
红星还是那么多
偏偏刷新的眼珠那么少
以前看热情，缓缓
现在看心情，恍恍
只怕剧情里最荒谬那位
最荒谬的坐到你旁边
说自19以来已蝉联三届
最佳灾情演绎
演得你频频拿出迷你搓手液
不知要搓那里

董农政

一个会写诗的风水命理师，一个懂得风水命理的诗。著有诗集、摄影诗集、微型小说集、微型与散文合集及术数丛书近三十本。

深沉的记忆

坐在白云底下
偏偏又害怕阳光照射
因为头发都发白了
记忆却褪不了色

英军日寇换时占据小红点
我小小 我长大我见证
我的记忆铸成了一页历史

无法空白 只是原谅
亲人悄悄去了哪里？
妈妈吩咐铸下日志

岁月受到蹂躏
数着三年八个月
香蕉钞票瞬间变成废纸

烈
浦

英军撑起扬帆
启航卫护小小海岛
吾也唱起三民主义……

啊 又放喉歌起团结紧
自治的海浪澎湃
抬起头 拥进大马世界

刹那间 线断了
回到自己的窝
开垦土地上的田野

半个世纪远去了
我啃着鸭脖吃完酒肉
写了一阕毁不了的诗章
纪念自己这头白发……

烈 浦

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会长，锡山艺术中心名誉主席，大士文艺促进会主席，《大士文艺》主编。

重新探索加东场景

Di Tanjong Katong air nya biru

荡漾耳边的马来歌谣

引发对丹絨加东

蔚蓝海边岬角

美好景色的向往

回想起

初来乍到的远久年代

去加东就听闻

金加东银东陵的顺口溜

岬角之地繁荣活跃之境

凌江月



今日旅游消费券在握
触动重新探索加东
兴致浓
当下眼中情景
疫情下冷清市道
行人稀落无游客
仅吾二人本土行者
竟两名导游相伴
冷笑话让人玩味不已

洛斯广场依旧
低矮店屋贯通直透
走过低矮五脚基
加东叻沙不曾出现
娘惹糕点古早味尽失

向往已久
坤城路鲜艳色彩
土生华人风格特异居所
花砖贴墙风采依旧
门前窄小院落
无花无草的灰坪
顿感黯然
犹如身着华服
足登一双破革履
不禁使人情绪低落

凌江月

本名彭瑞莲，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诗与散文曾多次获奖。著有散文集《迷离两树间》、散文诗集《文字花径》、诗集《时光之外》《凌江月小说选》和《凌江月中英双语诗选》。

愿景

很想把名字写在雨丝
让流水送我想去的远方
远方有我思念的家园
很想把愿景写在2040
让长长网络线
串门镇与城

可惜啊！
这一刻的思念
只潜伏在脑波之间
倾情远景许是悬想
很想窥探它潜伏的意图
唯数字无常
波涛在舞

起来吧！2021
一场飞雪过后
我嗅到熟悉的桂花香
我看到环保带沿海飞扬

依
凌

依 凌

新加坡公民，来自中国香港。作品散见于国内外报章及诗刊，著有合集《六弦·情》。

变迁

霓虹灯把城市敲得天旋地转
蛙鸣声成绝响
村野风貌敞向科技
像斧劈大脑
钢骨森林是时代魔术
计数岁月变化
吞噬一切传统
引入无止境新生梦

乡土味已无迹可寻
沉默的椰子树充满回忆的甜味
落寞的影子被驯服于日光衰黄的沙滩
让长长的足迹填补无数孤寂的黄昏
倾听海潮推撞声敲响连绵的苍茫

（马来西亚）
林沛

抽出一丝流逝年代的叹息
童年的梦似乎存在
人却已置身先进的核心
在漫漫的时间流里
灵魂忙着测量神秘的变迁

布满花纹的河
流水漫不经心地落座
岛屿因繁华而哽咽
浪花自海湾升起
轮流切割大海记忆的血管
然后撞向回声所隔绝的时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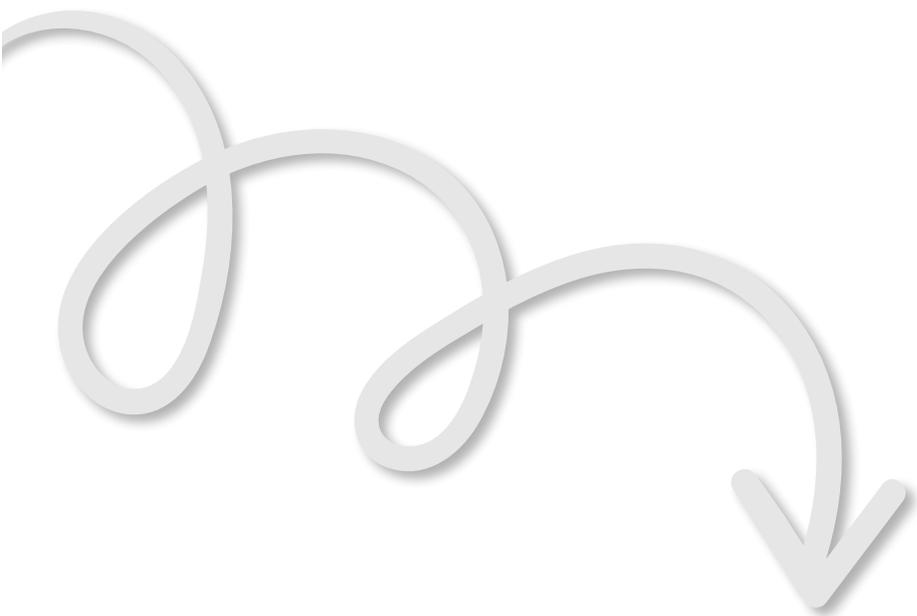
林沛

马来西亚槟城人，1968年钟灵国中毕业，负笈马大工程，曾任学院高等数学讲师。作品收入《新世纪东南亚华文诗歌精选》及《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小诗精选》。著有诗集《大风起兮》。

温故·知新

专辑

小说



6月早晨的太阳不寻常地吝啬。我打开卧室的窗口，她只是轻轻地抛进来一小撮朦胧的微光。窗子外面那一排老树也跟着忧郁起来，收敛了绿意，低低地叹息。没有人催我起床，我找不到起床的理由。进入“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我又被迫居家办公了。我是一家净水器公司的推销员，居家办公基本上没有太多事情做，薪水也被减了一些。我忍着饥饿，故意拖到差不多吃午饭的时间，才到楼下咖啡店打包食物。

我平时很少到组屋楼下的咖啡店用餐。那里空间窄，座位与座位紧紧挨着，人与人摩肩接踵。听说这家咖啡店在我们这一区还小有名气，东西好吃又便宜，因此四面八方的食客慕名而来。繁忙的时候，连走在咖啡店外的走道上都处处受阻。“Excuse me”、“借过”、“让让”……各种嚷嚷和叫嚣的声音在夹杂了各样气味的空间里不耐烦地此起彼落。不管天气如何，这里永远又油腻又闷热，煮炒档锅与铲厮磨碰撞敲击出来的那一股热浪与呱噪，更是粗暴地挑起每个人胸腔里那一团浮躁的情绪。难受至极的时刻，如果还碰到“欧朗吉拉叔”，那种倒霉透了的懊丧，说了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

未禁止堂食之前，“欧朗吉拉叔”一天到晚都在咖啡店里，要不遇见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不修边幅，给人一种又油腻又粗暴的感觉：略白的头发稀疏而蓬松，像干死的草，皮肤黝黑，脸上经常是汗涔涔的，额头却油得发亮。他有点矮，但不算很胖，只是一个肚腩特别明显，就像鼓胀的气球绑在腰间，差点没把身上紧身的汗衫

给撑破。他的穿着也很有特色，永远是一身洗刷过度，褪去颜色，又不太合身的汗衫，配一条略宽的短裤。听说他近年患上严重的关节炎，加上原本就有的风湿，病情严重的时候，走起路来是一拐一拐的。我听过他用马来话骂我的邻居，曾经以为他是马来族。然而有一次，我手上提了很多袋子，其中一个袋子摇晃时不小心甩到他的大腿，他马上用流利的福建话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还喷了我一脸口水。就是那一次，我不小心注意到他竟然有一双其实还蛮好看的丹凤眼，顿时又觉得他的轮廓比较像华族。

我其实不知道他的名字。“欧朗吉拉”是我的马来邻居为他取的外号。马来语Orang Gila，是疯人的意思，我把他翻译成“欧朗吉拉”。不错，他就像疯子，经常在咖啡店骂人或跟人吵架；也经常在咖啡店被人骂。

这样骂来骂去的，是这咖啡店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说实在的，组屋楼下那家咖啡店也没有一个人是好脾气的。除了这个“欧朗吉拉叔”，茶水档的那位安娣，态度更是傲慢嚣张，每天都凶巴巴的，好像看谁都不顺眼。好几次，我在档口前面正犹豫着要点什么饮料，反应稍微慢一些，她就叫我到一边去慢慢想，想好了再来排队。还有鸡饭摊那位手臂上尽是纹身的小哥，对待不同顾客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对美女有说有笑，尽显幽默风趣，碰到我们这些男人，就粗声粗气的。

然而，今天开始政府又禁止堂食了，纵使不喜欢，我也懒得去别处觅食，就勉为其难在这里打包我的午餐和晚餐。中午来到咖啡店，环顾四周，我差点以为自己走错地方。喧哗热闹的咖啡店，一夜之间变得肃穆庄严。那些依偎在一起的座位，都用红白相间的胶带给拦了起来，摊位前面只有寥寥几位顾客，大家都戴着口罩，很习惯地保持社交安全距离，也很有默契地保持沉默。连厨房里的锅铲也变得温柔了。

昨晚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去年实施阻断措施的时候，好像都没有那么安静过。莫非病毒化身强盗，把这地方洗劫一空？

我仿佛看见卸了妆的咖啡店——疲惫、忧郁、丧失活力，甚至有点迷茫，却另有一种洗净铅华，回归平淡的率性和自然。我正在适应这种改变，可蓦地又听到一阵喧哗。转过头一看，又看见了欧朗吉拉叔！以为他又来闹事，仔细一瞧，才发现原来他不小心摔了一跤，跌坐在地上，痛得无法站起来。很多人都围上前去。鸡饭摊那位纹身的小哥，和那位我讨厌的安娣也放下手边的工作，走过去蹲在他旁边，问他有没有怎么样，要不要叫救护车。一时间，大家竟然忘了社交安全距离这回事。

欧朗吉拉叔皱着眉用福建话骂了几句，这回不是骂别人，而是责骂自己老了不中用。还好休息了一会儿之后他终于在大家的搀扶之下重新站了起来。

“阿叔，我先扶你上楼。顺便帮你把鸡饭拿上去。”纹身的小哥还没说完，就俐落地拉了欧朗吉拉叔的一只手，把它搭在自己的肩膀上。隔着一段距离，我还听见茶水档的安娣对欧朗吉拉叔说腿脚不方便，就不要下楼来，打个电话，这里的人都可以把饭送上楼给他。

我望着小哥和欧朗吉拉靠在一起摇摇晃晃的身影。我想，我应该重新认识这地方。

毛丽妃

1975年生于马来西亚砂拉越古晋，现为新加坡公民。中学毕业之后曾在台湾和新加坡求学，现为教育工作者，也是文学爱好者。作品散见于新加坡报章和杂志。

2021年6月11日晚上10点

我远远看到交通灯转黄时，便开始减速，做好停车的准备。我瞥了望后视镜一眼，后面驶来一辆双层豪华旅行巴士。我的左手从驾驶盘滑下，去握爱妻的右手。我习惯在停车时这么做。爱妻提醒，大雨滂沱，要小心驾驶，“尤其你这辆小型二手老爷车，最好双手紧握驾驶盘……”

言犹在耳，一股猛烈的撞击力从车尾传来，把我们连人带车撞飞！

车子飞起的一瞬，我整颗心似从喉管蹦出！我本能将爱妻拉向我，以我的肉身护她……

2021年6月11日晚上11点半

这是哪里？医院？

是啊，老公，安全气囊弹出，救了你。

哦，真幸运！你呢？你伤得怎样？

我的手骨折。医生说，要打石膏，休养一个月。

我们能出院吗？明早11点是阿云的婚姻宣誓仪式。

我刚问医生，他说可以。

那就好！我们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2021年6月12日凌晨12点

爱妻在办理出院手续。看着这个我深爱的女人，我觉得亏欠了她。

我大她整整15岁。当年，我向她坦言，阿云是我的全部。我的经济情况勉强过得去，钱刚好够我们父女用。如果我和她结婚，我会兼职加班养她，但恐怕没能力生养我们自己的孩子。

爱妻听了，噗嗤一声，笑说她无病无痛，能打工赚钱，没想过要我养她。阿云懂事乖巧，她对这个干女儿很满意，必像我一样疼她，将她视如己出。我问她不想当妈妈吗？她说，当妈妈很辛苦，当干妈比较好。我听了鼻子一酸，肯定是我前世修来的福，老天爷让我认识她。于是，我俩在阿云小六会考后成婚。

说说阿云。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其父是我的前同事兼结拜弟弟。因为工作，义弟和妻子三天两头往返东马，无法照顾阿云，便在女儿快上幼稚园时，半请半求地希望我收她做干女儿，就这样把阿云托付予我。一年后，义弟夫妇俩便停止寄钱来供养阿云，隔年人间蒸发，完全失联。

“老公，可以走了。”

“我的头包纱布，你的手打石膏。你一个受伤的人，却叫我歇着，自己去办理手续？”

“哎呀，你伤的是头，我怕你头脑不清醒，还是我来吧！而且你最讨厌填表格。”

“应该叫福明和阿云来医院帮忙处理嘛。”

“别麻烦他们了，让他们早点休息，明天才能以最佳状态亮相。快走，我们还来得及搭最后一趟地铁。”

2021年6月12日凌晨1点

阿云房间开着灯，她还没睡。

我走进房，在床边坐了下来。

“兴奋得睡不着？还是紧张？”

她手中拿着相框，摸着那张我和她在圣淘沙海滩拍的照片。

“爸，你一个人打两份工带大我，真的不容易。我们每年12月

都去圣淘沙，一去就是一天。起初是搭巴士和步行，你看到我的小脚走得起泡了，就改搭圣淘沙捷运。我那时不知道，坐一趟捷运等于我们父女一天的伙食费。同学们去环球影城，去水上乐园，而我总是去巴拉湾沙滩，去西乐索沙滩，环岛走透透，但我很开心，没觉得少了什么。中四毕业晚会，我问可不可以和同学乘德士回家，你说德士费贵，让我搭巴士。后来晚会延迟结束，你就允许我共乘德士。德士走到一半，突然下起大雨，经过汽车天桥时，我看到你和一些摩托车骑士在天桥下躲雨。其他骑士立马穿上雨衣，就你没有雨衣，跑到一根柱子后面，蹲在那里避风。我的手伸进背包里，恨不得把你今早塞给我的雨衣让你穿上。我不敢穿你那件又旧又大的雨衣，怕同学笑……”

“哈哈，原来你那晚看到我在天桥下！唉，我啊，当年穷得连雨伞都买不起，要你和我在雨天共用那件我从当兵穿到现在的雨衣，难为你啦！”

“爸，我明天就要嫁人了，我们在一起生活二十年，没有你在身边，我会不习惯的。我读书时，你告诉我，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谨记你的话，在学业上冲刺。”

“是啊，你从小四到中四，年年获颁会馆奖学金，是读书的料。”

“还有你的口头禅：温故知新。优秀电影再看一次，经典小说再读一遍，古旧老街再走一回，总有新发现。”

“是啊，爸的话，你总记得。”

“但我心里其实有些话，想跟你说。”

“想说什么？你都快嫁人了，快说出来。”

“你的棍棒式教育，我差一点受不了。我的成绩退步一两分，你的藤条就出来了。我不小心弄脏桌子或打翻东西，就要挨鞭。你一发脾气，手掌拍一下桌子，东西都飞起来。同学问，为什么我爸那么凶？”

我想给个反应，爱妻不知何时已在我身边。她盯着我摇头，眼神在埋怨我当年不该如此苛待阿云。

“你的华文好，所以很重视我的华文成绩。但我就是不喜欢华文，小六那年，你把我逼得很紧。幸好有干妈，她让你放下了手中的藤条。”

阿云从小到大，我说一，她不敢说二，从没有对我这个传统严父表达不满。这是我第一次听她说出心底话，我的思绪回到了她小时候遭我打骂和华文考试前夕边读边哭的情景，还有中学时期我风雨不改地骑脚去接她放学而她总是头低低地坐上后座和一脸为难地接过我塞给她的老旧雨衣……

我伸出手想拍她的肩，爱妻一手拉住我，另一只手在自己脸上打了个阿云正淌泪的手势。我会意，把手缩了回来。

谢谢你，我的好女儿，你今晚的话让我重新发现了自己，明白了以前一些极不适当的想法和做法。

“不过爸，你和干妈对我还是比Daddy和Mommy对我好很多很多。他们失踪那么多年，在我快上大学时才回来找我。如果没有你们，我哪有可能‘身体健康，学业进步’？”

我和爱妻一笑，怜爱地看着眼前这颗掌上明珠。

“好了，阿云，很晚了，快睡吧！我和你爸也要去会周公了。”爱妻说完，便示意我一起回房。

2021年6月12日早上9点45分

老公啊，该起床了，今天是阿云的大日子！

现在几点了？

9点45分。

哎呀，你怎么这么迟才叫醒我？宣誓仪式是11点啊！我等这一天等很久了。

你昨晚那么迟睡，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阿云告诉我请柬是写11点，但会等到11点半才开始。

好好。咦，阿云呢？

福明刚把她接走，他们要早一点去酒店做准备。

那我们怎么去？

酒店就建在地铁隧道上面，我们搭地铁去，很方便。

又是搭地铁？好好，听你的。

2021年6月12日早上11点

这是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的最后第二天。政府禁止堂食，不准新人摆设结婚晚宴，但允许进行婚姻宣誓仪式，惟人数不能超过100人。阿云和福明各邀请50人。

出席宣誓仪式的每一位宾客都要全程戴口罩。大家分开坐，一人一椅，保持一米安全距离，不得交流。两位安全距离大使在场外场内巡视，违例者将被罚300元。

我和老公的座位在第一排，在阿云亲生父母旁边。

阿云原本要老公当她的证婚人，但老公认为亲生父母尚在，应该由他的义弟证婚，因此婉拒了。那一整天，她神情沮丧。

看着亭亭玉立，娇媚动人的阿云，我想起昨晚老公睡着后，听到她跟福明通电话：“上个月母亲节，我请Mommy和干妈吃大餐，跟干妈的感觉好亲，跟Mommy反而像一位普通长辈。送干妈回家时，看着她的背影，突然很想喊她一声‘妈’。Dear，我告诉自己，等干妈7月生日，我一定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喊她‘妈’……”我听了，眼眶泛红。我从阿云小六看着她长大，十多年的付出获得了她的认可。我喜欢小孩，但我的婚姻注定我这辈子不会有孩子，阿云啊，你喊我妈，我一定喊你一声：乖女儿。

没有人看到我的口罩后面是一位干妈最欣慰的笑容。

2021年6月12日中午12点半

主持人和来宾们玩了一场“新人恋爱历程，你知道多少”的有奖

游戏后，这场婚姻宣誓仪式已悄然进入尾声。

我站起身，走向老公，说：“看到阿云嫁人，你放心了？”

“是啊，能出席她的宣誓仪式，就是了了我的心头大愿。”

“心愿已了，是时候离开了。”

“离开？”

“离开红尘。”

2021年6月12日下午1点

医院证实，昨晚伤重入院昏迷不醒的男性司机与世长辞。加上当场死亡的女性乘客和误闯红灯肇祸的旅巴司机，这起恐怖车祸一共夺走三条人命。

尾声

我没得救了，只差还没完全断气。你知道，却不告诉我？

是啊，因为我知道你没看到阿云宣誓结婚，一定不会咽下最后一口气。

所以你就陪我，一路从医院回到家里。

是啊，我叫你坐一边，假装去办理出院手续；而且坚持搭地铁，因为德士司机根本看不见我们。

可是阿云和我聊了很多……

她哪是跟你说话？她是看着照片自言自语。

哦？什么？

我俩出车祸，我死了，你昏迷不醒。福明问阿云宣誓仪式要不要改期，阿云说时间太紧，来不及通知亲朋戚友。

所以她明知我们会缺席，仍保留了第一排的两个空位。

阿云心里有我们。

怪不得我觉得她整场仪式好像不开心……

那个混蛋司机送我们到黄泉，我知道你舍不得离开阿云，就陪你出席她的宣誓仪式；但又怕你无法接受自己回魂乏术，就索性演戏演全套：昨晚不让你拍阿云的肩，今早不让你有机会跟她说话……说你车子的安全气囊弹出来救了你，是骗你的，我还骗你……

别说了，这些都不重要了。知我者莫若你也，我实在不该让你操心。不过老婆，话说回来，如果允许摆设婚宴，你恐怕不能“演全套”了。

说得是。一人一椅的一米距离，加上戴口罩，严禁交流，所以你才没有发现其实你是不存在的。老公，戏演完了，可以摘下口罩了。这口罩也跟你我一样，不属于红尘……

柯奕彪

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著有中篇小说《我的男友是人鱼》、短篇和微型小说集《真相》等。

(一)

“这个世界真的乱了！”爸爸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正站在一根树枝上，上下晃荡。

我猜爸爸是指一群水獭在河里打得不可开交，搅得水花翻滚这件事。

“这就是一次旅行！”妈妈温柔地说。

我晃荡得更厉害了，因为我喜欢旅行。

水边有人给水獭拍照，爸爸让我藏起来一些。离人远一点，这我知道。然后我听见爸爸嘟哝，“这种旅行可不好玩。”

(二)

我是一只小钳嘴鹳，这是我第一次跟着爸爸妈妈旅行。

为了这次旅行，我必须学一种叫“地理”的东西。

“地理很重要，知道吗？”每次我一走神，爸爸就严厉地说。

爸爸说，我们是迁徙鸟类。

这个我懂，就是总搬家的鸟类呗！

“你知道往哪里搬吗？你知道为什么搬吗？你知道能让我们搬家的地方越来越少吗？”爸爸看起来很生气。

他一生气我就赶紧躲起来，我把这叫做“我躲你找”。每次我躲起来，爸爸总是很担心。每次爸爸找到我，就会忘记他之前为什么生气。

爸爸还说，我们大部分的同类住在泰国、斯

里兰卡、缅甸和印度。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现在不在泰国，也不在斯里兰卡，更不在缅甸或者印度，我在新加坡！

你一定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吧？

我明白。

因为我们遇到了海上的灯塔，迷路了。

只有我们一家三口迷路了。

遇见灯塔为什么会迷路呢？这我可就说不清了，反正遇见灯塔以后，我们飞啊飞，飞啊飞，就飞到新加坡了。

爸爸很着急。

我很高兴。

妈妈担心爸爸，还好，爸爸知道“新加坡”是什么，这个时候我觉得爸爸说的“地理”是很重要的。

“我去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吃的。”爸爸让我保护妈妈。

我和妈妈躲在雨树上。

(三)

“我小的时候也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旅行。”妈妈和我紧紧地靠在一起，这让我觉得很安心。

“你们也迷路过吗？”

“不。”妈妈笑了，“我只听说过钳嘴鹳会因为灯塔迷路，还是第一次遇见！”

妈妈总是喜欢跟我说“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故事。

“我们小的时候，不管去哪儿，都是很多只钳嘴鹳一起的。那个时候食物很多，外面的世界也有危险，可是我们知道怎么避开危险……现在的危险比那个时候大多了……”妈妈说话的时候，我透过树叶的缝隙看见马路上有一匹马在跑步，它长得真好看，跑得真快。

“我没觉得有危险。”我诚实地说，“我喜欢看水獭打架，也喜欢看马跑步。”

“你知道爸爸说的‘世界乱了’，是什么意思吗？”妈妈也看见了那匹马。

我摇摇头。

“地球上，人有人住的地方，马有马住的地方，鱼有鱼住的地方……”妈妈没说完，我就说，“我们也有我们住的地方。”

妈妈点头，亲昵地啄了啄我。

“我们不会住人类的房子，人类也不会住我们的房子，那不正常。现在一匹马跑到人住的地方，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妈妈说。

“水獭打架正常吗？”我问妈妈，妈妈点点头，我放心了一些。

“还有一些不正常，你要知道。比如以前更凉快，现在更热！我们飞一飞就得休息喝水，对吗？以前食物更多，现在食物更少！以前我不知道哪里是新加坡，现在我知道了！以前我们知道怎么避开危险，现在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danger……”妈妈说了很多“不正常”的东西。

“不正常就是乱了吗？”我好像明白了。

妈妈张开翅膀搂紧了我。

我突然觉得，世界乱了是很不好的。

(四)

晚上，我们从雨树上飞到雨林里过夜。

那里能找到一些吃的。

天黑的时候，我迷迷糊糊睡着了。迷糊间，我断断续续听见爸爸在说话：“如果我们再走散了……如果我们被枪打中……”

我睁开眼睛问：“枪是什么？”

妈妈看了看爸爸，爸爸说：“我们得告诉他这个世界不一样了，他不能永远是个孩子……”

我看看爸爸，又看看妈妈，突然再次感觉到“乱了”。

我真的很不喜欢。

(五)

天亮的时候，我吃了妈妈留给我的最后一个蜗牛。

然后我们准备动身，继续往印尼飞。

“我们会飞过很多不同的国家……会遇见季候风……可能会饿肚子……我们的目的地是印尼。”爸爸还在不停地说，好像前一个晚上还没说够似的，好像他想让我一下子变成一只什么都知道的钳嘴鹳似的。

然后，我们真的动身了。

可是，没飞多远我们就遇见了麻烦。

我们遇见了老鹰。

我根本不知道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就看见爸爸妈妈朝老鹰冲过去，他们边冲边喊“躲起来”！

我立刻躲了起来。

你知道的，我很拿手这个。

可是我躲了很久，爸爸妈妈还是没有来找我。

这让我很担心。

(六)

我又饿又困。

我只能到处飞，飞过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地方，可是我牢记着要躲开人。直到天快黑了，我也没找到爸爸妈妈。

我胡乱吃了一些虫子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我自己也说不清。然后我遇见了一只小野猪，他正欢快地跑来跑去。

“哦，一只小鸟。”他说。

我警惕地看着他。

“这个世界真乱，人不出来了，我爸妈不见了。”他又说。

“你爸妈去哪了？”我忍不住问。

“我不知道，我正在找。”他说。

“人为什么不出来？”我又问。

“他们生病了，有疫情，我妈说的。”小野猪的鼻子到处拱来拱去的。

“你看到……我爸妈没？”我问。

小野猪诚实地摇头，“我又不会飞。”

就在这时，有人朝我们跑来，我赶紧张开翅膀飞回树上。

小野猪一溜烟跑进了树丛里。

然后人跟了进去。

我只能祈祷那只小野猪能找到爸妈，当然，我更祈祷我能找到爸妈。

（七）

我飞回雨林，守在树上，万一爸爸妈妈回来找我呢！

整个晚上，我都睁着眼睛。我开始努力回想爸爸教过我的“地理”，妈妈说过的“历史故事”。

从现在开始，我可能得自己去面对好多事情。

我想，如果能找到爸爸妈妈，我愿意好好学习地理。我哭了，然后睡着了，然后又醒了，然后又哭了，然后又睡着了。

天亮的时候，爸爸妈妈还是没有回来。

我知道，这意味着他们遇到麻烦了。

“世界和从前不一样，可是我们和从前一样。”前一天晚上爸爸说，他还说，“钳嘴鹳数量越来越少了，一定要好好爱惜生命。”

因为爸爸这样说过，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好好保护自己，保护妈妈。

“找不到我们，留下记号，我们到目的地见！”我忍住眼泪，爸爸说得对，现在我要自己去印尼了。

我站在树梢，留下记号。我想起妈妈说过的一句话：“每一件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都是历史；这些历史会让我们学会调整未来的方向。”

我展开翅膀，迎着太阳，出发了。

后记：

这个故事的来源是一则新闻，说的是：新加坡上空曾经出现一大群钳嘴鹳，多到有人戏言这是世界末日要到了吗？网上资料显示，因为钳嘴鹳旧有的生活地环境改变，食物减少，所以它们才被迫迁徙。

至于钳嘴鹳因为灯塔迷路，这是真实发生过的，让我觉得也许人类的一些先进科技改变了地球原住地的面貌，影响了动物，植物，也影响了人类自己。

有时候，过去和未来的界限并不清晰，很多事情发生过，正在发生着，或者即将发生，这些事情需要我们的思考以及行动。

比如环境保护，就是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陈 帅

一个喜欢看小说，胡思乱想和写小说的人。出过几本书，得过几个奖，一直在写。

女儿下班后，就直奔娘家大发牢骚。

女婿瑞政未经她同意就允许弟弟迁入他们的爱巢。

小叔拎着行李登门入住，她还真是当场傻楞了眼。

“瑞正说房东不但要加租而且诸多限制。他心疼弟弟，也不跟我商量就直接把他接到家里来住！”

妻非但没安抚，反往火上添油：“我之前已经提醒你，嫁给马国人，你就得准备敞开大门恭候他一家老小的到来。没办法，谁能抵挡一对三的兑换率的诱惑？条件比瑞政还好的男士你都看不上眼，就偏偏看上他。”

妻对马国女婿无好感。她总觉得家境一般的瑞政配不上女儿。

妻注入无数心血栽培女儿，将她送往英国留学，无非是希望她留学镀金回国后寻觅到好人家，凭着婚姻实现阶级飞跃。

结果，女儿居然挑了家境一般的理工学院讲师。

“既然你们有空房，让一间给他住，有何不可？”我望了女儿一眼。

“家里无端端多了一个外人，怎么可能活的自在？相见好同住难！生活习惯不一样，我很难想象往后的日子要怎么过！最气人的，还是瑞政不跟我商量就直接把他接过来！拜托！房子并非是他独有！装潢费用我也有分担咧！”女儿满腹怨气回应。

两年前，女儿和瑞政在公开市场购买了位于

东北部的五房式单位。屋龄约五年，保养得很新。里头只做了简单修缮，显然，旧屋主无意久居。其实，虚荣心颇重的女儿是倾向购买公寓的。然而，公寓售价百万，加上她就业不到五年，积蓄不多。瑞政四年前在麻坡老家为父母购买了一栋落成不久的双层排屋单位，又给行动不便的父亲添购一部新车，经济负担颇重。因此，购买转售组屋单位乃是最实际的选择。

房子有了着落，接下来又得为装修事宜而忙。女儿的“凡尔赛宫”和瑞政的“简约风格”互相抵触，掀起了不小的风暴。

“那么你打算怎么做？是打算跟瑞政离婚吗？”我调侃地问。

妻听了，立即朝我丢个白眼。

我没理会妻，继续说：“既然你已经是他的妻子，就应该爱屋及乌，尝试接纳他的家人。不要让做丈夫的感到为难，他想照顾弟弟的心情，你应该尝试去体谅。”

女儿听了，虽没再说什么，但我可以感受到她那股怨气依旧在。

女儿回去后，妻朝我丢了一种“我早就知道会这样”的表情。

“怎么样？我当初说的没错吧？千挑万挑，就挑个……”

我忍不住打断：“好啦！你女儿有这么优秀而瑞政有这么不堪吗？人家好歹也是一名理工学院的讲师。瑞政待人诚恳，孝顺，有责任感，我倒觉得他娶了冬晴，还真是委屈了他。”

“瞧你！不知情的人听了这到番话，还以为瑞政是你亲骨肉！居然有你这种岳父抬高女婿贬低自己的女儿！”妻语带尖酸回应。

半个月后，本地染疫人数节节攀升，情况令人堪忧。

妻每天紧盯着数字，逐渐感到焦虑。

她甚至还同邻居结伴到超市扫货，将一袋袋卫生纸和一箱箱泡面给搬回来。

公司内部也开始筹备居家办公的事宜，显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就在这非常时刻，女儿再度跑回娘家。

这回是提出想搬回娘家的想法。

小两口为了聘请帮佣之事，大吵了一顿，冷战至今。

“夫妻间意见不合，很正常。难不成每对夫妻在大吵之间各自分飞，那还得了？”我说。

女儿则认为居家办公同上班无异，一早起床就得守在电脑前直到黄昏6点。接下来，她根本没多余的精力处理家务事。外加小叔隔三岔五总喜欢窝在厨房内，积极作战，每煮一餐总会把整个厨房搞得油腻腻，尽是油烟味。在她看来，聘请帮佣处理家务事的想法本无可厚非。

结果，夫妻俩为了聘请帮佣之事又闹开了。

我反问她：“家里有三个成年人，难道就不能处理好家务事吗？”

女儿嘟着嘴抗议：“爸！你为什么就老爱站在瑞政那边？”

我好言相劝：“反正你也不下厨！难得现在有个人可以尽情发挥厨房的基本功能，还烧饭给你们吃，你就别抱怨了！”

护女心切的妻，忍不住帮腔：“厨房被搞得油腻脏乱，会生气在所难免。”

我望着女儿，正色道：“婚姻是双方面的，是要彼此妥协的，而不是绕着你一个人走的！你听好，即使你同瑞政真的无法继续生活，想搬回家，我绝不允许！你听懂了吗？”

我这个父亲有点坏，居然这么警告自己的女儿。

然而，这却是出于一种必须。

向来强势的妻子见我态度坚决，静默不语了。

要求被拒的女儿一脸失望地离开。

“看来，婚姻没有让她变得更成熟。她还是太过自我为中心。”我感叹。

“她做得最错的，就是结了这个婚！现在总算尝到苦头啦！”妻的语气仿佛还带着幸灾乐祸的意味。

我不禁冷笑：“你说得好似她被恶婆婆给虐待呢！不过是一件芝麻绿豆的小事，你就别因为对瑞政的偏见，而刻意放大。”

往后数日，女儿不再来电。妻倒反而显得担忧了。

由于染疫人数不断地增加，她开始杞人忧天，担心女儿染疫。

妻给了她电话。

得知女儿和我一样，极有可能面临居家办公，正忙碌地筹备各项准备工作，妻这才宽心。

一周后，政府宣布阻断措施开始生效。

这下，几乎所有的白领开启了居家办公的模式。

女儿一家三口被迫宅家，想必应该会摩擦不断。

我原以为她会三不五时来电抱怨，然而这回她却静得离奇。甚至，连接听妻的来电，因忙碌而无法久聊。我告诉妻，居家办公可不是她想象的那么轻松。许多上司总以为员工宅家，有的是大把时间。因此，工作量也就这样不自觉地增加了。繁重的工作量搞得不少员工即使到了下班时间，还得继续对着电脑工作。

就这样，又过了三周。

清晨，天未亮，妻把在睡梦中的我给摇醒。

十分钟后，着装完毕，我搀扶着妻离家，准备前往医院挂急诊。

妻腹部隐隐作痛。她原以为是肠胃不适就服用了成药。

然而，疼痛指数非但没有缓和，反而越来越剧烈。

执勤医生进行腹部触诊后，安排了一系列检查。检查结果很快出炉。

妻患上急性肠胃炎。打了止痛针，休息一阵，状况缓解许多。

中午，我和妻在付款领药后，离开了医院。

一到家没多久，女儿来电了。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这臭丫头八成是打来抱怨发牢骚了！

我抓起话筒，语不耐烦问：“又怎么啦？！”

我原以为女儿又是打来抱怨，没想到，女儿却手足无措告诉我，瑞政昨天开始喉咙痛，发烧。前去看诊，做了冠病检测，刚被证实感染了冠病。他随后被安排到传染病中心接受治疗。

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女儿忽然被归类为密切接触者，而被隔离。小叔所任职的餐厅被迫暂停营业，早在上周回返马来西亚。马国当地疫情严重，他回去了也前途未卜。然而，没了收入，还得负担在新加坡的日常生活开支，他不得不选择暂时回乡。

我听了，真个人都懵了。

接下来的两周，我每天都会将妻准备好晚餐及生活用品带到女儿的住处。为避免遭到感染，我总会将东西放在门外后就直接离开。

家里的柴米油盐醋及生活用品一直是瑞政在张罗。瑞政不在家，原本“垂手可得”的东西如今却变得“遥不可及”。

虽然女婿状况稳定，但只要一天未出院，女儿的日子过得犹如坐针毡。自己还得不时检测自己的健康，一旦出现发烧症状就必须立即通报。

我安慰她：“14天的隔离期很快就过，我想到时瑞政也应该康复出院了。”

她语带内疚道：“之前，总是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三天两头跟他吵。现在，家里没人跟我说话，没人打扫，没人冲泡香浓咖啡给我喝，没人提醒我外出要记得戴口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瑞政所做一切，太少太少。小叔住在我们家期间，我从未给他好脸色看。这让瑞正处境十分为难。我真是太自我为中心了！”

一个月后，阻断措施到期，限制也逐渐放宽。

然而，疫情阴霾依旧笼罩在这个城市，挥之不去。

口罩这个东西已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每晚将妻烹煮好的菜肴拿到女儿住处，也已不知不觉成了我生活一部分。

“瑞政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应该要好好调理。现在这样子，还继续吃外食，那还得了？”她边忙碌地切菜边说。

我不禁挖苦：“这还真是太阳打从西边升上来哟！难得你这个丈母娘这么关心女婿啊！”

妻没好气回望我一眼。

出发前，我给女儿发了短信。

女儿速回：爸！记得附加两碗白饭来应急。因为家里米桶没米了。

看来，女儿的持家能力有待提高。

蔡珍妮

新加坡文艺协会会员，文学爱好者。

接到阿杰信息的时候，我刚下班。

“待会带你去个好地方。”

阿杰是我的好兄弟，从小一块长大，是邻居。会移民到这个地方也因为他。我相信他的决定不会错。

但事情没想象中顺利，从一个地方移居到另外一个地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一切都要重头开始，虽然我们早做了两年的准备。

八个月前我们终于抵步，两个大人和两个小孩。先在临时公寓住了两个月，直到买的房子手续全办妥了才再搬家。是栋独立楼房，有个小小的前院后院，楼上楼下加起来也有四个房间，比我们以前住的地方简直宽阔多了。以前一房一厅住五个人，还要加上多利——我们家的狗。

移民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想改善生活环境，长期居住在一个社会不安的地方对孩子的身心成长都非常不利，尤其是他们都已经步入少年期。为了给他们一个更优质的生活环境，培养他们成为健康、思想健全的人，“移”是必然动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不是一家五口吗，好像有个人没移过来对吗？有人问。

留下来的人是我老妈，八十几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像一棵会发抖的老树；眼睛看不清，还耳背。移民名单里不包括她是我和妻一早的决定。我们不能再为自己增加负担，这是理智的妻一再提醒我的。带着她走不但会拖慢我们的脚步，以后要照顾也是个棘手问题。常常听人说老人不易“搬动”，还是留在原来的地方最恰当。



不带走全是为她着想。

其实没带走的也不只她，还有多利，那只在我们家生活了十年的老狗，我们也在“老狗不易搬动”的想法下把它安排进动物收容所。

我们一早就和社工陈小姐联系上，在老妈完全不知的情况下部署一切，等我们已经离开后才把她送到养老院去。然后找个借口说我们需要出远门一趟，很快便会回来和她一起回家。等她在养老院习惯了，说不定就会把我们忘了。

阿杰对于“老妈子”没有和我们一起过来表现的十分惊讶。这也难怪，老妈从小就当她是自己儿子一般疼，有好吃的东西也没有少他一份。“老妈子”是怎么叫开的我也忘记了，大概只是当时兴起的一个念头。

“等你们安顿好了就接她过来，我想看看老妈子。”阿杰不只一次这样对我说。

我不断敷衍着，心里有点烦，都断舍离了，专家不是说不要再重拾过往吗？

阿杰的车在繁忙的马路上不停穿梭，左弯右拐的，好不容易才在一栋古旧的建筑物前停了下来。

来了半年有多，老实说我对周遭的一切还是十分陌生。在异地生活，确实不易。

“这样的地方会有什么东西可看？”下了车，举头望去，建筑物的外观差不多都被藤蔓吞噬了，好像一个魁梧的人被绳索囚绑着，从此不能脱身，给人好压抑的感觉。

“朋友在这里搞了怀旧展览，我也贡献了一点点力量，所以带你来支持。”

怀旧展览？一听就不合我口味，但看对方兴致勃勃的，也不好意思在此刻扫他的兴，姑且看看吧，兜个圈快快走。

电梯竟是拉闸的。这是上个世纪哪个年代的产物？一踏进电梯即刻有种进入怀旧氛围的感觉。

“物业的拥有者说这是个古董，绝对不能拆。”

“不会搭到一半就被卡在中间吧？”我比较在意的是它的实用性。

“珍惜它的人视它为宝贝，不爱惜的人却只会当垃圾。”阿杰突然回头对我说。

我有点愣住，感觉对方话中有话。

电梯在某个楼层停下，阿杰动手拉开闸门。

“哗啦”的一声，眼前迎我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景物。

一条笔直的走道像极了每天放学回家必经的长廊，家就在尽头处。两边延伸的长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怀旧物品：打字机、收音机、录音机、卡带、电话、传呼机，琳琅满目。一架面包模样的旧电视机摆在长桌最后方。另一边桌上放置着的大部分是生活用品：站脚闹钟、沉重的熨斗、玻璃奶瓶、“绿宝”和“F & N”的汽水瓶，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公鸡碗，每只都雄赳赳，气昂昂，仿佛站了几十年脚不累腿也不麻。

“以前你打破一个碗，你妈就追你九条街。”阿杰拿起其中一个公鸡碗对我说。

“才不只九条呢，是12条，每次都把藤条打断！”

回忆里的街好长好长，似乎没有尽头，我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妈妈还在后面追，一副绝不罢休的样子，吆喝声响彻整条长街，伴随着藤条不断拍打着身旁物品的啪啪声。

脚上接着就爬满鞭痕，又红又肿。晚上只能躲在被窝里偷偷哭，看见妈进房了便假寐，心里怨恨着。她不是空手进来的，手里拿着药膏轻轻地在痕纹上涂着。我忍不住痛叫了起来，她便会笑着揭穿我装睡的真相，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家里的碗数量有限，要买又要花钱。

我总是在她轻抚下慢慢睡去，忘却了痛楚。说也奇怪，第二天起来竟不痛了，那罐药膏是神药吗，至今都是迷。

缝纫机摆不上桌，偷偷地躲在一个角落，但还是被我发现了。因为是“胜家”牌子的，那可是以前很出名的一个牌子。更重要的是我家也有一架。

我尝试用脚踩了踩踏板，发现它还能操作，马上听到“哒哒”的声音。声音把我引入更小的年代，我和爸爸围坐在一起吃饭，妈妈总是落单，因为她还坐在缝纫机前拼命“车水货”。这似乎成为一种习惯，仿佛她是铜打铁铸的，可以不用吃饭也不用睡觉。这种和缝纫机紧密相连的日子维持了许多年。直到稍长，我才知道妈妈的“拼命三娘”角色是因为爸爸欠了一屁股债要她偿还。但就算在这么艰苦的日子，她也始终没有让我饿过肚子，始终让我感觉自己是幸福的孩子。

长桌上展示的是物品，墙上挂着的却是一帧帧的旧照片；虽然都是彩色的，却因为岁月老化得厉害。

80年代的市容、咖啡店、小贩中心、邻里商场、巴刹里卖菜的妇人、学校涌出来的学生……

我在一张有几个学生在运动场上奔跑的照片前驻了脚，因为我，看见其中的“我”。

照片里的我拼命跑着，张大嘴巴，满头大汗，和其他人抢着冲线。

我记得这张照片，它第一次出现在壁报栏上，和其他许多的照片贴在一起记录着那一次运动会的盛况。我为自己的“出镜”雀跃着，光宗耀祖般。但过了段时间，再也没有人会再提起壁报栏上的照片，后来就全撤了。照片最后去了哪里，我也和其他人一样不在意。

一张这么久远的照片，为什么会落在异国他乡呢？

“十年前学校要拆，通知校友们回去帮忙处理一些旧档案，我看见了便留了下来。”阿杰看出我的疑惑忙解释。“当时觉得没什么用，没想到现在还可以排上用场。”

那次的运动会，我跑了第一，但却在冲线时扭伤脚踝，半夜开始肿大，再也走不动。妈妈看我不对劲，半夜背着我上医院，等打完了石膏再背我回家。那是个湿闷的夜，两个人身上都湿漉漉的透着汗臭。回家的路上，我们头贴着头，紧紧相依，幸福感排山倒海而来……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的回升出我心坎……”注

是蔡琴浑厚充满感情的声音在小小的展览厅里不停回荡，回荡……

我跌入旧日时光，也跌入遗忘的记忆里。

阿杰带我来看这个展览完全是有所目的的。

回家后，我第一次给远方的社工陈小姐打了电话。

“我妈的情况还好吗？”

大概没想到我会突然打电话找她，对方楞了楞。“你妈很坚

强，在养老院的情况也不错，只是每次去看她，她都跟我说，邋邋猫什么时候会回家？”

因为不会照顾自己，永远都脏兮兮的，所以她总是叫我邋邋猫。

“你告诉她，邋邋猫很快就会回来带她回家。”

注：蔡琴歌曲《被遗忘的时光》

艾 禺

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世界华文作家交流会秘书，海外华文女作家会员。著有短篇小说、微型小说和青少年小说多种。

自从冠病爆发，张卫山便成了宅男。他在退休前定下的计划：云游四海、寻幽探密、广交朋友、悠闲生活，都成了泡影。

张嫂则响应少出门的号召，为了降低冠病病毒传播风险，她暂停了每周一次的卡拉OK和烹饪实习。

就在这时，两个女儿也将办事处移到四房式组屋的家里，分别操作客厅和房间，当了厅长和房长，家里便少了安宁。多数时候张卫山夫妇都得蜗在厨房里。

女儿初时对居家办公怨言颇多，当她们了解不必太早起来挤地铁，晚上能迟睡，也就逐渐喜欢上这一安排。姐妹俩快乐的讨论这种未来的上班形式，怎知张太太却在暗地里焦急，之前女儿白天上班，住家清静，现在都待在家里，不但多了声响，也增加了霸气，张太太希望白天享受清静的时光遭到剥削。

“今天我线上教课，忙得很，不能有杂音。”大清早，大女儿总喜欢发号施令，客厅里声音回旋，张太太仿佛自己是在课堂上课的学生了，这之间还听到“stupid, stupid”和不堪入耳的责骂，那声量使她首次认识了女儿。

“我开会。别吵着。”二女儿也不甘示弱。“妈，你看韩剧别发出太大的笑声，要笑的时候就拉上口罩吧！”高分贝的声响显示她的存在。仿佛大家都因居家，脾气变得坏透，感情被撕裂了。

女儿居家办公，对张卫山也是一种新感受。他改变了过去在咖啡店里度过早晨的习惯。

那曾经热闹的每一个早晨令他难忘，七八个朋友都在晨运之后，不约而同的在咖啡店聚合。大家热忱地招手道早，仿佛彼此不认识才失面子。

“叫茶水了吗？服务员，咖啡乌六杯……”商人小黑叫着。

“我太太炒了米粉……”每当榴梿季节，常发动远征西马，外号“榴梿”的朋友也带来食物。

“今天我带了面包来。昨午闲着，就做了一点，大家试试看。”卫山喜滋滋的将条状切片的面包摊开，展示自己的手艺。他记起那段学习的路程，自己常是毫无头绪的对着面团搓揉，将发酵和烘焙的时间也混淆了。朋友们与他签约、当起长期的白老鼠，在啧啧地咀嚼面包时，总是感受嘴巴牙床酸痛起泡。

他的技术得以改进，还多亏了咖啡店里的聚会和朋友的评语。

大家一面喝咖啡，一面天南地北的谈起来，直到阻隔条例实施，大家改变生活方式。当朋友们在组群中发讯息，问起近况，他会自嘲地说：“我现在是 Grab food 派送员，每天为女儿购买早餐……等着吧！疫情过后，我请大家吃更好的面包。”

“还有榴梿。”

“这感情得保持，我们不能让危机分化，要保持联络。”

总之，群组里的对话热闹，大家亲切交流，感情真挚。

而张太太却为每天的餐食伤透脑筋，生活被渺小的琐事充满。

她和卫山从来都不挑食，居家办公前，餐食的内容都由负责打包的丈夫、或是偶尔烹调的她全权决定。

可是现在，她几乎每天都会围裙袖套全副武装，“大女和二女，你们今天想吃什么？”的招呼。为了吃竟要浪费许多讨论的时间。

这一天，情况突然起了变化。

“妈，午餐吃什么？”是二女儿从房里传出了的声音。

“别再煮三菜一汤了，我吃腻了。”大女儿也开了口。

“啊，那好啊，就别煮，给老爸老妈放假吧，我叫外卖。”二女儿说得像个乖乖女，指头在手机上按动。“现在搞 Grab food 送餐的人多，脚踏车满街走，想吃什么都行。妈，你得学一学，这可是未来的生活方式。订快餐最是方便了。”

“送餐费听说很贵的。”做母亲的总是比较节俭。

“出去外面买东西要排队、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回来还要洗手洗脚，也不见得安全，昨天又有23个人确诊。为了安全，多付一点钱值得。”

二女儿的话听在母亲耳里就是金科玉律。搞财务的，最会算，什么好什么不好很清楚。

当门口响起“delivery”，香喷喷的食物就送到了，真快！

当两夫妇知道眼前一餐就得花上八十多元的时候简直大吃一惊。现代人都是这样花钱的吗？这样吃法，金山银山都会吃光。

冠状病毒深藏不露，两年来毫不松懈的肆虐人间。

长时期守在小天地内的人们昏闷无聊、郁郁寡欢，仿佛有所想望却又无可奈何。人间希望破灭，暴力、欺凌、自杀、歧视等事件令人不安。那些插针管，氧气和疫苗供应不足、等待死亡，坟场暴满、河边焚尸、妻离子散的画面令人生畏。

每当染疫一膨胀，大家便人心惶惶，仿佛下一个不幸者就是自己。

“惨了惨了，老大咳嗽了，这是受感染的征兆啊……快，快打电话去诊所预约看医生。”张太太脸青唇白的催促老公马上打电话。

大女儿虽然没有中冠病，但曾经与染疫的人接触被要求居家隔离。家里如临大敌般，都成了俘虏。

过后接种疫苗的好消息来了，一家人马上上网预订到民众俱乐部去排队。听说将来要出国旅游，有打疫苗者等于有了被认可的“护照”，可以继续环游世界。

大家接种后都没事，偏二女儿产生副作用，晕旋了好几天，体温也微扬，最后只能继续在家“面壁”，幸好这种情况几天便消退了。

日子还是要过，人总要重新适应各种新常态。

上回做的面包大家都觉得不错，张卫山觉得这次得挑战高难度的，就做天然酵母面包吧。

为了这个开创性的制作，首先，他用了九天的时间来培养天然酵种，确保酵母的长期供应。然后才开始进入制作过程。搓面团，要搓到起筋，搓成薄膜，感受到面团缓缓膨胀的成功喜悦。但孤军作战时不时要出问题，幸好有两个宝贝女儿帮忙在网上寻找资料以补不足；太太的任务是帮忙烘焙，大家齐心协力，把制成品送入烘炉，心里都有着满满的期盼。

当拳头般大小的面包从烘炉里被取出，似乎会闪闪发亮，大家都难掩心中的喜悦。本来紧张的家庭关系在这一刻变得温馨和谐，俨然就是一幅幸福图。

“爸，疫情过后你就开家面包店，我们一定支持你。”大女儿翘起拇指。

“我帮你做行销，肯定可以把面包卖到国外去。”二女儿自信满满地说。

香气在风中飘荡，内软外脆的面包，就像这个家庭一样，经得起风雨，有着韧性。

日子在新常态下开始如常。

张卫山在住家附近偶遇相熟的朋友，大家不能一起喝咖啡，只能戴着口罩彼此打招呼。

听说小黑和榴梿，一个去动了白内障手术，一个去做心脏绕道。

群组里面大家没有刻意提起，只是问候了几句，仿佛都被冠病搞得麻木了。

但人不能把自己困死在一个环境里，你越逃避，就会越走向死胡同。

大家都要向前看，提升自己的精神和健康，寻找生命的热忱，和朋友继续交往，保持联系，期盼有一天大解放了，大家一起骑着脚踏车，来个环岛追追追，尽赏岛国的美景，在每一个日出日落……

李选楼

笔名择浩、伍两。新加坡文艺协会副会长，《新加坡文艺》主编。著有多部文学评论集，也出版多部小说，《救灾前后》曾获2018年新加坡文学奖小说组奖，为首部新加坡救灾小说。

温故·知新

专辑

诗人说诗



我也许来访
来自你将离开的方向
我也许不
只留个小灯笼
点亮了照你离开时我跟着的轨迹

我16岁开始写诗，以上诗句是我的年少作品《怀念小灯笼》中较青涩的一段。写诗对少年的我来说，是一种摸索与探索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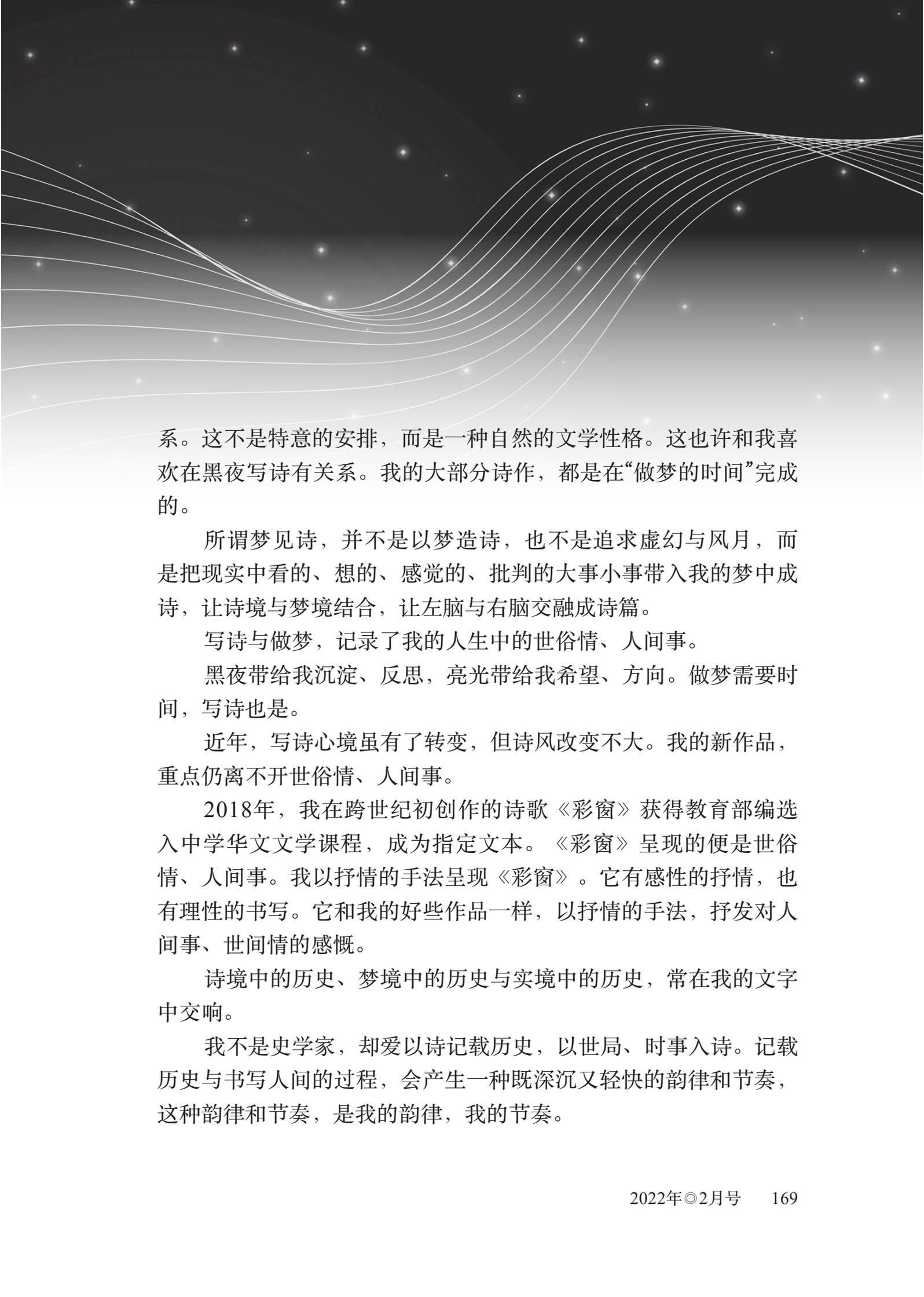
我认为，写诗是情感与思想的自然呈现，不刻意，就如我不刻意成长一样。

我在28岁那年出版了口袋诗帖，名为《怀念小灯笼》，2005年出版了诗集《梦见诗》，2017年出版了《如果还有萤火虫》。我希望能在疫后的新常态初期出版我的第四本诗集。也许，我的新诗集会命名为《历史记诗册》，我乐意继续在现实、历史与梦境中穿梭。

是的，我乐意做梦！我乐意让诗篇扎根在梦土中的现实世界，也飘渺于现实世界中的梦境。我乐意以梦的虚境、诗的意境，呈现了一行一飘渺、一句一柔情的世事、人事与心事。

我的诗歌养分来自中国古典诗词与中华文化。我喜欢以浅白的文字表现诗歌的幽深，通过简单的文字追求抒情的真、人性的善、意境的美。我以《如果还有萤火虫》这本诗集吟咏人间的世俗，记载历史的变迁，沉淀梦境的无常，同时，也用“温柔的火气”针砭时弊、叩问历史。

从《怀念小灯笼》《梦见诗》到《如果还有萤火虫》，我的诗集书名都和黑夜与亮光有关



系。这不是特意的安排，而是一种自然的文学性格。这也许和我喜欢在黑夜写诗有关系。我的大部分诗作，都是在“做梦的时间”完成的。

所谓梦见诗，并不是以梦造诗，也不是追求虚幻与风月，而是把现实中看的、想的、感觉的、批判的大事小事带入我的梦中成诗，让诗境与梦境结合，让左脑与右脑交融成诗篇。

写诗与做梦，记录了我的人生中的世俗情、人间事。

黑夜带给我沉淀、反思，亮光带给我希望、方向。做梦需要时间，写诗也是。

近年，写诗心境虽有了转变，但诗风改变不大。我的新作品，重点仍离不开世俗情、人间事。

2018年，我在跨世纪初创作的诗歌《彩窗》获得教育部编选入中学华文文学课程，成为指定文本。《彩窗》呈现的便是世俗情、人间事。我以抒情的手法呈现《彩窗》。它有感性的抒情，也有理性的书写。它和我的好些作品一样，以抒情的手法，抒发对人间事、世间情的感慨。

诗境中的历史、梦境中的历史与实境中的历史，常在我的文字中交响。

我不是史学家，却爱以诗记载历史，以世局、时事入诗。记载历史与书写人间的过程，会产生一种既深沉又轻快的韵律和节奏，这种韵律和节奏，是我的韵律，我的节奏。

我不曾特意以理论写诗，写诗是我的诗心的自然反应、创作的自然本能。我在诗歌的创作道路上，可说是没有受到任何创作理论的左右或束缚。

我认为，诗人应该自由创作，不受到任何理论的规范。所有规范、分类、流派的区分，并不是诗人创作时所必须考虑的。诗人应注重的是个人创作风格与独特的作品内涵。

2018年4月，我创作了《南北》，以此诗纪念朝鲜半岛南北握手。这首诗也呈现了我的个人风格：

此刻我突然想哀悼
和你们一样
在岛国的风雨中
哀悼一头北极熊在南洋的诞生与死亡
此刻
我突然想起
南方若有今生的梦
北方必有来世的情
一生在南
一世在北
隔山隔水的时空
是最遥远的回眸
回眸的距离
却是左步与右步的方寸
一步即南
一步即北

对背影，我情有独钟，也期待回眸。写诗，是我对人情事的回眸。

在低头的年代，人类最需要的不只是抬头，也需要回眸。回眸

是神奇的，它让我看到了诗的影踪。回眸，让我的诗情也能“温故知新”。

中年回眸，我看到了树。少年的树，青年的树，壮年的树，都在我的诗中出现。从少年到壮年，我的诗不断地出现了树。

在《如果还有萤火虫》诗集中，以树为书写对象的作品占了三分之一。我觉得，每一棵树都是一首诗，每一首诗都是一棵树。世界是充满诗意的，每一棵树都是独一无二地在散发着诗的内涵，却也饱含这世俗，看尽世事。它不止于形体，而是一种深藏的内在，这和诗是一样的。

树，扎根在我成长的土地上，不断出现在我的文学道路上。

2015年，我创作了《如果诗的来生，是一棵树》，为我的文学生命做了一个注释。

如果诗的来生
是一棵树
我便是百年梧桐
以横竖撇捺
勾勒千年笔画
书写尘缘
构建梦
在年轮的掌心
为你典藏
转世的文采与灵感
(摘录)

除了树，萤火虫也常在我的梦中出现。它象征了我的诗心，我的诗情，我的真。

《如果还有萤火虫》的面世，距离我的《梦见诗》12年，距离我的《怀念小灯笼》26年。

以萤火虫之名，是为了谨记初心，回归小灯笼的本性。这，也是我在诗路上的“温故知新”吧！

在我的文学道路上，写诗就是为了回归本性，书写自己。用超越自我的文字，用超越时空的梦想，用超越自然的意象，把自己的精神、思想和情感存档、分享、流传。

对我来说，分享感动与思想，是诗最大的意义。

林得楠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玲子传媒执行董事兼总编辑。著有诗帖《怀念小灯笼》、诗集《梦见诗》《如果还有萤火虫》与多本儿童文学作品。

其他文学创作

散文

漫步在青岛延安路一段，路两旁一间间小商店前，用木条搭起一排排的架子，架子下也是木制条凳。稀疏的葡萄藤有气无力地攀爬到架子上端，又无可奈何地垂下几条干扁焦黄的根须，知道这条街叫葡萄酒街。22度的气温是舒服的。不期然来到了55号，被《百花苑》三个大字吸引住！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中秋节这一天，也是回国的前一天，让我发现了“你”！

《百花苑》又叫《文化名人雕塑园》。园内为二十多位成就卓著的已故名人竖雕立像。有生物学家、海洋学家、书画家、教育家与文学家等等。每个雕像旁立一小块牌子，上面刻了这些名人的生卒年月与身份。曾客居于此，或生于斯或卒于斯。8.25公顷的土地，背依青岛山，面临小西湖；园内假山假石，斜坡浅谷；碧潭绿水，曲桥小溪；仰看蓝天白云，俯视绿草如茵；有翠竹如林，有枫树成行。

王献唐、张玺、华岗等考古学家、海洋学家、史学家等，你可能不大知晓；如果你是老华校生，也是文艺爱好者，那么这些人和他们作品你一定不会陌生。像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四世同堂》、王统照的《春雨之夜》等等。你我不就是踩着这些巨人的肩膀，一步一脚印步履维艰的追寻自己的梦想？还有，大词人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也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一阙千古绝唱，不也是你我在青春少年时，常常用来戏弄周遭男女的同学吗？也因为“蜡炬成灰泪始干”使近

代诗人闻一多，完成了他的《红烛》：红烛啊！流吧！你怎么不流呢？请将你的膏脂，不惜地流向人间，培出慰藉的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在某个年代，它影响无数热血澎湃，怀着激情的年轻人。而如今，你看他一手烟斗一手烟袋，一顶毡帽一生长袍，一副自在逍遥的神态。

聊斋的故事你可能知之甚详，清代那位遭遇坎坷、饱经风霜、清瘦的老人，无论生活如何极端贫困，却还是不辞劳苦、不畏艰辛、不屈不挠、日以继夜地竭尽所能，收集大量民间传说和神话，而他——蒲松龄，成就一部家喻户晓的伟大著作——《聊斋志异》。那些神怪诡异的故事也是你我年轻时爱读爱听的。或许你没读过他写老家海市蜃楼的奇景：危楼一座，直接霄汉，楼五层，窗扉皆洞开，一行有五点明处，楼外天也。而楼上人往来屑屑，或凭或立，不一状。逾时。楼渐低，可见其顶，又渐如常楼，又渐如高舍，倏忽如拳如豆，遂不可见……

大树下巨石旁，围了十几个人，有老太太也有老先生，间中有一两个年轻人，他们有的推着小推车，有的背着或提着他们的“挚爱”——有小提琴、吉他、横笛，还有其他的西洋乐器。一个个从四方八面赶来，有的挥着汗，有的抹着脸，还在吱吱咋咋交头接耳。此时，有人站起来，大手一挥，另一手在空中一顿；骤时，园中飘起优美动人的《梁祝》曲子。

另一边，有一母亲，拿着手机，瞄准小男孩。小男孩穿着整齐的小衬衫，黑长裤，结着领花。他昂着头，正经八百对着镜头傻笑。做妈妈的口中叫着：这样笑不好看，再笑一个。原来孩子在背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孩子不耐烦，跺着脚，扭捏作态，母亲半劝半哄：“宝贝，录完了，我们去吃冰淇淋。明天你到学校去，把这个视频送给老师，他一定夸你……”

徜徉园林，游目骋怀；时光飞逝，晚霞悄悄爬上假山巅。是曲终人散的时候：那一群志同道合热爱音乐的朋友陆陆续续散了；那位小男生兴高采烈牵着母亲的手，吃冰淇淋去了。

山山水水，丘丘壑壑，又有文人名士加持，怎不令人不想起大词人辛弃疾的名句：一丘一壑也风流？！

梅 筠

原名辜楚霞，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70年代开始文艺创作。著有《秋风萧瑟梦南洋》等八本集子和一本合集。

1.

辛丑牛年即将来临的前两周，大学好友的女儿小丫及其同学自上海飞抵狮城，她们要转机回返美国继续学业，且必须在这里逗留14天，我这个安居此地二十余载的长辈当然得尽一下地主之谊了。

但说来惭愧，虽然这个弹丸之地注定是自己此生最为长久的居留地，但其实对于它的熟知度仅限于纸上谈兵。方位感极差的自己甚至在最常前往的乌节路也会晕头转向，司机兼导游这个光荣但并不艰巨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在了堪称狮城活地图的另一半身上，而我则老老实实担当着联络员及陪游的角色。

2.

抵达狮城的第二天中午，小丫即告知我核酸检测结果头一天晚上已出，她们已搬入普通客房，可以自由行动了。

当日傍晚，我们即驱车前往位于国家图书馆附近的酒店跟她们会面。因为前年7月回母校参加毕业30周年纪念活动之时跟小丫已有过一面之缘，虽然只是简单地打了个照面，但彼此都留下了颇为良好的印象，故酒店大堂里我们远远看到对方即挥舞着手臂直奔过去，像极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那晚我们去了滨海湾，凉风习习中漫步滨海大坝，两个女孩子兴致盎然。

“真想不到新加坡的夜晚如此静谧。”小丫的同学感叹。

“我想起了一首歌，叫做《军港之夜》。”能弹会唱的小丫接过话题。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我们眺望着远处海面上若隐若现的轮船一起哼唱起来。

虽然不断有零零散散踏着脚车的老少自身边经过，但他们似乎跟一阵风没有太大的区别，整个滨海大坝俨然我们四个人的天下，说说唱唱中，两个多小时很快成为了过去。

“我们顺道去金沙购物商城逛逛吧。”回程途中我建议。

半个月前曾在金沙酒店住过一晚，大概摸清了整个商城的结构布局，信心满满的我带着两个女孩子大踏步自西而东穿堂而过，当我们的导游兼司机停好车赶来时，我们三位女士已落坐波光粼粼的水池旁，静候茶点上桌。

哗哗啦啦的流水不断地自水池上方的漏斗形透明装置里涡旋着奔涌而下，咖啡香、奶茶香跟飞溅的水沫混在一起，它们肆意嬉笑着、飞跃着，我们则安安静静品尝着茶点，享受着难得的清凉舒爽。

次日傍晚，我们在早已预订好的同乐海鲜餐馆为两位女孩举行了一场接风宴。

“明天张叔叔请一天假，我们一起来个狮城一日游吧。”饭毕送她们至酒店门口时，我告诉两个女孩子。

3.

那天早上7时许，我们四人即来到了最东部的樟宜海滩公园，这是我们一日游的第一站。来这里的目的，是想让两个女孩子一睹海上日出的美丽瞬间。

“这个地方我跟张叔叔曾来过两次，是观日出的绝佳地点。”下车时，我信心满满地告诉她们。

但当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的时候，天边的云彩并不如预期中的明艳动人，然而两个女孩子还是兴奋得活蹦乱跳，尤其“训练有素”的小丫，她的每一个起跳都是那么优美，俨然长着翅膀的天使，我赶紧拿出手机按下快门。

“你妈妈看到这些照片一定开心死了。”我边发送照片边说。

在附近的巴刹用过早餐后，我们经东海岸公园大道来到了南部山脊——花柏山公园及亨德森波浪桥是我们一日游的第二站。

受疫情影响，这两个往日人影攒动的旅游景点冷清异常，虽风景独享，但多少还是令人有点儿感伤。多亏对岛国人文地理了如指掌的张先生一路上解说不断，两个女孩子听得兴致勃勃，我们这个小小旅游团也算对得住满眼的山光水色了。相信两位女孩日后忆起新加坡，当会记得她们留在花柏山顶鱼尾狮雕像旁的笑容及波浪桥上的笑声吧。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麦里芝蓄水池，这是我们一日游的第三站。碧波荡漾的水池旁，我们四人沿着臭豆走道缓缓而行，不断有徒步者迎面而来，一个个微微泛红的笑脸让人暂且忘记了疫情的存在。

碧山第八站用过午餐后，我们带着从马里士他路著名的“空军山芭榴槌”摊打包的猫山王回到了我家。

“到了新加坡一定要品尝一下榴槌。”这句话自跟她们见面起已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虽然首次踏足东南亚，但两个女孩子显然对素有热带果王之称的榴槌并不陌生，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我在上海吃过，但味道差远了。”小丫边吃边说。

“我吃过的也不如这个味道好。”她的同学附和着。

“猫山王可是榴槌中的极品啊。”我告诉她们。

下午五时许，我们来到了位于西北部的双溪布洛湿地公园，因为距离公园关闭时间仅仅一个小时，我们行至海边，观望了一下红树林即折返。此时的公园里除了门口的两位工作人员，也就我们四人了。

“大量的候鸟及野生动物陪着我们呢。”张先生笑言。

夕阳西下之时，我们来到了实里达蓄水池，这是我们一日游的最后一站。

先生带着两个女孩子登上了瞭望塔，我则坐在了池边网红树下凝望着天边。

落日一步步下沉，天边一片明丽，但跟早上一样，彩霞漫天的瞬间终是没能出现。虽不尽完美，但也庆幸连日来的暴雨天气没再继续，狮城一日游圆满落幕。

4.

虽然只是走马观花，但一日之内从东到西，既游览了一般游客不方便抵达的僻静之处，也照顾到了热门景点，算是画了个完美的句点。至于一般游客都不会放过的圣淘沙和乌节路，就留给孩子们自己慢慢游玩吧，反正她们有的是时间。

这种以观赏自然景观为主的安排自然免不了主观，因为一直以来我总在这个城市国家寻觅乡村的气息，且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一种妙不可言的宁静，这也是自己越来越爱上这个岛国的原因，故而总想把这种感受分享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几日后，我们又带着两个女孩游览了植物园。除了观赏各类热带植物，也造访了仪态优雅的白天鹅及黑天鹅，美中不足的是我们把胡姬花园放在了最后，来到门口才被告知15分钟前大门已关闭。

“遗憾也是一种美。”只能这样相互安慰，两个女孩子脸上的笑容跟门口的胡姬花一样动人。

大年三十是两个女孩在狮城的最后一天，因早已约好去朋友家吃年夜饭，故中午请她们来家里吃了顿饺子，既是饯行又权当提早团年。

二十余年来，亲朋好友前来游玩虽不那么频密，但总也没断

过，接来送往盛情款待再平常不过，唯有这次令我颇为动情的同时也感慨万端。

去年春节期间，我自己就计划着今年一定回返故土跟年迈的双亲一起过年，而就职英伦的长子几个月前也曾打算回返狮城过春节……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所有的期盼都成了泡影。

感谢小丫跟她的同学，让我曾经落寞的嘴角重又挂上了笑容。

相信两个女孩子离开狮城的时候也是带着满心的欢喜，因为此刻我的耳边回荡的尽是她们的欢声笑语。如果有一天她们重返狮城，我定当再尽地主之谊。

齐亚蓉

本地写作者，2015年5月开始文学创作，为“第八届冰心文学奖”首奖获得者，著有散文集《他乡故乡》及《爱上一座城》。

好几年了，都不敢远行。惟者番，有点盛情难却。由于大病初愈又遇上会议选在入冬时节，恐怕心脏负荷不了。几经思虑，几次挣扎，最终把心一横，豁出去吧，反正未到过深圳，去走走看看也好，锻炼锻炼筋骨。我相信了一句话：人的潜能是逼出来的，就让开始退化的双腿行万里路（不论那是否真有万里那么远），也想跟异乡的冬天老人促膝言欢一番，亲炙那冬之冷冽。行前，也就逼自己尽量多做运动并多买些御寒的衣裤。常言道：有备总是无患的。

没成想，一下飞机，吾心就安啦！试想想，一只夏虫竟能跟冬老握手，虽或未必能尽情言欢，但那握着的手毕竟像捧着块冰似的，沁入心脾，哈着双掌，直呼过瘾，感觉新鲜。尽管南方的冬，总缺些雪花来点缀、来添景，稍觉美中不足。

待到入住前海假日酒店后——其实酒店离宝安的前海尚远着呢！而几天会议的正式地点则多在宝安图书馆内。这回的会议及免费住宿据知乃宝安市相关单位赞助的。

先前，问题出在胜安的早班飞机突发生故障，一延再拖的直至下午2点后才起飞。抵达宝安机场时已近黄昏，由于是昼短夜长的冬天，飞机着陆时已是暮色苍茫。幸好接机的年轻人有耐心，客人终于能带着疲惫之躯入住事先预订的酒店房间。

隔日（11月16日），“第17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就在宝安图书馆会议厅内开幕。虽则不怎么冠盖云集，却也人头攒动，连记者也来了几位。一般的国际文学会议，要点都放在会议期间的采风

活动。这回的类似活动倒不少，参观古庙、文物乃例行公事，还发生了点趣事。

对大多数诗人墨客而言，要他们“读万卷书”或许不太难，若欲其“行万里路”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体力、财力和时间，可能就是个问题。当然具备上述条件者，我想应属少数。因此我最最赞成一些国际文学会议、诗人笔会之类的可以采风为主，那肯定能吸引更多文人墨客参加，所谓“触景生情”嘛！正好这回的国际诗人笔会实现了这一点。安排了一趟颇有意义的采风活动。尤其是参访了东部华侨城茶谷溪，让很多诗人、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少于我是一次深刻之脑力震荡。

当年轻女导游下了旅游车后喊道：“年过七十的请将你们的身份证交给我……”我们都尚未弄清楚啥状况，也就“遵命”把身份证交给了导游小姐。跟着她补充说：“请你们集中到闸门口，70岁以上的老人进闸是免费的；此外，60岁以上的也请集合到另一边，你们是收半价的；其余则须排队买票！”对我这只来自新加坡的夏虫而言，倒是挺新鲜的。

进了闸门之后眼前出现的是个牌楼，横匾上写着“茵特拉根”四个字应该是翻译后的中文，再看园内的诸多北欧式建筑与景观，不免让人联想起安徒生的童话世界。特别是那些依山傍水而建的别墅，显得万绿丛中点点苍犹如凡间仙境般。如果我有钱又有闲，倒是乐意偷得半日闲，在此万绿丛中当一回神仙，只可惜相关单位无此安排，却总是匆匆来匆匆去。趁着落日前，导游又催着赶回住宿的酒店梳洗，以便再到某购物商场吃海鲜自助晚餐。

但在这一切之前，尚须添上一笔，游园期间那两个特设的装置艺术人像。它们被分别置放于两处显眼的角落的一个站台上，路过时总能被发现，塑像真人大小，都穿着银妆素裹戴银灰帽子，不细瞧还真分辨不出真假。若近前与之握手尚能感觉其所戴之手套有微温，只差不能说话而已。另个更神奇，一手握住根细柱

拐杖，悬于半空中，多数情况下，游人只能立于其旁与之合照留念。它们似乎永不下岗地站在那儿，即使寒冷的天也一样，真想问它冷不？

天气冷对“机械人”或许没啥作用，但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年纪偏大又有点病的老人（其实与会者当中我并不算很老），主要是许多人体功能的退化，正因如此，总有多尿的感觉。小插曲就在自助晚餐后，为了等候载送诗友、学者回酒店的巴士到来，而在广场有个短暂的自由活动，不巧，我在这时尿急，得上厕所，却偏又是人地生疏厕所难找，难在它的位置离大厦进口颇远，我脚步也不是很稳，得花点时间，而马来西亚的王涛出于关心愿陪我一起找，去之前我把钱包和证件都交给老婆保管。待到急事解决后，两人则立马赶至原先巴士停靠处，谁知人群早已散去，猜想或许由于该中心靠近繁忙的交通要道，巴士不准随意停靠，怕遭罚款和记分，已然开走了；幸好有王涛在身边照顾，不至慌了手脚。两人到底是新马一家亲，俩合计的结果，决定截一辆德士追上大队。故事则是：巴士先抵酒店，酒店接待厅众人正在议论纷纷，有位叫招小波的香港诗友还自告奋勇准备去帮寻回掉队的二位，也有劝说芊华要深呼吸保持冷静不要慌，全都彰显大家的关切。就在这时我和王涛的德士也随后抵酒店，大家一阵鼓掌欢呼，有的戏言有王涛在不用怕，反倒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惟亦因此把我和诗友的关系拉近许多。为了表示歉疚，我把身上仅有的个人诗集随后相赠予招小波，他显得极为高兴，不仅把它戏称为“颁勋”，还用手机写了一首诗给我，成了当天的一件趣闻。他诗写道：

那晚吃罢海鲜自助餐
在返回酒店时
诗人方然和王涛
意外落单了

我对方然夫人芊华表示
若他没能回到酒店
我们就回去寻找
结果，落单的大雁
自己飞回来了

今天晚饭时
方然赠我一本诗集
我明白
他在为我说的那句暖语授勋

——《方然给我赠书》

会议后回想起来，自己还发出会心的微笑，庆幸事前没做错决定，出席了笔会，方有此趣遇。

附记：

就在本文完稿前，笔会发起人之一：野曼先生传来恶讯，他老以九七高寿，已驾鹤西去，乃顺此补上一笔，以致敬意。人生就是如此无常，之前，还在会议上见到老人家主持开幕仪式，才没过多久老人就不再能见了。

方 然

祖籍福建金门。现为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国内外报章、杂志。

二十多年前，常有某家旅行社举办“摸野猪游”的活动，吸引不少人去探奇。地点就在西马太平山头的兴都庙里的园地，傍晚时分，几十头温驯野猪都会到来觅食。庙宇负责人准备了许多椰浆饭分派给它们。这时候，游客们纷纷抚摸它们的背脊，然后摇一摇罐中的小纸条；依据掉下来的小纸条的阿拉伯字母，去买，“4个字”（empak ekok），即是万字票，听说有人发了些小横财。

在本地，榜鹅组屋区、罗弄哈鲁士（Lorong Halus）湿地、汤申路上个世纪60年代期的大赛车（Grand Prix）旧路和樟宜机场对面的乌敏岛目前都有野猪出没，大摇大摆地游荡。它们到处溜达，也寻找食物充饥。一些年轻男女朋友们好奇，大胆喂食。既然有食物供应，不少野猪们都守株待兔。此后没东西吃就开始发难，攻击行人，甚至连大婶的大腿也被刺伤；同时还破坏公物、摧毁花木，令人们的安全受到伤害，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前几天，报纸上报道说有一只野猪从本岛游到离岛乌敏岛，毫无顾忌地向前冲刺……过了几天，又有人说看到一只猴子坐在一头野猪背上，替野猪梳理硬梆梆的毛，地点也在乌敏岛仄爪哇湿地公园（Chek Jawa Wetlands）里。目击者很开心地即刻用智能手机拍摄，还马上在网上疯传，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么一回事。

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中期，西马的原野和橡胶园都有野猪出没，摧毁农作物，使农民收入锐减，生活苦不堪言。曾经到东马的砂拉越古晋旅游度假，导游哈山告诉我，郊区的“山都棚”农

庄，野猪大量繁殖，夜晚就出来破坏农作物，造成经济损失惨重，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山都棚”了，是野猪的大本营。

柔佛州中央地带的居銮原野和森林，野猪特别多……逢到“水限”（客家人把下大雨后树身湿透，不能够割树胶叫做“水限”），胶工们就会互相约好，一齐去猎野猪。他们带了绳索、长矛、长柄柴刀和火把，骑着自行车，领着自家的大黄狗一起走进胶林寻找野猪的足迹。

在校学生也会在假期间邀约请在校寄宿的老师一起去打野猪。

入黑的树林，静静守候着，只要野猪的身影出现，呼啸声便响。大家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把野猪团团围住。这时候，长矛飞过去，狗也追上去，野猪完全没有退路只好乖乖束手就擒。大家快手快脚的把野猪缚紧，载回家，就起火燃烧刚刚宰杀了的猪毛，切成块状，分给大家分享。

野猪肉用姜片料酒腌制一下，然后再烈火爆炒一下，味道是非常不错的；不然的话，煮马铃薯和矮瓜（紫色的茄子）咖喱也不错。当然，老师也被邀请留下来一起享用美食，以聊表大家对他的尊敬。

当时，村里流行着这样一首童谣：“先生（老师）教我读书，我教先生打野猪；野猪跳过河，吓得先生背驼驼……”意思是说老师有的是课本上的知识，却没有实际的生活体验。山猎跳过河了，在河另一边的老师只有干焦急。

当下的学生和老师们都不必去打野猪了。不过野猪问题还是应该妥善处理。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们在动物园有个容身之处，不但能让游客参观，也可以让孩童们认识它们的生活和特性。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在社区的某个角落辟一个迷你野猪园，让它们享有限定自由的空间，你说呢？

符 泰

退休资深精神病科护理人员，文学爱好者。

风， 有信儿来

张秀美

我不想遵从科学，它让我的无知哑口无言，且任我凭风，信口而言，为我浅白的履历注脚。

12月一来，雨就接踵而至，听说是东北季候风所致，年年如此。我呼来尘封的旧识，海洋、大陆、风向、地球的自转公转……在掌上一一点算，竟无一相识，索性束之于高阁，只享受这豪气的雨，不知节俭，挥霍到明年2月。

晚上，窗外潺潺的雨，节奏绵密细腻，伴着飘渺若无的歌词，拂拭着白日的熙熙与攘攘……我渐入梦乡……

雨林一眼望不到边际，经年的落叶，松软如棉，我伸展四肢，仰面躺下，阳光带着天国的使命，点点滴滴倾洒下来，我闭上眼睛，感受着上帝创造世界的美意……忽然下起了雨，忽然又变成了鹅毛大雪！雪纷纷扬扬，落在身上，越积越厚，我在风雪中瑟瑟发抖，抱着单薄的自己，艰难地遍寻温暖……而周围已被寒风吹彻。梦，被冻透冻碎，炸裂开来，呼啸着碾过我痛苦的意识，我从惊魂中爬起……雨是更大了，斜风抽打，掠进窗户，浇湿床头。我关上窗，翻出搁置许久的棉被，暖暖的，竟还是梦着冰天雪地的故事！

对，那正是个滴水成冰的早晨。我从温暖的梦中醒来，泥屋土炕还热着，沉重的大棉被盖在身上。我呼出一缕缕白色的雾气，36.6度，生命体最好的温度，而它们一离开我，撞到窗玻璃，就被寒冷一把俘获，服服帖帖，似乎早就芳心暗许，终得相会。我望着玻璃上满格的厚厚霜花，一阵阵迷离恍惚……刺破天空的大树，宽大如毯的叶子，肆意生长；虽看不到绿色，却透着浓浓

的夏意，热气蒸腾而上……听得出鸟儿在林间穿梭啁啾，时而高亢时而低沉……如催眠一般，我的头脑被完全控制，我踢开被子，在霜花上苦苦寻找，似乎曾经滞留其间，遗落了许许多多珍贵的东西……直到打了喷嚏，被大人呵斥，才折回被窝……

太阳升起，霜花把清冷的阳光拐进来，我转动着头，看它散发出的光芒，从不同的角度，颜色是不同的，我笃定，那是雨后奇妙的七色彩虹！

而时值隆冬，夏天早已决绝地离去，没有留下一丝念想。霜花，你尺方的世界里，那令人目眩的陌生夏天，是如何描摹出来的？

午后，骤雨不歇，风雨中，天堂鸟熊熊燃烧，小松鼠在枝头跳跃，硕大的芭蕉摇曳生姿，不远处的风铃木正在酝酿花事，鹦鹉飞过来，停落在对面的树梢上，未加思索，毫不客气，把自己绽放成一朵艳丽绝顶的花儿，熟练地说着自己也不明白的语言……

忽然想起北国的霜花，那一窗陌生的夏天，正是我眼前所见啊。雨被风挟裹到极地，冻成冰雪的模样，但掏出肺腑，心还是热的，属于雨，来自南方，勿忘雨林……

那我雨中的冰雪梦呢？是雪写下的坚定誓言！距离多远，温差再大，初心不能变，就算粉身碎骨，也牢记着自己从遥远的北方来！

雨就是雪，冷就是热，南方就是北方；反之依然。雨和雪所执着的己念，有着同样的基因，从创世纪开始，氧与氢一吻定情，直到世界的末日，而宇宙并没有尽头！

风，总有信儿来，携着所来之处的信息，带走所去之处的信息，让我在热带，看见北方，看见冬天，看见久违的冷与雪，也在久远的过去，于朦胧中遇见了我终将踏足的南方……

张秀美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本地报刊。

每当凭窗静坐，仰望长空那抹散发余辉的夕阳，心湖总澎湃会涌起浓浓的愁绪，连草坪上一棵刚冒出的嫩绿，正欲代替那枯草时，会有股恋恋难舍，无论是依旧街景，或匆匆回家的过客，皆引起深深垂注，这是我从没有的心态和感觉。

闲暇无事细细回味往昔，丝丝甜美浮现，掩盖唇边岁月的痕迹。犹忆刚刚搬进这栋两夫妻劳力赚来的房子，那高兴之情浮游于空气中；虽然房子已是年越半百稍微残旧，我们却视如华夏，悄悄骄傲能在这异国新乡重建的安乐窝。

前任屋主大概是太忙了，冷淡前后院大片草坪，绿翠杂草野花无奈地乱长，工余时决定要重整园子。早上蹲在柔和阳光沐浴下，聚精会神以双手与野草搏斗；正满头大汗手指酸痛，忽然矮墙处递来一把胶泥耙一柄小铁铲，眼前一位苍苍白发洋妇女说：

“早安亲爱的，野草用手难除，先借用我的工具吧！我是住在隔一间的伊丽沙白。”她福相面容展示慈祥的微笑。我也赶忙以破碎英语道谢，礼貌地邀请有空欢迎来作客；她也重复说若有所需，尽可找她，展示对这新邻居的热忱。友朋常劝说，此区是意大利人和希腊族聚居处，是不欢迎亚裔厕身于其间，但我幸运地感受到那份温馨友善，自始和左邻右舍间，渐渐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日常和外子心水为谋生，双双早出至午后4时前始归。疗养院工作繁忙令身心劳累，因而非常珍惜不用上班的日子，逢休假便闭门操作家务。偶得偷闲片刻便阅读书报，故很久没空闲和邻居照面了。

那天休假，独坐阅报；忽然一阵动魄惊心警车和救护车声，骤然煞停在隔壁，一片嘈杂人声，原来老太太伊丽沙白三天前在睡梦中辞世。发现这独居老人离去的是其唯一亲人，隔数周或多月才来探视她的侄儿。据那位中年侄儿说：忽然非常想念姑姑，决定提前探望，有些人说冥冥之中的安排吧！

昔日每逢黄昏时，随风飘送在长街的动听乐曲，都会让我们有享受感，皆喜欢聆听柔和钢琴演奏。这位独身主义洋老太太，常告诉我们钢琴是她最爱的伴侣，原来年轻时她是位钢琴导师。现长街上迎送夕阳的音韵已消失，渐渐居民也忘掉曾为我们提供免费的演奏者了。但这位充满慈爱者，能无疾而终，该算是有福之人吧！

时间真如火箭流逝，本来空荡荡的宽阔长街，转瞬已成了枫林道，茂密如伞的枫叶，使此道路增添无限美丽，也够见证我年华的消失。不禁忆及卖房子给我的希腊屋主，当时他们要迁移到乡镇生活，欲脱离城市的喧哗。但移居乡镇后，孩子们深感不习惯，不久却又搬回来了；竟恰巧购买了伊丽沙白的那栋三睡房老屋，转转接接我们由买卖主客变成了芳邻。

彼得先生是位短小精悍者，其太太安娜恰恰相反。她身高且略胖，总喜热情地和邻居交谈，和其丈夫的木讷寡言成对比。每天夫妇各自散步，少有结伴同行。安娜经过我家门前，总喜驻足检视花草。相遇时定指示如何修剪多余的枝叶，如何施肥才让花蕾更繁密；或亲自示范，使我增添许多园艺知识，我深深感谢这份坦诚友情。

很久的日子，安娜再没见踪影，连彼得也不露面，猜想是出国外游了。某日我下班回家途中，远远缓慢迎面而来的他，竟罕见停下招呼，满脸愁容对我说，安娜已息劳归主了，这突然消息让我惊讶，竟哑口无言，内心顿感难受，人生是如斯脆弱。

自此彼得改变了，相遇时会告知些左邻右里事。数年孤独的他已是满头银发，八十多高龄了，每天早晚定时散步，且风雨不改。我惭愧虽比他年轻多岁，却缺乏恒心毅力。

人死如烛灭，更若风掠过，再寻寻觅觅也没踪迹，蜡烛还可留下剩余泪痕，但风过再难捕捉，趁夕阳仍能发挥其光，何不让舞成一度灿烂的彩虹，点缀那快要让黑夜吞噬的碧空。

婉 冰

原名叶锦鸿，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副会长，墨尔本中华公学文教理事。

其他文学创作

诗
歌

造化有情

(遗作)

林
方

1. 螳螂123

垂首拱臂合掌
一只螳螂虔诚祈祷
比起修女更入神

两只螳螂交拜
所谓爱情专一
原来是场零和游戏

三个三角头
僵持半晌三角关系
旋即落实三合一

2. 黑八哥

打完饱嗝
从咖啡店里
大摇大摆走出来
黑道出身的
七只八哥
七嘴八舌
似嫌招待不周
一路讲鸟话

3. 斑马

远望黑纹白马
近观黑马白纹
左看白纹黑马
右看白马黑纹

扫描条码
不见蛛丝当现马迹

4. 仓鼠

饱食终日
仓鼠为了减肥
勤练法轮功

宠物主人
当然是个洋佬

5. 蚂蚁

小小蚂蚁
都是勤快的义工

大清早
它们便赶来清理
昨夜我咬文嚼字
落了一地的碎屑

6. 蜜蜂

蜂起蜂拥蜂聚
只为甜蜜一生

一窝蜂飞走了
一窝蜂留下来

家 甜蜜的家
家 甜蜜的家

7. 砗磲

潮汐掷杯琰
占卜大海
来日千帆竞发
抑或惊涛骇浪

一朝分离
注定了彼此角色
你俯思我的生死
我仰念你的存亡



8. 蜗牛

又在搬家
非也非也
我只是一个
流浪的背包客

日上三竿
一竿犹未爬完
不忙不忙
好景慢慢欣赏

不带乡愁
只携游记
地上一条白线
记录我的行迹

9. 花蝴蝶

醒来的花蕾
各择色彩
以不同姿态
一朵接一朵
在你唇间绽放

一仰而尽
这百花的芳醇
偷香的醉蝶
一只随一只
自我瞳中飞出

10. 鹦鹉

鹦鹉学舌
脱胎换骨

身旁立着
另一只鹦鹉
是个通译员

11. 卦鸟

饲鸟之人
为鸟选择了
替人占卜的命运

从一沓子卡片中
随意啄取一张
鸟也选择你的命运

你的命运
卡片上早已注定
不由得你不信

12. 避役

以静制动
眼观八方
传授男人变色
示范女人长舌

我是龙
山寨版的
而你们
就是龙的传人

林 方

上世纪50年代起步学诗，1959年毕业于已故台湾名诗人覃子豪指导的中华文艺函授学校第15届诗歌班，开始探索现代诗。著有诗集《水穷处看云》及《林方短诗选》。曾任五月诗社社长，出版《五月诗刊》助推诗运，前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主任，编印丛书计50部。作品被收录于《新华文学大系》及中学华文教科书。2021年10月10日逝世。

填海后

这里原本濒临海边

涨潮时

可以清楚听到波浪的欢笑声

退潮时

沙滩下有挖掘不完的贝类

如今填海后这里远离海边

空气里不再有海风的味道

只剩下怅然呆立的路牌

让人追忆缅怀

再三长叹低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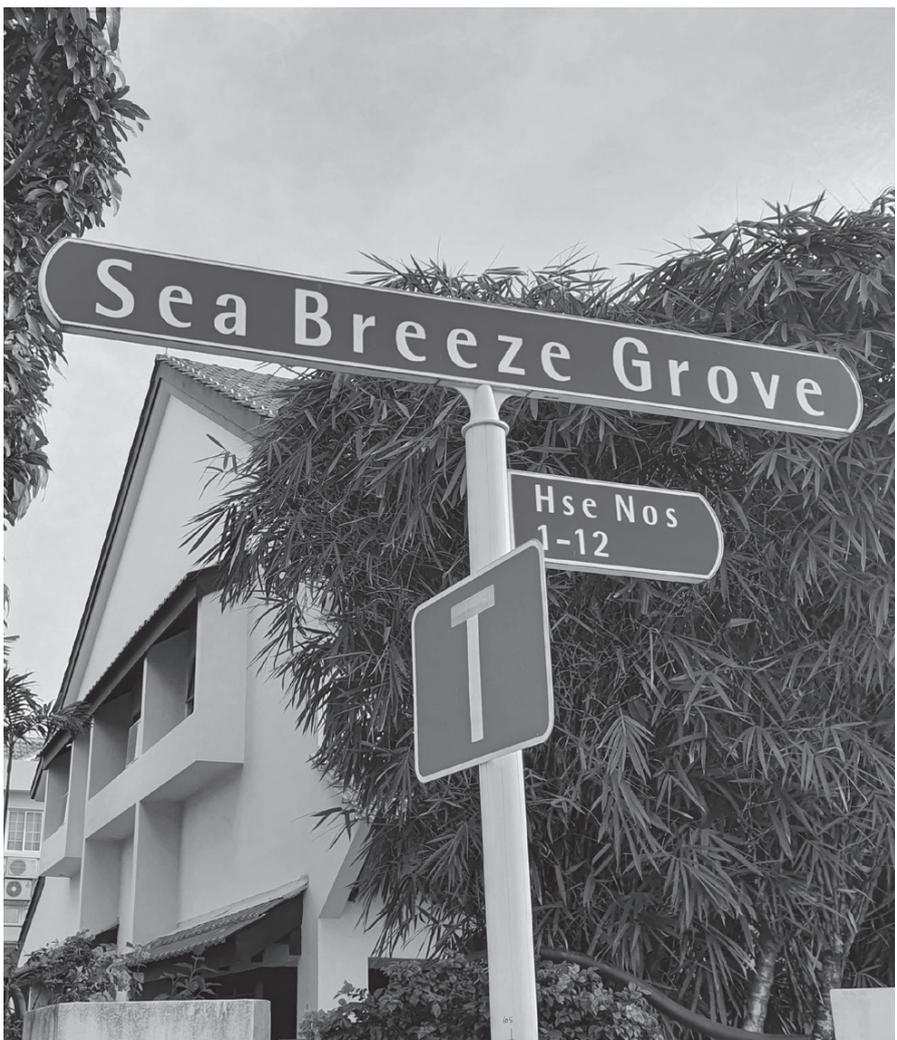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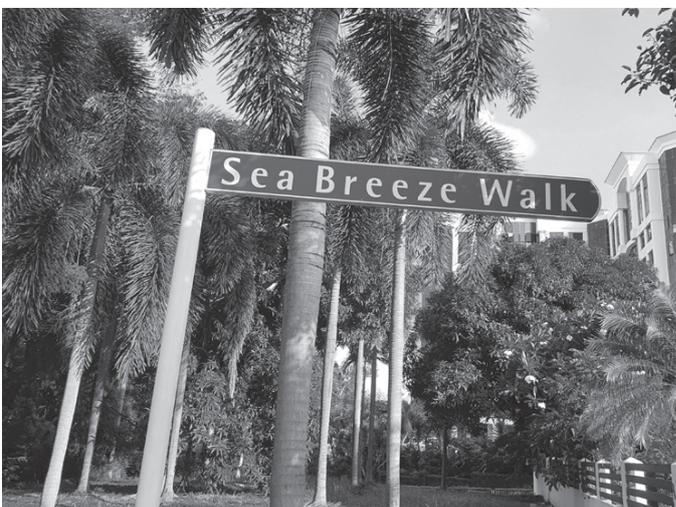
什么“海风道”

什么“海风路”

什么“海风径”



朱德春



照片由作者提供。

附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大规模填海，扩大国土面积，多个著名的沙滩从此消失，一些以海命名的马路也因此变成虚有其名。

朱德春

1975年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著有诗集《砂话》《把话藏在年轮里》《告知芸芸众生》。

短诗四首

舌

咖啡，带着远方
乡土的梦
思念的甜
与舌尖分享
苦的味道
浓得让人流泪

声音

夜莺守月
吹奏情音
今晚的心事
说予你听

人

一撇东
一撇西
走着种着
种着走着
爱苗遍野

猫鼠对弈

影子藏进洞里
守在黑
鼠首探路
猫冷着目光
银爪张如网
森凄凄

龙
永
华

龙永华

生于新加坡。多次在国内外公开赛获文学奖，2020年获中国香港首届紫荆花诗歌优秀奖，2014年获中国·武陵“德孝廉”小小说全国征文大奖赛三等奖。著有短篇小说《不关猴票的二三事》和诗集《月光隧道》。

蝇

如果那人拿的
不是一本书
而是一块肉
我一定会绕着他
团团转

我是一只
高智商的蝇

幕

一阵卜卜卜
卜卜卜
的声音
自远而近
自远而近

原来拉开晨的帷幕的
是一辆派报的
摩托车

叶

一片枯了一半的叶
在众目睽睽下
落在地上

它卯足气力想翻个身
却做不到
只好继续躺着
直到另一半也枯了

它身边所有的叶
都先后枯了

层

生活
到底分几层

最上的一层
好像在云端
我们踮起脚
也看不见

最下的一层
我们既不知在哪里
也不愿意看见

撞

一路看手机
那人
差一点和车的侧镜
撞个满怀

人撞坏了
不碍事
侧镜撞坏了
跟你没完

园

一觉醒来
桃树李树
桑树杏树枣树
都消失无踪
只见荒草一抹
跌跌撞撞
直奔天涯

术

分身有术
只是小儿科

厕身江湖
若无一术在身
或到处碰壁
或死无葬身之地

倒

倒下的
是周边的树
不是它

然而每倒下一棵
它的心就跳一下

跳着跳着
森林中的它
也倒下了

站

那棵树说
我只这么一站
就把眼下的田野站黄了
把远山的积雪站化了

那就索性动一动吧
却怎么使劲
也踏不出一小步

云

绝对不会也不敢
为一片落在身上的云
而惊喜
早就知道
只要一阵风来
它将弃我而去
永不回头

周 燊

资深作家。曾任职新加坡课程发展署。1990年获颁国家文化奖。著作颇丰，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小品文和文学批评等。

我不信

一张又一张广告单塞满我的信箱
我把它当废纸捏成一团
一条又一条讯息转发给我看
我把它当谎言全部删光

我不信天亮是云朵托起太阳
我不信天空不是让日夜分享
我不信弯路当初没有造直的梦想
我不信说真话非得蹲在牢房

我不信问诊看病的医师能搞营销
我不信挥棍击伤弱者是为治安
我不信学生结伙纵火烧货仓栈房
我只信捶击石墙的鸡蛋最勇敢

陈
伦
新



当白板已经很久没有笔迹涂脏
当课堂已经很久没有童声朗朗
这头坐着手无寸铁的挥旗歌唱
那头一排持枪的彷徨听候使唤

当大街四处烟火哀号弥漫不安
我不信弹雨过后从此恢复宁静
我不信赶来送回医院救护担架上的
不会被挂号是叛国罪犯

我不信柚木林和翡翠玉矿山
能和他们交换手上紧握的那把枪杆
我不信一人一票不比庙里的神佛
更具有让他们恐惧的威慑力量

陈伦新

原名陈华福，出生于新加坡，文学爱好者。曾多次获得诗歌创作奖。

1、如果

如果这世界是真的，愿我
是被你遗忘的那一个
还在某个虚幻的世界，等待
十四岁的黄昏，或朝阳

如果你是真的，愿我
从未遇见你
我正在世界某个地方，期待
一个假日，一次罗马的邂逅

如果我是真的，愿你仍是
一个尚未成型的虚构，我随时
能修改过去，或续写未来，还有一个现在，全是悬念，或意外

2、一滴水

眼泪是一滴水，露珠也是
它们一生注定孤独，短暂

一滴水，能有多丰富？它不知道
要找到同伴，一路上它遇见
雨水，溪水，湖水，河水，江水

每一次，它都欣喜若狂，丰盈着
柔软的身体，看见同类，看见自己
这是我的归宿，它说。享受，存在

最后，它遇见大海，它茫然了
原来，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眼泪啊！

3、王国与国王

我只是想做自身王国的国王
不需要真相或真情
不必刻意，每条河流都归入一个消息
活着，让身心自己去感受苦乐悲欢
我只是那局外的国王，在一旁观赏

无需强调圆月是个节日，圆着，会更圆
肉身渴望的乡音，都有口腹之欲
巷子口，那跳舞的灯光，收集了
许多弧度，还有不同肤色闲话里的惆怅
晃着金子的月把聚宴，哄成醉的昏黄

览尽寒凉酷热，边缘于各种福利之上
成为自己的国王。异族与双性，并存或分裂
覆盖我的土壤长出各种混沌，比清醒更孤独
远处寺庙的钟声，像交通灯分流归途
一双梧桐压着乳房，它们的婚礼见证此刻

属于我的王国，布道着失忆的身体
把真实裹挟得更像红宝石的酒
饮进咽喉的柔软，滑出舌尖挺直的秘密
独处的国王凌驾万物，重逢，离别，再重逢
片刻的游离，开始折磨它幸福的余生

孙 宽

新加坡人，回族，祖籍北京。著有宽余时光系列文集、《遇见都是初恋》
《双城恋》《荒月之城》。2021年获得第四届方修文学奖散文组特优奖。

读书与交友

一本旧书
翻了再翻
读了又读
细细推敲
越来越熟悉了
越来越明白了
越来越有意义了
越来越爱不释手了

一位老友
交往了又交往
观察了再观察
缓缓分析
渐渐的陌生了
渐渐的不解了
渐渐的不投意了
渐渐的敬而远之了

晓 晨

执业中医师，文学爱好者。著有《养生抗老知多少》《治言治语》两本医学文集。

**晓
晨**

古潭

一泓深潭，
蕴藏着许多心事，
千万朵桃花开在历史里，
一朵桃花兀自跌在潭中，
千百种的思绪
衍变成
山上的石头和树丛，
静默无言，却又
不甘寂寞。

或者以离别的心情
注视深潭，
可以追溯到唐朝吧，
那时的时间很慢，
人情很淳，
满山灼灼桃花，
也不及送别时的缱绻
情意。

古潭，是一种执守，
潭边，人闲却无桂花，
春山，却不见飞鸟。
而我在潭的意念中，
徒步奔跑，
不是为了飞翔，
而是，
怀念与古潭的相遇，
将情怀贴近大地。

丁
纯
(中国)

丁 纯

1970年出生于安徽，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任职于广州华南师范大学。

其他文学创作

小说

美丽的姑娘

黄奕诚

母亲昏迷三个月不醒，龙凤胎兄妹俩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他们在家整理妈妈的收藏品时，看到了一首手抄的歌曲《美丽的姑娘》。字迹工整，纸张虽已发黄，但折叠得很整齐。

兄妹俩模糊中，记得小时候常常看到妈妈发呆的看着这张。

他们俩用手机在网络搜索，才知道那是一首哈萨克民歌。隔天他们在妈妈的病床播放《美丽的姑娘》，男歌手悠扬的歌声徐徐地在病床回旋荡漾：“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唯有你最可爱……”

连续播放几次后，妈妈的右手出现轻微的颤动。兄妹俩脸上乐开了花。于是，他们每天在妈妈的床边播放《美丽的姑娘》。

奇迹出现了，播放一个多月后，母亲竟然模糊地喊着：“苹果”。

“哥，妈妈想吃苹果！”妹妹说。

哥哥皱着眉头说：“妈妈最不喜欢吃苹果了。”

哥哥把耳朵贴近母亲蠕动着嘴唇，听了好久，才说：“妈妈是在呼叫平哥。”

“平哥是谁？”妹妹问道。

哥哥摇着头说：“不知道。”

兄妹俩每天播放《美丽的姑娘》，妈妈经常模糊地叫着：“平哥”。

直到妈妈的一个好朋友来医院探望时，听到《美丽的姑娘》和妈妈的呼叫时，她热泪盈眶道：“你们的爸爸，小名平娃，那时他们同在一个

歌咏团。你们的妈妈，当年是我们歌咏团的一朵花，能歌善舞。平娃擅长弹手风琴，他俩经常弹唱《美丽的姑娘》。可惜你们的妈妈生下你们后，你们的爸爸就因公殉职……”

望着母亲皱纹密布的脸，兄妹俩都流下了眼泪。

妈妈，曾是多么美丽的姑娘，为了生活，劳累成这样。兄妹俩决心要像爸爸“平娃”一样爱妈妈。

黄奕诚

祖籍福建金门。任职于公共服务机构。曾获2017-2018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奖二等奖、2020赤帜阳杯世界华文闪小说大赛三等奖。著有《孩子成长的故事》。

“是谁让你回来的？”一进门，大哥的样子很诧异，我也愣了一下。

“爸出了这么大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我是最后一个，还不回来？”我没好气地回应了他一句。

这是我住了23年的家，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屋，一直到我结婚才离开。即使离开，每次回家看父母我也会住在这里，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每一件家具、每一个物件，闭着眼睛我都知道它们的位置，而今天，一切都突然变得陌生起来。

嫂子在一边打着圆场，她接过我手上的行李，瞪了大哥一眼。“妹妹刚下飞机，一路辛苦，你瞎嚷嚷什么，妹妹，这么冷的天，快坐下，我给你倒点热水。”嫂子就是嫂子，无论何时说话都客气，语气温柔，我一肚子的牢骚被暂时压下去了。

我是接到外甥的电话，才知道父亲病危入院了，我在和大哥证实这个消息时，他支支吾吾一点不痛快。只说大夫讲父亲肚子里长了个息肉，动个小手术就没事了，让我不要太紧张，不用回来。我被大哥的怪异行为搞得很不舒服，如果父亲没事，他一定可以接听电话，我几次要和他通话，都被大哥阻止了。我越想越觉得有问题，放下电话，心情糟透的我立即网购了机票，第二天就从新加坡飞回了家。

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当我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躺在ICU病房了，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从头到脚密密麻麻。看到这个情景，我的

眼泪狂奔，慢慢地移动到父亲的身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二个月以前我见父亲时，他还是那么幽默风趣，而这会儿却一言不发，闭着双眼，只听见鼻孔中粗粗的喘气声，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三年前的母亲也是经过了这样的折腾撒手离去的，整整一年我都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眼泪哭干了又流出来，永远也流不完。好不容易缓过劲了，这父亲又重复了母亲的画面，这种生死离别的滋味，真让人伤心不已。

父亲没给我留下一句话，手术台上他没有挺过来，夜半三更的时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静静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眷恋的儿孙和亲人，也离开了他从工作就一直居住的地方，那个单位分的老房子。

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一直是在恍恍惚惚中度过的，只记得许多人轮流搀扶着我，从医院到殡仪馆，从追悼会到火葬场，最后回到了父母的家中。我是在小保姆把家中的钥匙拿出来要上缴的时候清醒的，老实说我是被大哥的吼声吓醒了。

“谁让你现在才拿出来？为什么早不拿出来？你个小兔崽子，我真想抽你！”接着我听见咣当的摔打声和小保姆的哭喊声。

“爷爷讲，要等到你和阿姨一起在，才交锁匙的，这不，你们在，我才……”

“你个混蛋，我们家的事，轮不到你管。”大哥的话越来越粗俗。

眼前的一幕是我没想到的，大哥抓过钥匙，箭步如飞地冲向父亲的保险柜，准确说是父亲退休时从单位拿回来的铁皮柜。他打开柜门，把里面的东西全部翻出来，一下子满地都是零散的东西，乱七八糟。

大哥是工程师出身，按理现在也是单位的高级工程师，平常说话很文气，慢条斯理的，我很佩服他的优雅。可今天为何反差如此巨大，眼前的大哥让我完全不认识了，好似闯入民宅的土匪，一脸的横肉，非常恐惧。

他很快翻遍地上所有的东西，最后把户口本、父亲的身份证、房产证、几个银行折子收拾好，这才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一句话，扬长而去。仿佛这些和我没有一点关系，我呆呆地望着被他搞得乱乱的屋子，耳边只有小保姆凄凉的哭声，

晚饭的时候，大哥恢复了原样，和蔼慈祥，嫂子做的饭，摆满了一桌子。是大哥特意叫我来他家吃饭的，一共四个人，多出来的那个是我侄子，这个我一直很疼的侄子，越长越帅气了。

“小妹啊，有些事本想晚点说，可你工作忙，在家呆不了几天，所以早说完，你也早回新加坡。”筷子还没动，大哥先说话了。

“您说吧，大哥，什么事？”

“你回来前，爸有交代，说房子给他孙子，这是爸写的遗嘱原件。存款的事，爸没写，但口头说给我，他说的时候你嫂子和你侄子都在场，你可以问他们。”大哥一边说，一边给我夹菜。

我一点没胃口，原以为大哥叫我来是商量父亲的安葬之事，没想到是讲父亲的遗产分配。父亲尸骨未寒，大哥却如此这般，我心里默默流泪，一语不发。后来我记不起饭餐的味道，也记不起是怎样离开他家的，只听见大哥说这一切都是照本宣科。

我独自回到父母的老屋，从没感到如此的寒冷，它不是冬天的那种结冰的零下温度，而是没有一点人气的寒冷。客厅里父亲的遗像还在微笑，我似乎觉得他有许多话要和我讲。我续着香火默默地凝望，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他为何走得急急忙忙，临走都没有再看女儿的模样。难道他一点交待都没有？我打了个电话给新加坡的老公，报了平安，也报了现状，老公让我别太难过，更不要和大哥太计较。我明白他安慰我的同时也是给大哥一个态度，他说他请了假很快回来，一起参加父亲的头七。

第二天一早，外甥敲门，人还没进来，已经开始打抱不平。他是我远房姐姐的孩子，是他微信告诉我父亲病危的消息，他说我大哥给每一个亲戚都打了招呼，不让把父亲病危的消息告诉我。



“我妹妹人在国外，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随便干扰她，又要花钱又要请假，来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所有收到微信的亲戚中，只有他冒着挨骂的危险给我报了信，这不，一进门他就开始呱唧呱唧个不停。

“小姨，您准备如何继承遗产？”

“遗产？什么遗产？”我疑惑地看着外甥。

“我知道小姨在新加坡条件好，不在乎这点事，但这确实是遗产。小姨，你知道吗？这套房子在城市商业圈边上，正要拆迁，按现在的市价少说也是一百万元以上……”外甥的话快得像锅里炒的黄豆，活蹦乱跳。我开始没有在意，当听到一百万的时候，眼前一亮。

“真有这么贵？一个家属院的破房子，外墙都开始掉土的旧楼，最多也就十来万，让你一说，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了。”

“真的，小姨，不信你出去随便问问，骗你我是孙子，你啊，太老土了。”

外甥走后，我的心里开始嘀咕，按常理我不应该和哥哥争财产，传出去是个笑话。在传统的北方，按照习俗，姑娘结婚后就是泼出去的水，反过来和哥哥争家产是大逆不道之举。可如今，社会快速进步，法制逐渐健全，许多过去看不对眼的事，又被认为是合情合理了。是什么让这些事理走了样，难道是增值的财富？文化的意识？还是所谓的公理？

过了三天，大哥请客，来的人，有的我认识，有的不太熟，但他们都是大哥多年的朋友。几杯酒下肚，大哥站了起来，首先感谢大家的帮忙，其次感谢妹妹老远回来奔丧，说了一圈后，他说老爸办事公道，让大家一起敬老爸的在天之灵。

“爸做事不公道，一点儿不公道。”大哥话音刚落，我打断了他的话，声音不大，但满桌子的人都听见了，所有的眼睛齐刷刷投向了

我。

“大姐，你说什么？老爷子怎么不公平？”大哥对面的一位朋友说话了。

“对呀，老爷子把房子给了孙子，一点存款给了大哥，这天经地义呀，怎说不公平啊？大姐。”另一位朋友也站起来质问。

“妹妹，这可是有遗嘱啊，大哥我可不是不讲理啊。”大哥盯着我，话很有分量。

“哥，你我兄妹二人，自小我最尊敬你，也佩服你，爸把自己的房子给他孙子确实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钱给你，我没说啥，但你要说这是公平，我不认可。”面对大哥的目光，我没有一点退缩，郑重地回答。

“好，既然你说不公平，那么当着大家的面你给个说法。”大哥制止了其他人的质问，扬手让我继续说。

“好，先说房子，房子是爸妈所有，爸立了遗嘱将房子给孙子，没问题，合理。但这只是爸个人的决定，并不代表妈的意思，

这房子的产权是父母双方所有，妈也有另一半的产权，其中我和大哥各有一半。这样的话，这房子按照继承法我应该有四分之一的产权，父亲不能完全代表妈的意愿，即使代表也要有妈的亲笔遗嘱。”我不顾大哥铁青的面孔继续说，“爸留的存款，不管多少，如果爸要给大哥，应该有文字，仅凭大哥、嫂子和我侄子的口头证明，应该站不住脚。再说既然是爸将钱给了你们，为何你们不知道密码？我想这种事到了法庭，一定是站不住脚的。”

“不愧是律师的老婆，我的亲妹妹，在新加坡这么多年，真是见多识广了，算计到你大哥头上了。”

“我从没想算计你，只是论述公道二字。”

“好，那你说，怎样分才公道？”大哥的声音几乎是咆哮。

“让我说，房子归你，现金归我，公道。大伙说，你们给评个理，看看这样的分配是否公道？”

我环视了一圈，一个一个看着这些被我一番话说懵了的客人。房间里的空气突然凝固了，感觉温度上升了几十度，仿佛空气在燃烧，所有人都不说话，就连大哥最铁的那位哥们也哑口无言了。我看见嫂子的脸正在变绿，侄子的脸也唰白，大哥就像一头快要咆哮的雄狮，脸色狰狞得十分可怕。

“天理何在？天理何在？”大哥一下子把酒桌掀翻了，一桌子的酒菜像垃圾一样在地上翻滚，几个酒瓶子冲向远方，刺耳的碎玻璃的声音和人群的惊叫声混在一起，包房里顿时混乱不堪，惨不忍睹。

如果不是大哥的朋友护驾，我肯定要受皮肉之苦，我太了解大哥了，谁要是不给他面子，他一定饶不了谁，不管天王老子，谁都不让。大哥自小如此，这个被惯坏的臭脾气，让父母生前也受了不少委屈。

这回轮到大哥添堵了，当晚他就因急火攻心住院了。大哥的朋友微信说，哥哥骂我是忘恩负义的人，一再申诉，要不是当年他主动牺牲自己留下来照顾父母，去新加坡的应该他。今天也一定混

得比我要好，更不会与妹妹争家产了。大哥还说他要房子也不是为他，还不是为给齐家延续香火，我那个不争气的侄子没什么出息，到现在谈不上个女朋友。如果再没个房子作诱饵，哪个姑娘愿意自投罗网。

我又回到了父母的房间，来到这个我住了23年的老屋，这一晚我没有瞌睡，几乎睡意全无。我把父母和家人的照片，从父母年轻的时候到我长大的过程，从爷爷奶奶的到外公外婆，当然也包括我和大哥的合影，所有的一切我都翻拍在手机里，不知不觉拍了七百多张。因为我知道，以后我很难再踏进这间老屋了，等待我的可能是无限的挣扎和无奈的纠葛。

说句心里话，对于遗产的继承，如果说我一点不在乎那是自欺欺人，当数目达到一定价值时，是人都会心动，这与良知毫不相干。而我更在乎的是作为家庭的一员，我应该具有的权利，知情权、分配权和继承权。这些属于我的权利，理应由我选择是拥有还是放弃，而不是被完全漠视或替代，这样的认知不算过分吧。太深的道理我讲不出，我只想得到一个公平的结果。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以前在港台片里经常看到的为了遗产闹的你死我活的画面，竟然在我兄妹中即将展开。在老屋的这一晚，我觉得是那样的漫长，我的手机和我一样都彻夜未眠。

次日凌晨，手机突然在无声的状态下震动了起来，昏沉沉我看见是老公的电话，我无力地将手机靠近了耳旁。

“娟子，你还好吗？我一直为你担心，我已买好了票，明天赶来。”

“哦，知道了。”一时间我再说不出一句话，泪水哗哗地流，很多的委屈都变成了眼泪。

“娟子，你听我一句话，我们不要和大哥计较，千万不要因为父母留下的遗产伤害了兄妹情义……你只有一个大哥了，他以后就是你唯一的亲人了……”老公哽咽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打断了老公。

“昨天半夜大嫂给我电话，她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得很伤心，因为太晚我没有告诉你。”

“我知道，我知道该如何处理……你不用担心。”放下电话，我一下子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沉稳了。

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很顺利，这场遗产风波终于风平浪静了，大哥获得了如愿的结果。办完父亲的头七后，我和他履行了所有的手续，在送我们去机场的路上，大哥又是以前的大哥了，看得出来他对他的妹子还是满意的。他一边开车一边对我说：“你放心，妹子，大哥答应对你的承诺，这间老屋任何时候大哥都不会卖掉，以后你何时回来，依旧可以住在你的房间里，永远……”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我心里清楚我的条件只是一个无奈的借口。我只是希望在我从南洋回来的时候，还能回到这间老屋，在这里，我可以体会到家的味道。

因为这里，曾经有我陪伴父母生活过的痕迹。这里，曾经是我的家。

黄 华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1993年起居住狮城，自幼敬重文学，爱好写作。2013年起以小说诠释社会现象和人生百态。

楼下传来吭吭唧唧的声音，倚窗观望，看到有人在组屋中间空地上的的多用途亭子里忙着布置灵堂，心里忽然感到十分悲伤。昨晚两兄弟的姑妈传来短信：林老师，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侄儿的爸爸刚刚在医院里去世了，这周的课暂停。

上周，来上课的两兄弟就告诉我：“老师，我爸爸现在在医院里，昨天妈咪在医院里通过视讯让我们看爸爸。听妈咪跟姑妈说，医生说我爸爸只能多活三、四天，妈咪和姑妈都在哭。”我听了心头抽紧，感到十分难受。对四年级的小哥哥说：“你以后是家里的大男孩，要用功读书，不要让妈妈操心。”听和他们同住的姑妈说早上弟弟总爱赖床，妈妈忙着做早餐，他会帮着弟弟刷牙、换校服、穿袜子。

下课了，看着他认真帮弟弟收拾文具盒，把课本放进书包的样子，那本来就长得白净的脸更加好看，心里忍不住赞叹：“真是个人疼的男孩！”只可惜好玩，学习还是要大人督促和费心检查。

二年级的弟弟因为小，备受宠爱，心智和年龄不成正比，要大人陪着他学习。我对弟弟说：“如果真的没有了爸爸，妈咪要忙着工作赚钱养你们又要照顾你们，你要自己做功课，不要让妈咪太累好吗？”明亮的眼睛忽闪忽闪的点头答应了。

这几天我出门回家来到楼下望着多用途亭子，就感到很不安，心里默默悼念，希望奇迹出现。孩子还小，老天啊，让兄弟俩的爸爸至少再多活个五年十年吧。

孩子的爸今年才四十出头，去年常常带着兄弟俩来上课，长得高头大马，身强体壮。年头看见他时，瘦了一点，看起来反而更显清爽。这几个月两兄弟自己来，就没见到他了。从小哥哥的片言只语知道他年轻的爸爸中了末期胰脏癌，令我大吃一惊，因为比起其他癌症，胰脏癌患者存活率相对不高。看到这年轻爸爸健壮的样子，我希望他不是末期胰脏癌，可是癌细胞这东西饿起来也饥不择食，肆无忌惮，繁殖迅速。据他家人说，临终那一周，原本一副高大的身体忽然被折磨到不成人形。

疫情起伏，去年至今两度禁堂食，社交从建议不外出、到限两人、限五人、限八人，又回到限两人……年轻爸爸临终，医院限两人探访条例也不放松。一度停止的心脏做了心肺复苏术，让妈妈带着小哥哥见了爸爸最后一面，下楼再换弟弟上去，就是不能让兄弟俩和妈妈一起围在床前向爸爸告别。活着的即使肝肠寸断，也备受折腾。疫情反复还没结束的意思，他年轻的生命却先结束了。

天真幼稚的孩子，可能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已经永远离开他们了。我只能对此后没人分担肩头担子的年轻新寡说：“保重身体，节哀顺变。”

此事令我想起2020年初的某个星期日午后兴致勃勃地拨电想和老同学熬电话粥，和她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而且十分投机。她接电话的老公说：“她很累，在睡。”她醒来后回电，投下了一颗炸弹。原来2019年岁末，当人们还不知道冠病疫情已经蓄势待发时，她却先收到了阎王的定时炸弹。妇女嘛，最基本的总要做乳房、子宫颈、卵巢例常扫描或检查，可是她一概不管！这次是因为公司集体人寿保险更新例常体检，肺部X光第一次就照到异常，追踪下去是肺癌末期。晴天霹雳令她那原本看似坚强的



老公方寸大乱，无法接受，从此吃不下睡不着，不得不服安眠药。不得不找心理医生，服药抗忧郁症。

她进行了化疗，回来后疲累不堪，不能吃睡，呕心难受，痛苦难当，感觉生不如死。虽然医生说放弃治疗后果自负，她还是义无反顾，决定放弃。

这颗定时炸弹也打在我心上，我一向喜欢向前看，我一想到她就想到不久后，当癌细胞在她体内肆虐时，她会更痛苦，经过一番折腾后就会永远离开我们，从此，我少了一个无所不谈的好同学。

因为疫情，我想去探望她，可是一流鼻涕或干咳几声就忐忑不安，打消主意。疫情收紧不准探访，疫情紧了又松，松了又紧。见到她时，越来越瘦，越来越苍白无血色。当限五人时，约去的同学也只好限五人。坐在客厅里，豁达的她依然谈笑风生。我想，哭也一天，笑也一天，走的终究会走，在她离去之前，我们陪着她嘻嘻哈哈，不也很好吗？

一年半后，当氧气机、吗啡都派上用场时，我心里更感悲哀，好同学就要永别了。那个星期天午后，我们五人围在床前，癌细胞在她体内嚣张肆虐，令她腹部难受，于是，有的为她按摩腹部。颈项僵硬，有的按摩颈项。血液不流通，有的按小腿、脚板。几个女人有说有笑，忽然楼下厨房飘来阵阵肉香。“煮什么好料？”我们忍不住说。也都在猜。

“卤肉！”

“是啊是啊！”大家都笑了，她的嗅觉依然灵敏！

闹了半个下午，为了让她休息，我们告辞。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就传来噩耗。

“感谢你来探望我的太太和出席她的丧礼。现在她已经走了，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悲伤和失落。”

“自从我太太被确诊肺癌末期后，我一路走来十分坎坷……”

“昨天，我的妻姨来我家收拾我太太的遗物，我忍不住又流眼泪了。我无法忘怀我的妻子，我想离开这伤心地……”

收到那日夜细心服侍太太一年半的崩溃男人的短信，不知如何安慰。

我最不会安慰人家，除了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来安慰他，我也只能说：保重身体，节哀顺变……

莞尔

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华校生，北师大与新跃大学联办文学士。文章散见本地报章与文学刊物。曾获“金笔奖”短篇小说佳作奖与“方修文学奖”微型小说推荐奖。

求符

“嘶……”

“老公，你怎么了？又受伤了吗？”

“嗯，这几天不知怎么的，总是莫名其妙受伤。”

“要不我们去寺庙请元师傅给我们一张符咒吧。有些东西是科学说不清的，我们还是小心为妙。”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哦，对了，小阴明天要去校外郊游是吧？那我们明天去，刚好公司最近也没什么事。”

“那我今天去请个假。希望符咒会有效吧……”

红衣

红衣如血，她低着头，安静地站在客厅中央。猛然间，她举起了被凌乱黑发遮盖的头颅。她布满仇恨的血眸仿佛红色的深渊，拥抱了世界上所有的诅咒。红衣飘荡，本该有着她双腿的地方却空空如也。偶尔露出一块皮肤时，却能清晰地看见，她灰白的肌肤上刻满了纵横交错的“死”字，密密麻麻，似乎是用手指一点点挖出来的。

而那充满了恨意的目光，正盯着坐在客厅沙发上，正在悠闲地翻阅报纸的那个男子。

她举起了手指，将它轻按在小指处，一片尚未被死字覆盖的皮肤上。指甲开始缓慢地挖入小指的皮肤中。

“死。”

她似乎很久没有开口说话了，声音沙哑生涩。说着，她的指甲已完全没入肉中，开始按照“死”字的笔痕移动。

鲜红的血缓缓淌出，她却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似的，仍然静静地站在那儿。不多时，在她的小指处，新的死字被刻了上去。

一阵阴风吹过，坐在沙发上的男子没来由地一激灵，捂着脖子赶紧回头。

客厅中央，什么都没有。

“也许是幻觉吧。”男子摇了摇头，再次翻开报纸阅读。

客厅，恢复了宁静。

疑惑

“小阴，今天玩得开心吗？”男子宠溺地摸了摸儿子的头。

“嗯嗯，今天老师把我们带到了博物馆呢！可惜，我们碰不了玻璃柜里的东西。”

“哈哈，博物馆里的物品当然不能碰了！我们待会儿去宁尔餐厅吃晚餐，好不好啊？”

“哦耶，爸爸万岁！”宁阴欢呼一声，踮起脚尖在父亲的脸颊上亲了一口。

“走吧！”说着，他牵起了儿子的手，往前走了一步。

这时，宁阴忽然停下了脚步，歪着头，有些疑惑地望着父亲。

“怎么啦？”

“又多了一个。”

“嗯？什么又多了一个？”

宁阴张开口刚欲说话，却似乎想起了什么，立刻摇了摇头。
“没事。”

男子略带诧异地看了宁阴一眼，但也没多想，“那我们出发吧。”

车祸

据说，他是因为驾车时方向盘失控，被车子撞上附近的建筑所造成的冲击波震死的。根据专家分析，冲击波震碎了他的脊髓，但却没有立刻置他于死地。因此，他在车内挣扎了好一段时间，才得以解脱。

“宁太太，这是当时闭路电视拍摄下来的片段……请您看看。”警官的声音很温柔，看着她的眼神充满了怜悯。也许他也知道，这个可怜的女人在突然失去丈夫后有多悲痛。

妇人机械般无神的眼眸，缓缓地移至摆在她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正播放着当时录下来的车祸现场录像。

画面里，一辆漆黑的车子在黑夜中行驶，开的速度并不算快。

透过车窗再次见到那熟悉的身影，妇人的瞳孔颤动了两下，却没有泪水流出。

站在她身侧的宁阴则直勾勾地盯着屏幕，也不知在看些什么。

车子平缓地行驶着，却忽然失去了控制，猛然撞向了附近的建筑。

“是那个红衣姐姐害的。”正盯着屏幕的宁阴脱口而出。他因车祸左腿骨折，打了石膏，拄着拐杖。

“啊？小朋友，什么红衣姐姐？”警官瞄了一眼妇人，见她还失神地望着屏幕，便蹲了下来，轻声询问。

“就是那个穿着红衣，很可怕的姐姐呀。”宁阴无辜地望向了警官，“刚才视频里，红衣姐姐正趴在爸爸的背上，捂着他的眼睛呢……”

灯光

她站在山峰上，遥望着那一望无际的城市。

夜风吹拂着长发，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再缓缓吐出。血色眼眸藏着一丝迷茫，她有些失神地望着面前的城市。夜色已黑，城市却依旧繁荣，千千万万的灯光仿佛一颗颗星辰，照亮了这宁静的夜晚。

那一盏盏灯，每一盏，都代表着一个生命。

灯光中，有人在欢笑，有人在哭泣，也有人把自己的泪水隐藏了起来，戴上了欢乐的笑脸。

慢慢地，她将视线移向身后。

一排怪物被一条条沉重的锁链锁着，排列在她身后。它们嘶吼着，挣扎着，却无法脱离那血色锁链的束缚。扭曲的脸颊被无数道伤口撕烂，漆黑的眼眸溢着鲜血，它们的目光都盯着站在山峰上，那有些孤独的身影。

为首的那只怪物尔一看与其他怪物无异，但看得久了便会发现，他的长相竟是与宁阴的父亲有些相似。

她将目光扫过那一只只怪物，眼中掠过了一丝痛苦。

它们，也曾是有家人的人。

她再次转身，望着城市里的那一盏盏灯，望着城市里，那些拥有生命的人。

她伸出手，仿佛是在试图触碰那美好的世界。她的手却从指尖开始，缓缓地崩解消散。

血眸中充满悲凉与解脱，她认命似地闭上了眼。

她的身体随着夜风的吹拂，化为了无数颗红色的火星。她身后那排长长的怪物也随着她的消散，缓缓崩解。

红色颗粒闪烁着绚丽的亮光，犹如一只只拥有灵性的萤火虫，朝夜空飘去。朦胧的红光升腾，似梦似幻，仿佛在寻找那所谓的天堂。

只不过，被血腥污染的灵魂，怎么可能去得了天堂？

点点红光消散，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丝痕迹。

鬼之所以存在，究竟是因为执念未了，还是因为世界上还有牵挂着他们的人呢？

案件

将那对母子送出警局，警官擦了把额头上的冷汗，回到房间。他拉开了房间最深处的一个抽屉，从中取出一堆文件。

纸张边缘泛黄，似乎已经存放在那里很久很久了。

警官仔细翻阅着那份文件，眉头微蹙。

“刚好25个……”

“老杨，很久没看见你这么窘迫了。”这时，另一名警官推门而入，大笑着调侃道。

杨警官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别说了，刚才那小孩搞得我心里发毛。”

“那么严重？”警官走到了杨警官身侧，随意地瞟了一眼他手中的文件，“这么久的案子你还拿出来看？”

杨警官无所谓地笑了笑，将文件放下，“对了，你來找我干什么？”

“找老朋友就非得有事么？”警官撇了撇嘴，“去喝杯咖啡怎么样？”

“你请客。”杨警官扬了扬眉。

“你这家伙……走吧！”警官没好气地嘟了嘟嘴。

“嘿嘿。”

两名警官从房间离开后，四周再度恢复了沉寂。

这时，一阵轻风刮过，卷起了桌上杨警官刚放下的旧纸张。纸张缓缓地飘落在地，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显得有些孤独。里面的内容如下：

姓名：朱云

死亡时间：不详

死亡地点：无言街，154-835号废弃停车库

死亡原因：疑是轮奸所至。受害者生前遭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凌辱，身上被利器刻满了“贱”字。为了防止受害者逃跑，凶

手从大腿处砍掉了她的双腿。值得注意的是，受害者身上字体的笔迹各不相同，似乎不是同人所致。根据专家估计，凶手应该有25个……

黄懿如

就读于德明政府中学，文学爱好者。

狂副总和懒副总

茹穗穗

先说狂副总，他本姓康，体型高大，是典型的工作狂人。他最早到办公室，最晚离开，周末也到办公室转一圈。对待下级极为严厉，没有笑脸。他总会为一点小事愁眉苦脸或发飙，故下属敢怒不敢言。当他发现文件中有错时，就把下属叫到办公室大训一通，其他人听见了，以为损失了几百万，了解后才知是他下属起草的信件上有失误，虚惊一场。

狂副总手头待处理的文件很多，但他坚持亲自处理，周围人的善意的建议均被他以各种理由挡回去了，有时文件或付款单被拖到截止期的最后一刻。这时在公司前台和走廊上，他的秘书和财务人员气喘吁吁、脸青唇白地一路小跑和快递员交接文件，还有狂副总那分秒必争的神态、焦急的语气和高八度的声调，让办公室人员都紧张起来，且需保持安静，整个公司被笼罩在愁云惨雾的低气压下，气氛格外压抑。

当然狂副总也有慷慨大方的时候，他心情好时，会兴高采烈地叫人去买一些知名小吃如斑兰叶蛋糕，奶油咖椰烤饼、红豆冰等和同仁分享。每逢圣诞节前，他给公司同仁（包括办公室的保洁员和保安员）送出小礼物。故下属虽谨慎小心地服从他，但仍在可忍受的范围内。

狂副总很少休假，累计了很多年的年假，打破了公司累计未休年假的最高记录。他每天去瑜伽健身房锻炼，看起来是很健康的。

下面来看看另一位分公司副总，他本姓赖，和狂副总相反，长得矮小精瘦，特别擅长分配工作给同僚及下属，故获外号“懒副总”。他声称管

理者必须善于四两拨千斤。吊诡的是，他看似悠闲，但他的部门的业绩却莫名其妙地优异，懒副总因此受到分公司总经理和总部高层的器重和尊敬。

懒副总早上进了办公室，让秘书泡杯咖啡给他，他开始专心看报，读完了《海峡时报》《联合早报》，再上网浏览重要资讯，然后进入办公时段。他先把手上的文件A交给他认为最适合的经理A去处理，同样把文件B交给最适合的经理B。分配后，剩下少数几份了，他开始审阅文件，此时他不接听电话、拒绝任何人敲门、或临时会议，把文件阅毕并写出书面评语后，他把文件交给秘书跟进，开始允许电话接入他的办公室。

懒副总喜欢引用美国硅谷投资人吴军的金句：“成就=成功率x影响力x速度。并非工作越忙越有成就，而是要注意自己做事的成功率。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在做事之前，会梳理出一个做事清单，按照重要性和影响力的量级排序，然后集中资源把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事情先做完。”他引用的次数太多，大家对这几句都倒背如流了。他一般下午6点把工作处理完毕，和大家一起下班。

懒副总为何每天都要准时下班？据知情人透露，他在几个非营利组织中担任董事会的董事，也酷爱读书和写作，同仁曾在《哈佛商业评论》中读到他的论述文“论职场的卡位”，在《联合早报》上读到他的“职场管理和交响乐”。他还有个爱好是打鼓，有人在社区活动中曾见过他神采飞扬地参加击鼓表演。他对自己的业余生活守口如瓶，大家就不好意思过问了。

如此两位个性完全不同的老板按照自己的管理风格在同一个公司工作，因他们的管理范围不同，倒没有什么大的工作冲突。

一个早晨大家刚到公司，听到一个震惊的消息。狂副总早上7点半在自家客厅看电视新闻时突然晕倒，不省人事，被家人发现后，急召救护车送到医院急救，现在正在急救室里抢救，医生初步判断是心肌梗塞。公司的人这时都无心工作了，大家担心地议论

着，狂副总可以被救过来吗？是否他压力太大了？分公司没有狂副总坐镇能行吗？

总经理从办公室走出来，镇静地说：“大家不要着急，相信康副总的身体可以抵抗住。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让各个项目保持正常运行。”大家点头赞同。

他继续说：“刚才我向总公司领导汇报了康副总的紧急健康情况和我的提议，总公司已同意。现在我宣布，向康副总报告工作的人员，从今天起暂时向赖副总报告。”大家听到总经理充满自信的声音，看到他信任的眼神，松了一口气，都各自忙着安排会议、打电话、发电邮、写报告去了。

对于原来向狂副总汇报工作的人员，赖副总暂时不分配工作。他先召集人事部人员开了内部会议，然后他到茶水间和职员闲聊，了解谁的工作比较高效优质？谁经常加班？谁最擅长哪些方面的工作？

同时他也和总经理进行了讨论，马上提升了两位已获得总公司认可的、有潜力的中层经理为高级经理。还提升了三位年轻的职员为高级协理，公司上下均士气大振，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赖副总的办公桌待办文件比以前多了许多，他比以前忙碌，令人惊奇的是，他基本上总能下午6点把工作处理完毕，和大家一起下班。

一天，财务部陈经理被叫入办公室，赖副总指着一叠财务单据说：“这些我已审批了。请你发电邮通知有关人员，以后尽早提交申请。”陈经理答：“以前我们把资料提前交给康副总，他压住不批，如果提醒他，我们会被骂。”赖副总耐心地说：“康副总有他的工作方式，我不予置评。但我希望你们尽早提交。这样做，一是避免因过期付款被罚，二是给付款单位提供了方便，三是财务人员尽快处理完，时间可以空出来做其他工作。”陈经理点头同意。

从此，在公司前台和走廊上，再也看不到秘书或财务人员以小跑的姿态和快递员交接文件的戏剧化紧张情景了。在柔和的办公室

背景音乐中，偶尔可听到员工小声的唱歌和互相开玩笑的声音。大家心情放松、有条不紊地工作着。

另一天，资产管理和投资部蔡经理急急忙忙地走进懒副总的办公室，她带着哭腔说：“副总，我部的一份重要待签文件，本来应在今早寄到上海的，结果因快递的失误，查出这份快递竟然被送到台北了，上海公司正等待这份重要文件要签署，怎么办啊？”

懒副总放下他手中正在审阅的文件，慢条斯理地说：“你冷静一点。有备案B吗？”蔡经理回答，“我留了两套已签好的原件，不知谁可飞到上海去？”懒副总对秘书小朱说：“你查一下，今天或明天公司里谁飞上海？”几分钟后小朱进门：“行政部的李经理今晚9点飞。”懒副总说：“和李经理联系，把文件给他送到机场吧”。蔡经理说了声谢谢、兴冲冲地出门去了。

狂副总下属中有一位王副经理，同事送他外号“迟到大王”，他早上比别人晚20分钟上班，且晚6点他又准时下班，同事们对他很不满意。一天懒副总和他乘坐同一趟电梯，就问他：“小王，有什么特别原因你不能准时上班呢？”王副理紧张地回答：“副总，如我起早20分钟，我一天的脑子都昏沉沉。”懒副总答：“理解，那你下班后留下来多干20分钟吧。”

电梯沟通后，王副理6点下班后继续加班三十多分钟。两个星期后，由于他优异的业绩，经过管理层决定，职称从王副理晋升为王经理，薪金也随之调高。大家调侃他有“电梯运气”。

狂副总手下还有位已过退休年龄的老大姐，表现一般且特爱请病假，同事送外号“病假控”。懒副总接手后，向大家了解她的工作表现，同事说：“她专心细致、个性安静、不喜欢在茶水间讲八卦。她起草的文件简洁易懂，能快速阅读各类文件，写出摘要报告。”其他人补充：“她文理科兼通，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市场招商、财务文件都难不倒她。”懒副总明白了狂副总挽留她工作的原因。

懒副总约她个别谈话，懒副总先热情地表扬了她对文件撰稿和审阅有丰富的经验，告诉她以后不需她起草文件了，让年轻人来负

责，她只需审阅文件并提出建议，并对年轻人进行严格的训练。谈话后他提呈一个动议给总经理，建议给老大姐加薪并晋升为培训主任。一个星期后，总经理调整了她的头衔和薪金，“病假控”虽工作如常，内心却十分感激。她觉得自己在公司一直怀才不遇，盘算着就这样混混日子吧，没想到终于得到公司伯乐的赏识和认可。她请病假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同事对她的称呼也改为培训主任了。

四个星期过去了，从医院传来了好消息，康副总过几天就可出院了。听到了这个新闻，办公室里反应相当平静。同事们小声地嘀咕着：“没有狂副总坐镇，公司不是照样顺风顺水？让他好好休养一段吧，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减压时段啊。”

总公司高层很快给分公司总经理下达了书面通知：目前分公司的业绩表现优异，新投资项目进展顺利，亚太地区成熟的投资性房产显示租金的高增长、月利润额超出预算。为了鼓励全体同仁，总公司决定对分公司领导层和员工发放额外两个月工资作为特别奖金。赖副总工作成绩显著，使两个部门的工作均能保质保量完成，是学习典范。鉴于康副总近期的健康状况，故决定赖副总继续兼任两个部门的副总，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读完总经理转发给办公室人员的电邮，大家不约而同、前呼后拥地走到赖副总的办公室门口，开心地笑着并有节奏地拍起手来。一时间，办公室里笑声、掌声、叫好声、口哨声、背景音乐声响成一片。

赖副总走到办公室门口，轻松地说：“谢谢各位，功劳和奖金归功于大家的努力，我只是把合适的人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罢了，呵呵。”他咧开嘴巴也和大家一起笑起来。

茹穗穗

新加坡文艺协会会员。现为翻译、编辑顾问、写作人，曾任新加坡公司高级翻译。

“画了这么多年了，我的画咋就那么不值钱呢？”

大清早，画家被他的大爱犬牵着遛弯儿。画家在想着他的画，狗在忙着占领它的根据地。

年前，画家用了不菲的价钱买了这只大狼狗。儿女们很不满意，你家里那些画都卖了还没这狗值钱呢。真是舍得啊。

可是画家喜欢狗，没办法。

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大狼狗一下子就窜了出去！那条狗链子就把画家给拽了一个大跟头！

画家的头骨严重损伤，更要命的是，画家的右手指严重骨折，到医院检查，手指神经也严重受伤！也就是说，画家无法在画画啦！

画家被狗严重摔伤，这在南方这个小城绝对是个大新闻！第二天，晚报就把这事儿二版头条报了出去，记着在结尾写道可怜的受伤者是个很勤奋的画家，他的画作曾得到大家的赏识，也给他带来很多荣誉，可是，从今往后，他的画作就要到此为止了。家里那些有限的画作，怕就是绝笔了！

报道登出第二天，就有很多人来到画家家，纷纷出高价购买画家的大作！

迟占勇

内蒙古赤峰市人，毕业于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职于赤峰日报社，《红山晚报》总编辑主任。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闪小说学会会员，《当代闪小说》编委，闪小说网原创版版主。

夫妻苦心经营起一个家，是那种真正意义的白手起家，不是吗，他们结婚时，连个枕头也没有，他用的是书本，外包一块毛巾，他自嘲地说好，平平稳稳，四面八方。她呢，用张棉毯，折迭齐整，倒也硬软得体。现在，他们不是有了个像样的家了？这不，刚盖好的三层小楼，还带个小花园咧。

搬家时，一应旧家杂全都遗弃，只要书籍。妻子嘲弄他是“孔夫子搬家全输（书）”。他却说，书是人间英雄木，字是世上富贵根，欺不得，也丢不得。再有申氏家训，“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嘛。

妻子不知翻到了什么，也接上来了：“恐怕还有‘书中自有颜如玉’吧？”

见妻子手里拿了一册日记，他只觉脸一红，都藏得发了黄了，可那扉页上的一行娟秀的钢笔字还清晰如初：红帆永远为你张开，送给最可爱老师，蔡小红。

妻子发现了这本笔记，便停止了继续翻动，从头到尾翻看着那情感之物。可让妻子大失所望是却是，除了扉页上那句话及一个带着脂粉气的名字而外，内中一无所获。

“怎么，有这种艳事总不见丝毫的透露？”

“那有什么？不就是本空白笔记吗？”

“没什么？没什么你珍藏得这样深却是为什么？”

“你想知道？”

“假如不影响的话，倒想欣赏欣赏，看看我的丈夫过去到底有多少的罗曼蒂克？”

蔡小红，是20年前的一个学生，严格地说也不算是我的学生，当时我在师范里负责共青团工作，并没有上过她的课。

“年轻的团委书记，难怪淑女好逑！”

“不要插话喂。”我也不知怎么的，有事没事，她总爱去我那里，不是说借本书看，就是要借借自行车。那时的自行车可比现在的小轿车还少，因工作需要，我手上拥有一辆永久牌，这可是令人羡慕的哦。

凭心而论，这蔡小红长得确实不错，白净、丰满、活跃，富于青春气息那种。那时学工学农的时间很多，每次走出去，都基本没少我，到吃饭时，这蔡小红总要将自己的一半摊了给我。你知道，我们那时后生，胃口好得不行，别人是有吃吃不得，我们却是想吃没有吃，于是便来者不拒。

只有一次，她来到我的办公室，看周围没人，便说，“沈书记，我问你个事，听说学校要在我们这批人中留些下来？”

我说应该是吧，每一届都会有少数人留校的。

她说，我有这个可能吗？

我说你想留？

她便深情地看着我，怎么不想？不想我硬了头皮找你？

可是，迟了，据我所知，名单都送各县了呢。

那……她快快地走了。

说着便到了毕业分配，按老例，得以县为单位将他们送回去。我负责送一个县的。正好，蔡小红就是这个县的。当我将他们送至县城，将全部档案移交给了教育局人事科长，准备返回时，我发觉蔡小红迟迟不肯离去，那表情是带着忧伤的。到同学们都走了，她才走了过来，双手交给我一本笔记本，并趁着我看笔记是空儿突然贴过来，轻轻地吻了我的印堂，然后带着一股忧伤，快步离去。

我急看左右，见没有人发现，这才记起了激动。你知道，那时师范生不准谈恋爱的，更何况是师生关系？要被发觉的话，那后果是不堪的哟。

“那后来呢？”

“后来？后来不是有了你了吗？”

“再后来呢？”

“再后来我们就是有了房子，再后来我们就搬家，再后来就发现了一本发了黄的笔记本。”

申 弓

原名沈祖连，广西合浦人。历任广西钦州地区教育局干事，广西钦州地区师范团委书记，广西稔子坪矿子弟学校教师，广西钦州市文化局科长，编辑。著有小说集《蜜月第三天》《粉红色的信笺》《邀舞者》《沈祖连微型小说108篇》等。

文论

一棵一棵的凤凰木，像被火烧着了一般，披上一件用红绒毛编织的衣裳，年青、明朗活泼、娇艳美丽，整个空间被花的颜色和味道占据，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产生虔诚的感动。

——怀鹰散文《我爱凤凰木》

怀鹰老师是本地知名的诗人、作家，上述引文节录自他的最新散文集《我爱凤凰木》的标题文章。《我爱凤凰木》是他今年3月出版的最新散文集。自1978年他以奔浪为笔名出版第一本散文集《铜像的故事》，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六本散文集。但如果统计他的全部出版著作，从1975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海上风波》，至今他已经出版了包括诗歌、诗歌评论、散文、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微型小说等各类文集多达31部，可谓著作等身。此外，他也曾荣获国内外各类文学奖项28项。怀鹰老师可以说是一位执着于文学梦想，坚持不懈，并卓有成就的全方位作家。

文字快手、灵感捕手

熟悉怀鹰老师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深思熟虑，喜欢挑战并驾驭小说创作的作家怀鹰，但同时他也是透着骨子里的浪漫，总是沉浸在诗歌王国里的诗人怀鹰，散文似乎并不是他的主攻方向。从他的沉默寡言，似乎深思熟虑的成分多一些，至于他的诗人的浪漫则是始终潜伏游荡在他

的分行的字里行间。不过，在比较作家和诗人的身份认同方面，怀鹰老师可能更偏向于认同自己的诗人身份，虽然他的各类小说集多达18种，占他已出版著作的大多数，但出于对诗歌的偏爱，令他对诗歌有更深沉的执念，因而对诗人身份也会有更大程度的认同。总之，他似乎并不刻意发展散文创作，相对于创作的技巧和写作的挑战，以他颇有些不服输，总是跟自己较劲的性格，相信，他宁愿花更多的时间在小说或诗歌创作方面。然而，他实在是一位文字快手、灵感捕手，灵感灵光乍现之际，一篇散文已经一挥而就，于是也就在诗与小说之间，在白驹过隙的种种不经意间，也就陆陆续续写出了大量散文作品，于是也就有了包括《我爱凤凰木》在内的这六本散文集。

收录在《我爱凤凰木》散文集中的作品共计60篇，全书并没有按照题材和内容进行编辑分类，每篇文章也没有标注写作日期，看来并非按照创作时间线。我猜想，一方面对于创作丰盛、产量惊人的怀鹰老师，其实他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编辑团队，帮助他整理文稿，出版文集，实在很难从数量众多的作品中进行拣选；而至于编辑和分类工作，那也是颇为伤脑筋的事情，因为老师的写作题材、内容广泛，信手拈来就是一篇有滋有味的好文章，那要如何分类拣选呢？索性依着他的浪漫不羁的诗人气质，让那些姑且被挑选出来的作品烂漫成一片穿越生命历程的百草园吧。至于书名《我爱凤凰木》，那鲜明的意象，火一样燃烧的灿烂和激情，一方面是他的文学情怀的写照，另一方面也是给正在与病魔缠斗中的自己一份激励吧。

充沛的写作热情

阅读怀鹰老师的散文作品，首先强烈感受到的是作者充沛的写作热情，无论是触景生情、睹物思人，还是不需要任何媒介触发的抒情、感怀，他都写得文思泉涌、意兴遄飞，恣意汪洋，他的顺畅华丽的文笔很容易把读者带入其中，和他的文字一起情绪荡漾、思

绪飞扬。这一方面来自于他的写作热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长久以来，大量的阅读和大量的写作所带给他的文字、语文以及文学修辞的熟练掌握。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也在暗暗思忖，他的这些文字从何而来？有人说，“你现在的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文学作品中的文字是作者的心相、气质，同样折射出作者的天赋和历程。我更倾向于认为，那是来自怀鹰老师与生俱来的文学禀赋，以及他的阅读积累。从文章中能够感受到，他从小就有敏感、细腻、神秘、好奇的个性，正如他文中所说，“生来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我喜欢追寻那些富有戏剧性的人生。”幸好他在幼年时代获得文化的接引，文字的滋养，文学的熏陶，让他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文学性情有了追求的方向。他说，“从小，我就喜欢读闲书、杂书。我住在一个贫瘠的小山村，能跟书的世界打上交道，算是生命中的奇迹。”那是外公在村口的小人书摊，那是外公床底下有插图的线装书，那是神秘失踪的大学生留下的五四时期出版的散文集……无从解释的际遇，冥冥之中的安排，总之，那些早年他所接触的人和事，以及那些书籍，对他的启蒙影响巨大，加上他性格中的倔强、任性，于是也就引导并推动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远越坚定。

怀鹰早早进入了文学的世界，并以他的执念和坚持，打造起自己的堂皇而壮美的文学殿堂，这是他的文学世界，也是他的精神领地。在这里，他有着君王般的荣耀和自豪，足以抵抗现实人生的种种不如意，包括求学、谋生、人际交往、病痛等等的磨砺和坎坷，也只有笔耕不辍奋斗到如此境地，才能够拥有如此华美的文学殿堂。

无可替代的生命原创

在这60篇散文作品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老师笔下的家人、朋友等有关人物回忆的篇章。例如《节省》，回忆母亲是一

位处处节省，喜欢收集旧物填充家里空间的人；《往事只能回味》，记述了母亲走到人生的最后阶段，住在医院里，作者推着轮椅带着母亲在医院的庭园散步，往事只能回味……断续的歌声里，记忆交错，也带出了母亲的艰辛人生；《那个粽香飘荡的月夜》，则是追忆外公年少时离开故土，“娘把所有变卖换来的钱都做了粽子，自己一个也不留”，全部放在年轻外公的包袱里，从此远走天涯，再也未能回返故乡的萦绕乡愁；《峇查里树下》的二舅；《小乌龟》里两个乖巧懂事的女儿；《送花》里的妻子；《舞者的魂》里执意追求舞蹈艺术的女儿……

此外，“离开学校之后，我开始走向底层，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拓展视野”的人生经历，让怀鹰老师特别关注和着墨于社会最底层人士，他们或身有残疾，或命运多舛，通过他的书写，寄予关怀和同情。例如38岁早早就把生命交付出去的小儿麻痹症患者阿呆；《摇橹人》山努；像一只孤独的鹤、飘零的雁一样的割胶女工……

如果说那些“可以直抒胸臆，可以曲笔行文、点墨成金，也可以笔走龙蛇，取其一点浓墨淡彩，可以自言自语，也可以与天地凝眸，与山野林涛共饮。一句话，你想写什么，都可以在散文世界里找到合适的尺寸”的散文创作中，让我们看到努力建构自己文学殿堂的怀鹰，他的才情和他的文字艺术，而在这样一些关乎他最亲近的家人、亲人、朋友的叙述和追忆中，让我深刻感受到一个更为真实，更有质感，更富有深厚情意的作家怀鹰。一些散文或许换一个作者名，也可以寻到一些相似的影子，而这些带着个人成长痕迹、生命历程印记的篇章，每一篇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生命原创。

并且，因为作者十多年编剧生涯的职业背景，他常常带着写小说的笔触和技法来处理散文的写作，写出了剧情效果和镜头感，此外他的散文写作中也有诗歌的艺术表现，含蓄、内敛、隐蔽，形成自己独特的散文风格，带给读者独特的散文审美。虽然每篇的篇幅不长，但人物形象鲜明，情节生动，扣人心弦，富有诗意，读后印象深刻，回味悠长。

外冷内热，提携新人

怀鹰老师不善言谈，在人群中更是沉默寡言，甚至常常一言不发，像是与人群对立，但其实他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很多本地以及海外的文学新人会记得自己的文学起步与怀鹰老师有关，并从心里感激他，他总是不辞劳累，不厌其烦，撰写了大量作品赏读、赏析、评论，给不少写作人以精神鼓励。他把所有的感受与感发，都渗入到文字里，文学里的他与现实生活中的他，有着相当大的反差。例如，见过怀鹰老师的人会觉得他看上去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那若有所思的样子，让人想起“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杜甫，但老师最欣赏的、最向往的诗人却是李白，李白有一首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猜想老师也许常常幻想自己是那个“三缺一”，坐在李白的对面，和他一起举杯畅饮的人，而在他的文章中又时常引用李商隐。

怀鹰老师是那种见过一面，就很难让人忘记的人，不是因为他的滔滔不绝、能言善道，恰恰是因为他的沉默不语，给人深不可测之感。现实生活中的他一言不发，文学世界里的他却是洋洋洒洒，一泻千里，而这都是需要时间和精力，是体力和心力的双重损耗，于是也就练就了老师看上去体弱多病，但内心却是极其坚定，勇敢顽强，并充满韧性和战斗力。

近年来，他的健康状况令人堪忧，多次进出医院，听他说起经历的手术，更是令人毛骨悚然。但只要一有时间，他还是手不释卷，还是奋笔疾书，他还有他的一系列的写作计划要完成，所以，从怀鹰老师的身上，能够清晰看到，因为精神世界的绝对充实和富足，带给现实生活中的他以精神和力量，从而拥有更高品质的人生，这与金钱财富无关，但却与价值观，与文学理念密切相关。

邹璐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从事文学创作、文本编辑和文史研究。著有诗集《时间，一条美丽的河》、文集《爱在他乡》、《金禧缤纷》等。

文 讯

新加坡作家协会

2020/2022年度理事会

会务顾问: 何家良博士 白振华 马炎庆

学术顾问: 杨匡汉教授

法律顾问: 蓝璐璐博士

名誉理事长: 胡清山 傅春安 陈军荣 曾也鲁
卓顺发太平绅士 孙侠博士 江秋文

荣誉会长: 黄孟文博士 王润华教授 希尼尔

名誉会长: 烈浦

会长: 林得楠

副会长: 艾禺 刘瑞金 郑景祥 周德成

秘书: (正)穆军 (副)钟韵宜博士 毛丽妃

财政: (正)陈彦熹 (副)冰秀

出版: (正)刘瑞金 (副)君盈绿博士
林锦博士 郭永秀

学术/讲座: (正)郑景祥 (副)李叶明

总务: (正)沈斯涵 (副)陈帅

受邀理事: 陈华淑(已故) 林高 辛白 廖建裕教授
佟暖 孙爱玲博士 柯奕彪 周通泉博士
张松建副教授 蔡宝龙

查账: 王丽珊 李喜梅

《新华文学》第98期征稿

儿童文学

日本儿童文学作家柳田邦男说：“人的一辈子有三次读童书的机会，第一次是自己是孩子的时候，第二次是自己抚养孩子的时候，第三次是生命即将落幕，面对衰老、疾苦、死亡的时候，我们都会出乎意料地从童书中读到许多可以称之为新发现的深刻意义。”

成长的过程里，我们可能遗忘了许多，比如好奇心、想象力、天真……

我们真的遗忘了吗？

会不会童年时代的那个自己，一直就在我们心底，从未离开？会不会相隔多年，我们依然有机会和自己内心的那个孩子相遇？

实际，看懂儿童文学，读懂儿童文学，才明白如何成为更完整的自己，才明白如何把世界介绍给我们的孩子。

第98期《新华文学》将推出以“儿童文学”为主题的专辑，邀请作者们以最简单直白的注视，最朴素真实的心理，最温暖动人的情怀，陪同自己，陪同读者走向童年。

作品题材不限，可以是童话、青少年小说、儿童诗、儿童剧剧本、寓言、儿童文学作品赏析等等，来稿字数以3000字为限。

截稿日期：2022年7月1日

来稿请电邮至《新华文学》编辑部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或上网查询作家协会的网站：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新华文学》投稿须知

- 本会旗舰刊物《新华文学》以半年刊的形式于每年的2月和8月出版，欢迎海内外的读者、网友、文学爱好者投稿。
- 本刊园地公开，举凡诗歌、散文、小说等创作文体皆在欢迎之列，以3000字为限。文稿内容不设限，但最好能反映新加坡的社会与文化。评论文章则以评析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的文学或作家为主，以5000字为限。
- 除了每期专辑的稿件，不设截稿日期，先到先得。投稿作品必须是原创，且未曾在任何媒体、刊物、报章等发表过。
- 来稿请使用简体中文打字，不接受手写稿。请将作品以word并通过附件的方式电邮至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 作品可以笔名发表，唯必须在稿末附上一则不超过50字的作者简介，以及中英文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
- 所有投稿至本刊物的作品，编辑部将视情况决定是否采用，并对作品有删改权。稿件若不愿被删改，请注明。稿件若不被采用，将不另行通知。
- 所有作品获采用的作者将获邮寄一本当期的《新华文学》。本刊的出版仍需热心支持文学活动的机构与人士资助，因此并不会另寄发稿酬。

订阅《新华文学》



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新华文学》期刊，已在2018年步入40年，2019年是它的41岁，也是另一个十年的起点。

《新华文学》从最早的《文学》到后来改名为目前的刊名，大部分时期是以半年刊的形式出版，自创刊以来从未中断，44年来一共出版了96期，可以说是亚洲地区最长寿的华文文学期刊之一。更难得的是，《新华文学》的质量始终保持了一定的水平，且在承先启后的同时也扎根本土，海纳百川。

对内方面，《新华文学》在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道路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对外方面，它扮演了新加坡文化的民间大使，促进了新加坡华文文坛和世界文坛的交流。



《新华文学》从即日起开始接受订阅。我们希望文友、院校、公私机构能给予支持。若欲订阅《新华文学》，请填妥下一页的订阅表格，或到作协网站 www.singaporewriters.org.sg/Xinhuaorder.pdf 下载订阅表格，填妥后将表格连同支票（若是选择使用支票支付）邮寄至新加坡作家协会。我们也接受复印的订阅表格。

《新华文学》订阅表格



- 《新华文学》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每年两期，逢二月与八月出版发行。
- 目前只接受新加坡地区读者、院校与机构订阅。

4期（两年）共40元 原价格51.20元

支付方式 Payment by

支票 Cheque 付予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银行 Bank: _____ 支票号码 Cheque No: _____

转账 Funds Transfer
账户名 Account Name: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银行 Bank: DBS
账号 Account No: 033-006231-1
注: 请在付款说明写上订阅者姓名 订阅日期: _____

订阅者 / 联系人资料

姓名 Name: (中) _____ (英) _____
职业 Occupation: _____ 国籍 Nationality: _____
机构 Organisation (若由机构/院校/团体订阅): _____
地址 Address: _____
_____ 邮编 Postal Code: _____
电话 Tel: _____ 传真 Fax: _____
电邮 Email: _____

请将支票连同订阅表格邮寄至: **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Email: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